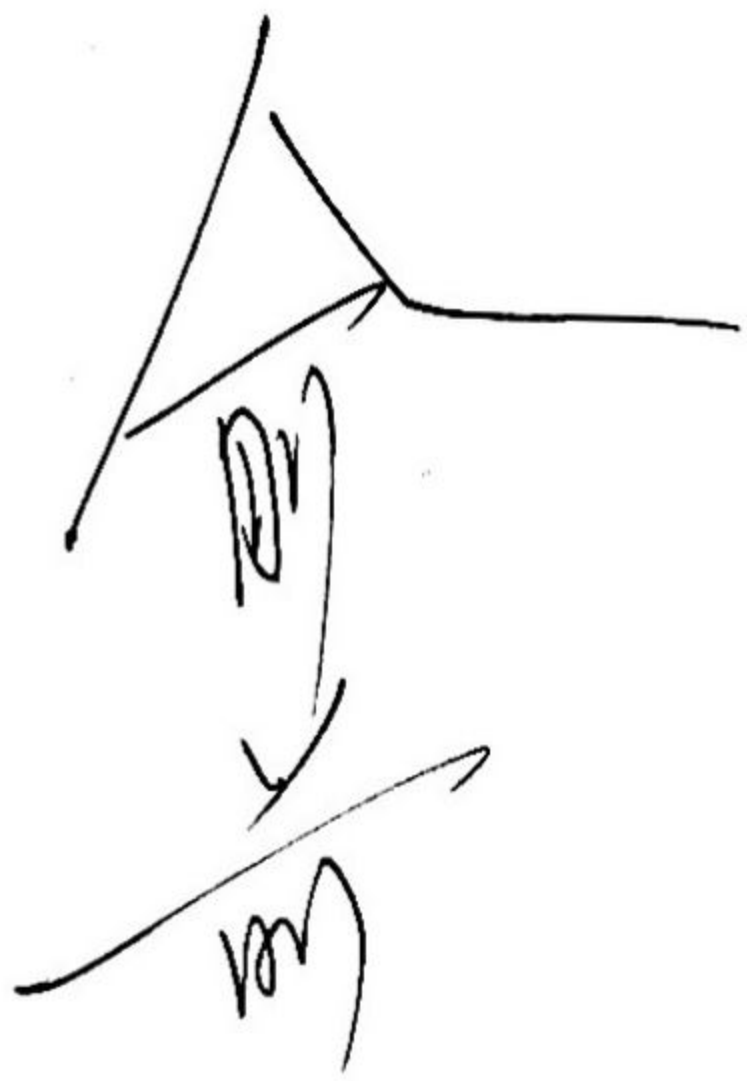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万芊著

悟

茶



是
指
↓

↓
茶

1100144 → 1100144

(吉)新登字 01 号

半山文学丛书·悟茶

著 者	万 芊	封面设计	华 淘
责任编辑	于二辉	版式设计	老 铁
责任校对	于二辉		

出 版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发 行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印 刷 者	江苏省昆山市亭林印刷总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7.375
字 数	160 千字
版 次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 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206-03302-4/G·880
定 价	10.00 元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工厂联系。



万芊,原名沈明,男,1959年3月28日生,江苏昆山人。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员。作品曾在《文学报》、《小小说选刊》、《百花园》等报刊举办的全国小小说征文中多次获奖,多篇被转载,已出版小说集《流年》、《紫璋》。

序

杨守松 马升嘉

昆山的文化人是有些影响的。这种影响不是靠自吹自擂,甚至也不靠自我包装,当然更不是用几个小钱买个“大奖”、“大名人”就能做到的,真正的影响或曰知名度,主要是通过作品来实现的。作品要有人看,理论家要给予关注。自我感觉不叫影响。自封的名人和权威一文不值。

不过,作品总得发表总得印成书才有读者。昆山的作者公开发表的文章每年总在50万字上下,论篇数就要上千了。至于成书,1978年以来,总数已近90种。县(市)的不算,苏州市以上的各种文学奖,昆山人拿的怕也进三位数了,其中国家级的和全国范围内征文的奖也有了好几次。小小一个县级市,能有如此成就,确也是很不错的。但是昆山作者没有止步。过去的成就是一阵风,风吹过了就没影没形了,就如人的生命,生命是一个过程,成长如蜕,蜕了旧的,长出新的,新陈代谢,永远如此。所以我们要创造尽可能多的机会和条件,让昆山涌现更多的作者,出更多的书。“半山文学丛书”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台的,这也正是丛书题名为“半山”的含义所在。

·序·

作为对建国五十周年大庆的一份献礼,这套丛书的十位作者都十分尽力。他们当中,有中国作协会员,也有初涉文坛的新手。尤为可喜的是,十人中有六人是第一次出书。新老作者汇聚一堂,作整体的集团式的一次“亮相”,这是昆山文艺界的一件盛事。特别令人高兴的是,昆山人出版的文艺类书籍累计已有一百本之多!真是可圈可点,可喜可贺!当然,多出书还要出好书,出了这一本还想出下一本,人生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我们有理由相信,昆山的文化人在拒绝了市侩气,告别了浮躁、虚饰和自满等等的陋习之后,或许在若干年以后,会出现真正的名人。

1999.5

目 录

序	1
---------	---

第一辑 灯下夜话

编卡片	3
由外国人购秤想起的	5
揣摩“试剑石”	7
吊胃口	9
理发·书法及其他	11
打鱼与晒网	14
借光	16
嗜物成癖	18
文人的招数	20
烟雾广告种种	23
健美赛·自由造型与其他	25
卖红薯	27

·目录·

从“精绝国”绝迹说起	29
漫话“捣浆糊”	31
也谈危机	33
留取宁静给学子	35
延伸诸术	37
正义的震慑力	39
生命时钟·延年会及其他	41
导游广告及其他	43
买不起,看得起	45
从妻子的羊毛衫说起	47
有感于一则笑话	49
像真的一样	51
“魔画”的启示	53
莫叹子陵钓鱼高	55
“官兵捉强盗”规则	58

小说的回归	61
从一条路想到的	63

第二辑 心旅历程

心情	67
渴望失眠	69
悠闲人生	71
窝居之乐	73
走出懦弱的误区	75
不再错失	77
无处佩玉	79
证明自己	81
唉,老地方	83
男儿腰间不潇洒	85
远离浮躁	87

第三辑 履痕处处

阳澄湖畔观捉蟹	91
泛舟五保湖漫话古陈墓	94
三峡的“半夜鸡叫”	96
角直“一升斋”	98
龙洲墓前的枏触	100
角直古驳岸寻踪	102
塚鳧水底几揣度	105
扬帆淀山湖	107
错读地名种种	110
古太湖探幽	112
抹角滩的女娃	115
玩真格的	117
三峡火锅	119

留言中堡岛	121
猴岛猴趣	124
古镇流水荡悠悠	126
驻足黄陵庙	128
古琴台与归元寺	130
凭吊古炮台	132
岱顶“洗礼”	134
雨游大奇山	136
受骗之后	138
吴淞江	141
推拿	143
水的感悟	145
自动扶梯的诱惑	147
百年老渡	151

第四辑 居家小记

小小说——我每日的早餐·····	157
继续操练·····	160
无可奈何起笔名·····	163
阴错阳差集报记·····	165
一篇未批改的作文·····	168
“跳槽”之后·····	170
珍藏签名本·····	173
用真情善待读者·····	175
“香港不是外国”·····	177
金猴缘·····	179
终见益母草·····	182
多此一举·····	184
夜行·····	186

真爱永恒····· 188

第五辑 与你同行

这个世界真精彩····· 193
沈从文的家教····· 196
“面瘫”神医····· 198
古道热肠扶花人····· 201
自信是成功的一半····· 204
远离内蒙古的婚礼····· 211
深夜品茗(代后记)····· 220

灯下夜话

第一辑

编 卡 片

跟父亲口袋中总少不了香烟和自来火一样,我总带着自个设计托人代印的小卡片。我喜欢读书,尤其酷爱阅报。每每见到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便随手掏出卡片,摘录几笔。日子一久,卡片也积得厚了,分门别类地编好,以便查阅。分门类是一门科学,能培养思维,有喜有忧,其味无穷。总的说来,还感顺手,只是近日里,我却为一些零散卡片犯愁:

……

题目:《农村少儿十人才有一本课外读物》;报刊:《中国教育报》;日期:88年11月1日;摘要:……

题目:《中国教育的浪费》;报刊:《中国青年报》;日期:89年1月16日;摘要:……

题目:……;报刊:《江苏教育报》;日期:89年1月18日;摘要:去年12月3日晚,邳县官湖中学青年教师戴如德在徐州被确诊为鼻窦癌。医院要求:必须于7日前付清5千元定金,而县公费医疗办则表示:钱,分文没有。……

题目:《上海200所学校破墙开店》;报刊:《联合时报》;

·编卡片·

日期:89年1月20日;摘要:……

题目:《学校的生财之道》;作者:瑜臻(教师);报刊:《江苏教育报》;日期:89年1月25日;摘要:南京某小学,撤掉三年级一个班,并入另两班,每班学生超过90人,腾出的教室出租,租金据说用以弥补办学经费和教师福利的不足。……

题目:《教育滑坡,教师向隅》;报刊、日期:原载《生活报》,89年1月28日《新民晚报》转载;摘要:……今天,中国已有2亿2千万文盲,还有……

题目:《辽宁中学生辍学严重》;报刊:《中国消费报》;
……

题目:《89年中国亟待解决的十大问题》;报刊:《中国文化报》;摘要……4、教育危机……

……

连同以前的,数数不下一、二百张了,我实在下不了决心,要不要专门新分一个“中国教育危机”这不伦不类的门类。求求大家,帮我出出主意吧!

原载《新民晚报·夜光杯》

1989年2月23日

入选《苏州市杂文随笔选》

由外国人购秤想到的

偶然到江南古镇周庄，恰巧遇见一批外国游人，他们正踟蹰在狭窄残破的石板街间，对沿街摊铺上一些极为普通的小秤发生浓厚兴趣，争相购买，且还津津乐道地试着，其神情的专致、动作的笨拙，略带着些滑稽，足使人喷饭。

听一老人说，外国人到周庄，就是专拣那些不起眼的小杂什物件，什么都稀奇：购只竹饭箩往头上一套，买支竹扒手朝腰间一插，得到一把白坯的竹筷更是喜不自胜，就是洗帚、碗架、马桶刷子，甚至竹枝扫帚，也好象觅宝一样争购着带走。

其实，稍作探究，便不难发觉：猎奇也！大凡人都是这样的，外国人是这样，中国人难道不也如此？热衷于去外国觅宝

·由外国人购秤想到的·

者确也大有人在。然凡事还应作分析,外国人来中国古镇,买杆小秤,买把竹筷,花钱不多,满足个好奇心,作个留念,还可说是上算之举;竹饭箩兴许还可移作它用,竹枝扫帚之类便不实惠了,料想他们要带上飞机可能也会费些周折;至于兔只马桶刷子带回去刷“洋马桶”,我想大可不必,且又不雅。故而,猎奇所得,也并非全是好物件。

这几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引进了好些国外先进的设备与科技,收效甚大,此为上算之举。然而谁也无庸回避,有些人确实充当了“洋盘”的角色,致使大量的洋货充斥国内市场,大到汽车、彩电、冰箱,小至香烟、香皂、打火机、电子表、眼镜、饮料、口香糖、灭蚊剂……无非是满足猎奇心理罢了,却使国内工业受到了不小的打击。竟也有人不惜动用国家大量的外汇,去进口人家早已报废的破烂设备。甚至有些人视国法而不顾,致使各种色情、淫秽的书刊和音像制品大批流入,甚至各种反动、腐朽的思潮也大肆侵入,污染了我们的精神环境。至于想进口“洋垃圾”的人,想必是嫌我们的环境还污染得不够吧?

这些“洋盘”,其中不乏猎奇者,然我们更深一层考虑问题的话,更不应排斥那些利欲熏心者——心甘情愿的“洋盘”。对他们,我们则应绳之以法,决不能姑息。

原载《中国旅游报》1989年9月16日

揣摩『试剑石』

前日携小儿重游苏州虎丘,又见“试剑石”。“试剑石”吸引游人的地方并非其形状本身,而是其优美的传说。其中之一相传是春秋时吴王阖闾令干将莫邪铸剑,成而试之,剑劈巨石。时见导游尽力渲染,诸多老外反复比划啧啧称奇。而小儿恰是弄枪舞剑之辈,时常腰佩长短“宝剑”,稔熟“剑道”。见老外比划,顿生疑问,询我:“爸,吴王的宝剑有那么长么?那他人有多高啊?”这倒是个亘古难题,巨石平卧,正中分为两爿,若依原样劈下,剑长大概非两米不可,而能佩如此长剑的吴王,想必定是个超人吧!

无独有偶,友人出差从陕西回来,说是黄帝陵有块约一米见方的青石板上,深嵌着一只硕大的脚印,一两厘米深浅,五脚指分明,脚宽起码 16 厘米有余,而脚长盈尺,传说是黄帝的足迹,故推测祖先黄帝定是巨人。

·揣摩“试剑石”·

转而窃思：祖先一个个这么身材高大，而我们竟一个个如此矮小，似乎有悖于进化原理，这不禁使人怀疑起这些先人遗迹的真实性。然而，事情往往是你信其为真，它便是真的；信的人愈多，它便愈真。

至于“试剑石”、“黄帝脚印石”的孰真孰假，尚无人考证。兴许是他人的杰作，若无名鼠辈，谁会津津乐道地去渲染他？吴王、干将、莫邪、黄帝毕竟都是古代名人，人们普遍的心理往往是与其疑其假，不如信其真。诚然，对古代名人的神化、美化，古今有之，西陵峡黄帝庙中的大禹塑像、武汉蛇山之首的岳飞铜像……不都是一个个力拔千钧、气吞山河么？因为有人崇尚，名人便有名人的社会效应，有些人深谙此道，便大做起名人的文章来，凡好事不管扯得上扯不上尽往名人身上扯。城镇因名人待过便成了名人的城镇；房舍因名人住过便成了名人的故居；路因名人走过便成了名人的路；井因名人用过便成了名人的井；酒因名人喝过便成了名人的酒……诸如此类，凡好事、好物都尽可能地让名人沾了边，而一些普遍的事、物也因与名人沾边而骤然抬高了身价。域外，有明星化妆系列，其情形也往往是人愈名，物愈金贵，趋之愈热。这样，为名人作假亦在所难免了。前时，抒情诗人席慕容在大陆非常走红，一时间，各种版本的席慕容诗选应运而生。然也竟闹出了笑话，一位须眉声称：他非席女士，而他早年的一首抒情诗竟被某地某社收入席慕容某诗选。如此之类，以损伤普通人利益来追求名人效应的作法，确实使人寒心。事实上，为名人作伪，有时往往不仅不能为名人增光添色，反而会因此损伤名人的形象本身。

原载《安徽青年报·晨风周末版》1992年12月25日

吊胃口

外婆最善吊胃口。幼时,我于晨间不肯吃泡饭,外婆便神秘兮兮地为我在咸菜缸里掏萝卜条、大头菜之类咸水浸渍的吃食,道是先吊吊胃口,此法特灵,胃口一吊,一大碗泡饭便稀里糊涂下了肚。有时淘气,外婆便给我许愿:“你先乖点,待两妹子走开,外婆给你样好东西!”这样,一只烤山芋、一枚煮鸡蛋,尽可吊住我不羁的野心。外婆不愧为出色的“吊胃口”行家里手。

时至今日,外婆虽谢世多年,然我却天性未泯,时常有意无意间被人吊起胃口。买彩电、购冰箱、置沙发,都赶在浪头上,时下巨奖竞销如火如荼,怎么也抵不住那迷人的诱惑。前时去宜昌,听人说“老四川”牛肉干特好,便有意带些与妻儿家人朋友同事分享。上得街来,义无反顾舍近求远、舍贱求贵,直冲那十万八千八百八十八元巨奖,换回一迭奖卷,竟然,一下子摸了两个三奖喜滋滋急奔兑奖点,兑着两只塑料吹气奇形小猫,一揪鼠一般尖叫,充其量块把钱的玩意,窃思儿子已大,毫无用处,捧在手里啼笑皆非。

·吊胃口·

故妻子常嗔怪我“胃口吊足，苦头吃足”。若逛街，如有卖桔女冲我喊“大哥”，缠我尝桔子，我便会驻步，便会讨价还价，便会一买一大兜。自感讨了便宜，妻总断定上了当。于是便过秤，有时果然缺斤少两，合了妻子口实，我哑口，有所收敛；有时妻无言，我便又依旧故我。

诸事合在一起，我竟悟出一些道道。吊胃口，生活中无处不有、无时不在。其实，在市场经济领域还是个满不错的激励手段。电视、广播、报纸、街头诸多广告，每时每刻在吊你的胃口，吊得你只有两铢的辰光在盘算着怎样花费四铢。其奥秘，就在你毫无准备的时候，吊起你的兴致，煽起你的欲望，使你欲罢不能，欲罢不甘。诚然，在“吊”与“被吊”平等互利的前提下，这无可非议。

然而，情形远非如此。有时街头会突然有人向你坦白声称偷取了一点押运品，出门在外换包香烟抽抽，大家占个便宜，实乃真假难辨。至于书摊上的杂志，竟于鲜亮的媚眼、玉臂、酥胸、纤腿之间，缀以“父嫖、母娼、孤女淫荡成性”、“中外古今伦乱大集成”、“中国皇家淫荡生活揭秘”、“一个穿内衣的风流少女的自诉”……赫然标题，而大字“绝对的淫书，比《金瓶梅》有过之而无不及……”之类的广告词则赤裸裸竭尽引诱、蛊惑之能事。确实，金钱、美女、高官、厚禄、甜言、蜜语尽可作为吊人胃口的绝招，而“吊”与“被吊”之间在利欲熏心上的某种默契，注定“被吊”者是要付出惨重代价的。

原载《安徽青年报·晨风周末版》1993年2月12日

理发·书法及其他

即使再平庸的人，也往往有一两手自己所擅长的技艺。

商品社会中，百技往往衍生出百业，而百业之价值却绝不能等而论之。我有两友，一友从事理发业，虽半途出家，然意境高、手巧，只几年功夫，理剪吹烫，诸技皆精，且发式时新兼美容，故在小城里颇具名声。先前在集体商业的理发店吃大锅饭，一二百元关个饷，总觉亏得很，后停薪留职支个小门面，竟生意红火，不几年，着着实实抖落起来，阔得可以。而另一友，生于书香门第，从小喜欢书画，拜师习字从不间断，其间，购置笔墨纸砚，寻觅名家碑帖，花费也不小，孜孜追求 10 多年，方有小小收获，得了几次全国奖，名声在外，然出书、办展览都需钞票打点，故常觉囊中羞涩。朋友圈中，少不得相互关照之处，理发找甲友，写字寻乙友，心照不宣。既然称得上朋

友,找上门的事均会尽心的,只是找甲友理完发吹好风,钞票照付不误,朋友仍旧;而找乙友写好字道声谢,钞票照例不付,情谊常在,谁也不觉歉疚。甲友收钱收得坦坦然然,因为理发手艺是逐项明码标价的,向来如此;而乙友则贴纸贴墨贴辰光,往往穷于应付、苦于言表,人家好言称是你只用三下二下涂涂,我帮你挂出来,扬的是你的名气,你好意思推辞么。即使遇商店、厂家求字作金字招牌,也是几包香烟一顿饭,至于钱么,给则拿些,不给也羞于启口,但这又多少要凭点关系、凭点名气,况且人家也非日日要字作牌的。

按例,理发凭手艺付出劳动,取得报酬,天经地义,无可非议;而写字靠功底同样也凭劳动,情形就不同,即使拿到了报酬,也常被人视为捞到了外快。其实,称得书法的字,研习、制作过程并非那么简易,其价值则应更高。而眼下的情形,一样的技艺,其应有的价值却令人惊奇地错了位。究其缘由,理发属传统的商业活动,老祖宗早就定好,这是有偿的;而写字,则是书生们的行业,历史上向以赠送为沟通途径,书生们不到捉襟见肘的地步,大都羞于启齿谈钱的。

事实上,不尽是写字。教书、写作等诸如此类的文人技艺不尽是如此么?我写作,略有稿酬,而他人找我代拟广告、合同、代写申请、书信,从未见有报酬奉上,这其实是很累人的活计,但充其量只抵得上几支甲级烟。感叹之余,亦窃思,为何不学学北京的“大腕”,动笔之前先坐下来跟你谈妥价钱?然国人心理上接受得了么?

无怪,已有不少文人嚷着要下“海”。书画家假如去搞广告装璜设计的,此举尚属“专业对口”,不至于半路出家;而作家就很尴尬了,搞出版业吧,仍不赚钱,去开饭馆吧,然不知有

几位精于此道,况且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那教师们呢,总不至于都去搞校办厂吧?面对“大海”,我不禁窃思:“海”到底是什么?假如经商是下“海”,那么从文算不算上“岸”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海”里与“岸”上本来都有丰富的矿藏和资源,都需要人们去开采发掘,赋予应有的价值,何必都下“海”呢?反之,都下“海”了,“岸”上谁呆呢?

原载《安徽青年报·晨风周末版》1993年3月19日

打鱼与晒网

国人常用“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来比喻做事没恒心。

然而说起打鱼与晒网，我倒想了小时候，因生活在水乡，四处都是水，故常见渔人打鱼与晒网，他们总是打打晒晒，晒晒再打打，显得很忙碌，特别是那种需很多人牵的大网，每回打鱼后，总得晒上好多天。晒网的日子里，渔船上的男女老少没有一个空闲着的。先是理网，纲是纲，目是目，对齐了，同时把缠裹在网里的杂物清理干净；接着便开始补网眼、修附件，这往往是网愈大愈老，补网愈繁复；最后还得在鱼网上抹猪血，说是如此这般，一则去掉鱼腥味，再则是增加鱼网强度。而所有这些工作都是在晒网时做的，因是露天作业，酷暑严寒中，一呆就是几个小时，并非常人以为的那般悠闲。

于是，我总疑惑：渔人“晒网”这么忙乎，怎么竟会背上“做事没恒心”的罪名？诚然，晒网是为了能继续更顺利地打鱼，晒网是打鱼的必要准备，晒好网是打好鱼的根本保证。要再打鱼就非得晒好网不可。故尔，晒网并非是可有可无的闲事。

这道理说来简单,但实际的情形并非如此。50年代大学毕业的中学数学教师若不知“牛市”和“熊市”,尚情有可愿,但面对简易的电脑程序也一筹莫展,这就有点不应该了。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比方。不仅是教师,你我之中,此类例子举不胜举。

前时,有朋友从域外探亲归来,道起其身任某大公司办公室打字员的侄女,颇多感慨。其侄女月薪不少,但工作强度大,竞争激烈。经常有好几位堪称一流的打字员在职外候聘,公司老板每半年一轮测试。优胜劣汰,决不含糊,以至她白天兢兢业业地工作,晚上还得上夜间培训班学习新的操作技巧,或在家里用自己专门备好的打字机练习速度。据说其它岗位也是如此。显而易见,“晒网”并非比“打鱼”来得轻松。

当然,身处瞬息万变的信息社会,你我都可能突然面对全新的、陌生的课题,如果你只是一味地埋头“打鱼”,不注重“晒网”——不注重老知识的更新、新技能的学习,时时修补自己知识、技能等方面的漏洞,那结局注定你将打不到鱼。因此,为了不至于被时代所淘汰,我以为还是不妨打上三天鱼,再晒它两天网!

原载《安徽青年报·晨风周末版》1993年6月11日

借

光

文友喜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的某散文大赛二等奖。那京城颁奖盛况，有好几揭报刊都作了报道，令文友欣慰万分的是，几乎每家新闻单位配发的新闻照片上，均有他的特写镜头。事后他告诉我：照片上有他，只是因为他身边站着著名舞蹈演员杨丽萍，严格一点说，他因与杨丽萍同获二等奖，有幸站在名人身边，在镜头里借了一点名人的光。而那位荣获一等奖的安徽作家，竟连影子也没有。

借名人光，时下似乎很兴。当然，文友并非自己硬挤上去的，他是靠自己的努力获得的，镜头上借点光也只是说说罢了。但毋庸讳言的是确有那么一批人，靠借名人的光，发了财，出了名——这世界就是这么有趣：愈是有名的人，其身上的光彩愈灿烂，借光者愈众，而借得光者其光似乎也很灿烂。

名人如此，名物也如此。以前常有一些老字号店铺，因有了名声，借光者不少。杭州的张小泉剪刀很出名，后来听说别处有了老张小泉剪刀，正宗张小泉剪刀，似乎凡剪刀能借上一点张小泉的名就灵光起来了。前时去某镇，亲见一个体照相

馆开张,店牌竟大言不惭:正宗王开照相馆。瞧那架势,大有“抢”光嫌疑,似乎超越借光范围。

至于纯属乌有的借光事例,也时有所闻。某县假冒了一批伪劣的“营养口服液”,包装盒上赫然印着“2000年奥运会预选产品”,说实在的,申办工作虽如火如荼,然终究尚未最后拍板,何以有“预选产品”呢?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嘛!

细细琢磨,大凡借光,其最终目的还是借他人他物之光来显耀自己,使原来本无光的自己得以灿烂。话又反过来说,适当地包装一下自己,包括借些光来灿烂一下自己,也无尚不可,只是不要借真佛的金光来包装自己的烂泥佛身,这往往最终受骗的是拜佛人,受损的伺真佛。

另外,令人不解的是,名人名物本身有光,惹得借光者趋之若鹜,而有些本无光可言的物与事,竟也会被人借得光来。明明是工作上失误,酿成了大祸,而有些人竟能通过一些应时秀才的生花妙笔,变坏事为好事,一些本该负有直接或间接责任的人,竟也借了光,受嘉奖,得升任。当然此等借光伎俩,也只能骗人一时,瞒天过海,终骗不过众人的眼睛。

原载《安徽青年报·晨风周末版》1993年9月3日

嗜物成癖

嗜物成癖，古已有之。《白下琐言》中记载古雅士嗜物众生相，读来似很有些玩味：梁山舟嗜枇杷、孙伯渊嗜蟹、梅伯言嗜栗子、冯晋渔嗜鸭，还有嗜酒、嗜蒜、嗜韭的，一个个嗜得如痴如醉，别无他求。而那冯晋渔则更是为食金陵四季之烧鸭、酱鸭、白拌鸭、咸水鸭、咸板鸭、水浸鸭而宁愿长期侨居异乡。然也有梁山舟因嗜枇杷成了癖，终被人牵了鼻子也不知的。书中说：梁山舟书法名声甚佳，求者众，然而他平常不轻易写字赠人。只是每次途经金陵，必寄宿其孙女王氏家中，而这时往往他前脚进门，后脚求书者便接踵而至，因其孙女王氏深谙其癖，每回他来只需买枇杷数百枚，用大盘盛着，事先将枇杷及笔墨纸砚一一置于案头。梁山舟见状总大喜，不用人求便自己命孙女侍候磨墨，一边大吃枇杷，一边挥毫写字，往往枇杷吃完而人家所需之字也写毕。区区数百枚枇杷，其实是诱饵。对梁君，只不过饱了一番口福，真正受惠的则是那些求字者，而其孙女如此设计让他入圈套想必也不会毫无所获吧？！

但是不管怎么说，那些古雅士所嗜之物，也不过是些果

品、水产、家禽之类,其实也是些平常之物,况且都是自掏腰包,即使食友人家的也是需回报的。

今人之嗜物成癖也时有所闻:嗜酒,非某某名酒不喝;嗜烟,非某某名烟不抽;嗜茶,非某某佳茗不饮。似乎档次越高,派头越大,身价也越高。

众所周知,嗜好的形成,往往有其物质的基础,若温饱还未曾解决,处饥不择食之时,是断然不可能嗜物成癖的,就这一点来说,这些年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只是不容置疑的是有些人嗜物成了癖,并非自掏腰包。记得,十几年前我在某镇小学任教时,班上曾有一学生,嗜红烧肉成癖,已到了无肉不食粥饭的地步。一日三餐,顿顿需肉,每日睁眼第一桩事便是嚷着吃肉,故学生们都笑话他。笑话归笑话,但谁都羡慕他有在供销社掌实权的爹,在食堂里掌小勺的娘,因为又有谁能象他在猪肉供应尚紧张的那些年月里,顿顿食肉,以至成“癖”呢?

说实在的,早先我曾嗜好大闸蟹,那时在乡下,捉蟹自啖,不亦乐乎,若花钱去买,几块钱,足可买上大半面盆,吃得你三天身上蟹腥不退。只是眼下蟹价骤升,每公斤三、四百元,我等工薪阶层,当然只能望蟹兴叹,食无蟹,何以成癖呢?

原载《安徽青年报·晨风周末版》1993年11月5日

文人的招数

文人也是人，只不过多喝了点墨水罢了，其实也食人间烟火，也得生儿育女养家糊口。古时，孔老夫子口授《论语》，闹得世代精心研读，可谓“盖了帽”了。可读来读去没读到有关版权稿酬之类的记载，故推测圣人也常阮囊羞涩，只能靠教弟子时拎来的干肉果腹。然此事却竟在“批孔”那阵作为不光彩的事被人抖落出来，弄得斯文扫地。曹雪芹写《红楼梦》那阵，已经落魄，家境贫寒，据说惨淡经营了洋洋六、七十万字巨作《红楼梦》的文字巨匠，居然以糊风筝之类的营生度日，困窘之极，难以言表。不过，也有另一种情况，为官是古代文人的一条出路，据说为达官贵人撰写墓志铭碑文之类的，也是一条不错的生财之路，且笔者人愈名，价愈贵。

文有润笔，不知始于何时，但想上去一直是很薄的。巴金老人在《怀念从文》一文中提到沈从文“他每月要卖一部稿子养家”，“后来他写多了，卖稿有困难”，“我记得在昆明一家小饮食店里几次同他相遇，一两碗米线作为晚餐，有西红柿，还

有鸡蛋,我们就满足。”细细体味,其中不无酸楚。

域外如何,不甚了解。只是前时读报曾读到过有位善写畅销书的“老外”,一生写了一百多部,稿酬丰厚,竟一下子成了亿万富翁。当时,我边读边疑心这是否是“天方夜谭”?

然“大腕”王朔他们,着实让我辈开了眼界,一集一万元的剧作报酬,即使财大气粗的个体户们想必也啧啧出声。王朔是个能人,他掂量得出自己笔底的价值,他敢在北京大街小巷贴广告,道是:“让你一次看个够。”“王朔热”着着实实使王兄的腰包鼓了起来,为向来窝囊的文人扬眉吐气。

其实,文人脑子毕竟好使,商品社会中,想是也不甘寂寞的。其中大部分,尚以沈从文等先辈为榜样,辛勤笔耕,创造文字精品的同时,也聊以薄酬积少成多望早日奔小康。这是社会大势,然很累。嚷着“下海”实际上“下海”的毕竟尚属少数。其实,靠作文生财的也不少。前时读吴延科小说《文友》读到:“这二年报告文学走俏,很多报刊、出版社为了抓钱,都组织专人拉稿子,不管什么人写,也不管写得水平怎样,只要肯出钱,就能发表,就能出书。有些厂长经理也急于扬名,急于给自己涂脂抹粉,花个三千五千的赞助费为自己买顶改革家、企业家桂冠。”有个叫章希宝的,“据说连稿费加提成,他个人也捞了两三万块钱!”这是小说。但确有文人玩文玩发财的,据内行透露:目下玩明星、玩法制、玩色情,行情看好,千字六十、八十元也有的。这对于有些急于敛钱而仅擅此术的某些文人来说,吸引力可想而知。

事实上,时间最公平,古今中外浩如江海的文字巨流中,真正堪称精品经得起后人珍藏赏读的,终会像泥沙中的金子

·文人的招数·

一般,沉甸出来,熠熠发光。至于那些急功求利的文字,终会被历史所荡涤。

原载《汕头特区晚报》1993年3月10日

烟雾广告种种

前时，乘某航空公司大型客机从京城返沪，途中我随手取出座椅背囊中印帧精美的《××航空》期刊，逐页欣赏。令人惊讶的是其总共才十六则的广告中，各种香烟竟有广告五则：万宝路、健牌、555、百乐门、YSL。烟盒、烟卷、烟标上吸烟者的潇洒姿态，充满诱惑力的广告词一应俱全。我只记得其中的一句：“超凡脱俗，醇和满足”。似乎容不得置疑。

后来，我稍加留意，发现香烟广告也有做在公交车上的，广告词也挺诱人：“全新的享受，全新的满足。”

先前，我曾听人说：国际上有禁止宣传香烟条例，以至银屏广告通常也只能搞些擦边球——什么什么的世界，粗看是驰骋万里的体育世界，明眼人一瞧便知是“充满惑力”的香烟世界。据广告行家分析，赞助体育比赛，把吸烟当作成超人、运动健将成功的象征，就香烟广告本身来说是极为成功的，因

为这对涉世未深的青少年的确具有吸引力。特别是好奇心甚强的少年,其诱惑力更强,而这又正是香烟广告宣传的主攻方向,大量事例证明,一个人如果到了18岁还没有开始吸烟,这人大概一辈子也不会吸烟了,势必会使烟民队伍后继无人。

我曾吸过烟,个中滋味也知道些,直接的后果便是喉炎常发。花钱买难受,最终彻底冷落了它。其实究其原因还是学吸烟太迟,而更主要的原因是家父早逝时主治医师曾断言是烟患所害,这对我是个警示。但四周诸友中青睐它的人也不少,故也不好过份贬谪它。

事实上,香烟每天都在生产。美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何去何从,任君定夺。至于广告,我很欣赏这样的作法:把“吸烟有害健康”的句子印在烟盒上。这很明智,至少可善意地劝导烟民有所节制。而那些不顾事实,一味以“满足”、“享受”、“脱俗”之类的广告词来引诱新烟民入伍,起码对青少年来说,是极不负责任的。

由此想到了某些饮料广告。冠以“××运动会运动员指定饮品”似乎成了时尚,这无甚么。只是有些广告词让人陡然出疑:成功的奥秘来自×××”、“服××,夺金牌”,……这些饮料果真有此等神力么?我看也不见得。健身是可能的,而归结于成功奥秘所在,便夸大其辞了。假若所言属实,那运动员的赛前检查想必是通不过的,这其实是不好玩的。本·约翰逊这么著名,就只二次没通过,落得了个终身禁赛。

故尔,广告还得讲究些实在,别太玄了。

原载《汕头特区晚报》1993年7月29日

健美赛·自由造型及其他

电视里若有健美赛播出,我是从不放过的。观摩健美赛事,我原本是外行,渐渐看多了,竟也能从中看出些门道。当然,我最欣赏的是其中的“自由造型”,这是整个赛事的高潮。每次观赛,我都有这样的感触:“自由造型”不仅仅只展现肌腱,它主要展现各个运动员特有的个性、智慧、气质、修养。我发现评委们常常在外在素质相等的前提下,给内在的因素亮出高分。这使参赛者往往注重抓住每一个有利的机遇,选准每一个适应于自己的角度,频频亮出绝招。于是,“自由造型”

赛中,往往出现这样有趣的场面:谁都争“前”恐后,见缝插“足”。待你两腿紧锁,正欲双手勾于后背之际,我早在你前亮出了个“螃蟹横行”;待他探过腿来拟弓腿展侧胸,我又早占了个前位,亮出了如丘的胸大肌。事实上,谁的造型亮得及时,亮得出色,谁也就同时抓住了成功。如若错失良机,则将处处被动,纵然有完美的肌体,也得不到充分的展现。健美赛场上,同样不可能指望别人怜悯,留你一处空隙。人人竞争,争占前台,把握机遇,多亮绝招,这就得靠你的实力,靠你的机智,靠你的坚毅,居优势时沉着,处劣势时不馁。

其实,人类社会便是一个大的“自由造型”赛场,竞争与机遇为成功者提供了巨大的杠杆,时代为每个人在“自由造型”中提供了定格亮招的机遇。而竞争与机遇并非如“1+1=2”那样成为一种永恒的定势。就三国人物来说吧:刘备三顾茅庐请出个诸葛亮,对诸葛亮来说可谓蓄势到了顶,看似毫无竞争意识,实际上这是诸葛老先生的一个怪招,以守为攻。在把握机遇上,他更无可挑剔,一俟露相,便亮出了诸如草船借箭、巧摆八阵图、智设空城计、木偶退兵等绝招,时时给敌方以震慑,足智多谋,千秋传颂。参军马谡,熟读兵书,深通谋略,自荐率军守街亭,挺身于危急之中,可谓竞争意识之强,然其刚愎自用,坐失优势,落得个痛失街亭,自缚挨斩的可怜结局。

由此可见,参与竞争和把握机遇,远非嘴上说说的那么简单。

原载南京《消费艺术导报》1993年1月1日

卖红薯

红薯，寻常之物。每见红薯，总想起《七品芝麻官》里那句著名的台词：“做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有时我这么想：假如那位七品官真的罢了官卖起了红薯，他会如何卖呢？

说实在的，卖红薯的经历我没有，而买红薯还是有几回。一回是在四川大宁河边，因峡流湍急，我们弃舟步行途径一小山村时，有不少山里娃捧着自家地里产的热气腾腾的煮红薯，用几乎近恳求的声调缠着我们：“两毛钱一个，叔叔，买一个吧？”那些红薯，个儿奇大，两毛钱一个随你挑拣，便宜得简直使大伙儿不忍心去买。而见每当他们好不容易卖了一个得到两毛钱后那种喜悦，我品味出山里人生活的艰涩。贫瘠、闭塞的大山，竟使他们那倍于他人的辛勤血汗又倍于他人地掉了价。另一回买红薯是在京城园明圆前，两个卖烤红薯者口若悬河，大声吆喝：“红薯，红薯，喷喷香的大红薯，美容、保健、慈禧太后的皇家食品，两块、两块，拣大的，挑好的，快快来买！”美容、保健、皇家食品当然纯属胡扯，但迎合了某种消费心理，

·卖红薯·

而红薯被火一烤,那香气确实诱人。我挑了两只,付钱时,我才知他们摆了个噱头,谁都以为两块钱一只,结果付钱了,说是两块钱一斤,结果一称我那两只该付六块多钱,掰开一吃,竟是僵的且有药味,跟他们交涉,他们说:“说了让你们拣好的,假如没吃过,就给你们换。”花钱买了教训:这两个卖红薯者精明得过了头。

于是,我常常想:假如那位七品官真的卖红薯,他会如何卖呢?挑担还是设摊?抑或按眼下时兴的做法办个什么红薯公司,自任经理。有“七品芝麻官”的知名度,想来生意定会红红火火。但也有一点可以肯定:象“七品芝麻官”这般禀性的人,决不会自恃手中有红薯,欺瞒顾客、乱斩冲头、损人肥己、敛取暴利。

原载《消费艺术导报》1994年3月16日

从『精绝国』绝迹说起

丝绸之路原先有个“精绝国”，声名显赫，有史料载：西汉时，其“户四百八十，口三千三百六十”，鼎盛时期，汉人与兄弟民族在此和睦杂居，农业畜牧业相当发达，无疑为沙漠中的一片乐土。然而，十几个世纪的沧海桑田，“精绝国”早已绝迹于号称“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之中，到了1993年11月的某一天，当中英联合探险队途经此地时，所见到的足有五十多平方公里的范围之中，只不过是些埋在沙堆之下的残墙与断垣，触景生情，能不使人黯然泪下？

“精绝国”的绝迹，据说是由于人口大量集聚，屯田垦植，再加水源匮乏，人类的活动超越了小片绿洲负荷的极限。由

·从“精绝国”绝迹说起·

此可见,对自然的戕害,最终受惩罚的还是人类自己。

当然,丝绸之路上湮灭于流沙中的古城、古堡又何止“精绝国”一个呢?翻开史书,我们惊讶地发现:人类在不断发现自然的同时,也大肆地破坏着自然的生态平衡。

15-17世纪,欧洲人为寻访未知世界而展开了大规模的航海活动,伴随而来的却是野生动物的劫难:1507年,当人们首次在毛里西斯岛发现渡渡鸟时,怎么也想不到:只到了1681年,这种鸟就绝了迹;而白令海峡史德海牛,从发现到绝种只29年;北美的旅鸽,最多时达数十亿只,居然也在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全部灭绝。前时,阳澄湖的蟹贩告诉我:今年蟹讯时,他连一只自然生长的阳澄湖蟹也没见到,所谓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其实大多是人工放养在网箱里的。因为蟹需每年一次回游长江产卵,而现时,说来你不信,所有的河道之上,无数簰网常年壁垒森严,横行者纵有天大本事,也难过这天罗地网。回游路一断,无疑使蟹们断了子绝了孙,亏得还能用人工哺育的办法弥补一些。蟹会绝迹么?不得而知。反正自1600年至今,地球上每4年就有一种生物绝迹。本世纪其间隔时间就更短了。

至于,由于工业、交通等发展,带来的噪音、污水、烟尘、以至核废料的辐射、臭氧层的空洞等自然环境遭破坏问题,已每日每时困扰着现代社会的现代人类。

谁都知道,人类乃至整个生物界的长期演化,早已与自己所栖息的自然环境建立起密切的依赖关系。人类在发展自己的同时,假如以牺牲自然为代价,那这一代价将是惨重的,自食其果的还将是人类自身。

原载《消费艺术导报》1994年11月16日

入选《苏州杂文随笔选》

漫话『捣浆糊』

时下，常听人说起“捣浆糊”一词，初听时不解其意，听得多了，竟发现老百姓的口头语竟是如此其妙无穷，怪不得在我四处谁都在经意不经意的“捣”上一番，“捣”得不亦乐乎。

捣，有意去捣的意思。所捣之物，乃粘粘乎乎经得起千捣万捣捣了之后仍粘粘乎乎的浆糊，其妙就不言而喻了。这妙似乎比和稀泥大胜一筹，我以为妙就妙在“捣”的过程，千万种“捣”法任你大“捣”特“捣”，而“浆糊”却无伤大雅。确实，我们的生活太需要这种“捣浆糊”了。我曾见人作文呼吁中国人该活得幽默些，说是老美在这一点上远比国人活得潇洒。确实，在某种场合，轻轻松松“捣”一番“浆糊”无疑为呆板的生活加了一些快乐添加剂，增添了情趣，融恰了感情，甚至能消释矛盾，化干戈为玉帛。上个礼拜，我们兄妹几个阖家上母亲处打牌，我们夫妻档上场，母亲却在一旁“捣浆糊”，先是我跟妻

·漫话“捣浆糊”·

输了,母亲就在我俩的身后大放梵乐,“浆糊”“捣”得不亦乐乎,结果我俩突然反败为胜。妹子妹夫不依,说都是老娘“捣”输的,母亲一下子调转了枪口,为她俩大放。那天,母亲这一“捣”,着实为独居的她和平时忙忙碌碌的我们带来了说不尽的快乐。至于,马路上的磕磕碰碰,若有人出来“捣”一番“浆糊”,事情也许会因此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然而,不是所有的“浆糊”都能随便可“捣”的。生意场上,因被人“浆糊”“捣”得稀里糊涂,而付出惨重代价的事例,不是没有。“捣”者往往是有意的、经心的,出于某种告不得人的目的;而被“捣”者却还往往云里雾里自我感觉良好。至于在大是大非面前,一味“捣浆糊”,那后患也不少。历史上的唐中宗,可说是“捣浆糊”的老祖宗了,史上曾载:临察御史崔琬弹奏宗楚客等人私通戎狄,接受货赂,致生边患,而宗楚客尽力辩解,如此大事他不过问,却让他们握手言和,手下因此怨声载道,时人称他为“和事天子”,因此也常遭后人讥笑。另外,若把自己的学习、工作也当作“浆糊”,想怎么“捣”就怎么“捣”,到头来,受害的就不光光是他自己了。

原载《消费艺术导报》1996年1月16日

也谈危机

危机,意为严重困难的紧要关头。这并不是个讨俏的词汇,然现在常常被提及,这可能是由于改革后社会的竞争日趋激烈,使人们不得不正视各种潜在的危机。然我们有些人谈危机,往往被“危”字唬住,而忽视了“机”字。若分开来看,“危”意为严重困难,“机”意则为紧要关头。孰不知,这紧要的关头,本身就是一种机遇。我曾听一位基层领导在动员职工锐利进取时慷慨激昂地说:“危机,我认为对我们每一个来说是危险加机遇,我们不能只看到危险,不看到机遇,看到机遇,更要紧紧地抓住机遇。这样,我们的企业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诚然,抓住危急的机遇而变败为胜、变劣势为优势的事例还是很多的。古战事中此类例子就不少。《史记·项羽本纪》中载:项羽破釜沉舟而大败秦军,就是一例。另外韩信布军于棉蔓水前,背水一战大破赵军,也是一例。据《孙子兵法》说,此乃处死地而后生的道理。而我以为,这其实是“危”与“机”的辩证联结在现实生活中的一种体现,因“危”,同时也给人提供一种新的机遇,这是一种特殊的机遇,是一种极具挑战

·也谈危机·

性的不成便败的机遇,这无意中激发了人们潜在的能量。说来也许你不信,怎么学也学不会自行车的我那妻子,后来竟在一、二个傍晚之间学会了骑车,且能马上骑车穿街走巷去上班。后来想想这是由于在这之前,她那厂与家离得特别近且上班散漫,无需骑车,后来因老厂生产不景气而歇业,而新进的合资企业不仅在离家特别远的城北,而且上班纪律特别严,不骑车就根本不能上班,不上班生计就要带来威胁,这不,一逼,就学会了,人就有这种潜能。眼下,由于社会竞争激烈,随之而来的是好些诸如绵纺、毛纺等工人密集的老企业中待业、下岗人数增加,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是一种危机,然面对危机不同的选择,就会有不同的结局。上海纺织女工有那么多人去竞争先前连想都不敢想的空嫂职业,虽说最终有幸上岗的只是其中的几位佼佼者,然这是一个无形的号召。在待业的危机中,面对现实,抓住机遇,重新奋起,学习新的知识、技能,争取第二次就业,我想这是每一个待业者的必由之路。以危机为契机而锐意奋起,一个人、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不都应这样么?

原载《消费艺术导报》1996年3月16日

留取宁静给学子

去过长沙的人,都说那里有个宋开宝九年潭洲太守朱洞修建的“岳麓书院”,风景秀丽,清幽之极,实在是个读书的好去处。无怪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要去那里讲学,也无怪那莘莘学子,不远千里来此求学,这好山确也养人,书院的历史上不是出了那么多的人才么?

确实,喧闹、嘈杂为读书之大忌,读书人常把清幽视为上苍的最大恩赐。

前些日子,因工作需要,我去了地处江南水乡古镇的一所中学,确实雅静之极。那校园成“口”字形,且四面环水。校园原址为古莲寺,传说为宋嘉泰年间孝宗之妃病歿葬时所建,现存几株古树,苍劲古朴,其中一株龙头怪柏,耸立于校园正中;虬枝盘曲,栩栩如生,虽半壁遭雷击枯萎,然另半壁仍充满生

·留取宁静给学子·

机。校东侧有一座黄墙黛瓦的三层楼阁叫“文星阁”，建于清乾隆 38 年。新建的教学、实验大楼与其相映生辉。

我说：在这里读书真是造化。校长叹道：非也！原来，古镇地处沪苏之间，郊游水乡者甚多，而又因该校址为镇上最佳去处，游者必至，蜘蹰于校园之中，摄影留念，流连于大楼过道之间，凭栏远眺，发些揣度古妃之感叹。每次少则五、六位，多则近百。且不管你上课与否。一个个风度翩翩，可怜老门房孤陋寡闻，也不敢贸然挡驾，更有几次，闹得校长本人也不知哪方上司来“检查工作”，如此这般，授课的老师不无怨言，谁能保证这些十来岁正贪玩、凡事皆好奇的中学生，能目不斜视、充耳不闻呢？

后来，我到另一古镇，听说该地的小学因叶圣陶老先生早年曾就教于此，慕名而至者纷纭，也有此番苦衷。

联想到前些时，破墙开店，校园出租，搞得有些学校无了宁静，想不到挺雅的旅游也这般的折腾学校。唉，我只想道一句：诸君足下多留情，留取宁静给学子。

原载《苏州日报》1990 年 1 月 12 日

延伸诸术

延伸,其实是很平常的现象。知道延伸诸术,是在中学里。记得数学课上,老师向我们描述点的延伸,绘声绘色,很玄虚,说是当一点向一方延伸时,你能想象出一条射线,它是无限的,不仅延伸出黑板、校园,甚至我们所在的小镇、省份、国度、地球,直伸向广漠的宇宙。一点虽渺小,然却不能忽视它的延伸,这是数学教师的延伸术。物理教师在讲述杠杆时,曾大言不惭地对我们说:只要你们中有谁能给我一个支点和一根无限延伸的木棒,我便能不费吹灰之力把地球移个位。这大概是物理教师的延伸术。至于语文教师的延伸术,则是荀子《劝学篇》中给我们的启示:“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其意是说:学习也是一种延伸术,它能使人变得聪颖、能干。

延伸术的运用,在现实中比比皆是。前几年,沈阳北面发现了一处“怪坡”,怪就怪在车子能神奇地从坡底滑行至坡顶。“怪坡”的发现,其实纯属偶然,而有经济头脑的沈阳人并非停

·延伸诸术·

留在简单的发现上,由“怪坡”延伸,先后建起了全自动移靶射击场,研制了怪坡牌矿泉水,筹建了民俗文化村,4年多,总共投资500万元。自然造化配以人力,“怪坡”延伸成了黄金坡。据统计,仅1993年5月至8月间,“怪城”便接纳了国内外游客20多万人次,创利近百万元。此类延伸,常被人称之为辐射效应,然而这首先要求人应具有一定的开拓意识。此类延伸,在经济建设领域举足轻重,引进优秀人材,且大胆使用,会产生良性循环的奇效;引进先进技术,且全力推广,会变成新的生产力。

延伸诸术中,有一术,众口齐贬。这就是以权谋私的延伸术。原广东省惠州市公安局长洪永林受贿案便是一例。按理,身居公安局长之位,整天过问的应是国家与民众的安危,然他则偏偏延伸有术,把些个走私汽车入户、大陆去港定居的审批权统统揽过来,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心里,翻云覆雨,一来一去之际,为自己敛取了近百万的不义之财。这种权力延伸术,可悲在于它是一维的,只向专权者损公肥私一个方向延伸,没有好处不办事,有了好处乱办事。

碗口大的洞,能过斗大的风;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这些古人教训,对我们是一种做戒。

原载《苏州日报》1993年12月24日

正义的震慑力

记得前几年有一则广告，画面上诸多害虫高唱着：“我们是害虫，我们是害虫，……”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结果还是被“正义的来福灵”给统统杀死了。俗话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害虫再猖獗，终也有克星置其于死地。

前些日子，广东省澄海市华侨中学内发生了一起四歹徒调戏女生并肆意殴打教师的恶性事件。事件中，为保护女学生挺身而出严厉制止歹徒恶劣行径的陈汉龙、周乐基两位老师惨遭殴打，严重致伤。事发后，当地报纸、电视台等新闻传媒迅即作出反映，均在报纸头版显要位置和电视黄金时间如实报道了事件经过，同时又配发了立场鲜明义正辞严的述评。事件一经报道，立即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群情愤慨，要求严惩歹徒的呼声很高。澄海市长马上就严惩歹徒表彰师生作了批示，公安部门迅即抽调精干警力，立案缉拿罪犯。只三

·正义的震慑力·

日,四歹徒全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诚然,正义最终战胜邪恶靠的是正义的震慑力,它是正义与邪恶斗争的有效武器,这种震慑力来之于法律的威严,来之于执法者的决心,来之于社会舆论的压力,来之于奋勇抗暴者的胆识和精神。作恶于澄海华侨中学的四歹徒之所以最终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正是陷入了正义震慑力的四面楚歌之中。

然而,人们也许还记得:那位在大庭广众之中遭受众歹徒肆意侮辱而孤立无援的孕妇;还有那在学校宿舍里当着胆怯如鼠的众男生被歹徒公然奸污而欲求无应的小女生。人们不禁要问:此时此刻,正义的震慑力哪儿去了呢?!

其实,不用问别人,扪心问一问自己:假如你我面对邪恶势力,该作何反应?是义愤填膺,还是漠然置之?是奋起抗暴,还是明哲保身?该说的,敢不敢说?该做的,敢不敢做?

当然,震慑力来自正义的一方,然正义需要你我来维护,更需要你我来申张;一个人的力量也许单薄,然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力量就足以使再凶险的恶势力也同样就范。

又及:近读报悉,安徽省蚌埠市长诸宗智,偕秘书宋家伟、工商局副局长盛永生,车行途中遇一少年被众歹徒殴打致伤,诸市长一行奋勇擒歹徒,被传为佳话。

原载《苏州日报》1994年6月3日

生命时钟·延年会及其他

近时,欧洲风靡一种小玩意,唤作“生命时钟”,物件并不稀罕,一只小小的电子钟表而已,只是创意颇新:内存倒计时,以人类平均寿命为准,男75岁、女80岁,买回时钟,只需输入自己的性别、出生年月,即开始你生命的倒计时。没想到该物一投放市场,竞买者踊跃。

诚然,以自己的生命为法码,此等游戏,并非所有的人都有勇气一试的。人人都期望自己能寿比南山,好多人尤忌死期,有些病人其实并非真正死于自己的恶疾,而是死于心理上

对死期逼近的极度恐惧。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死亡总是在所难免的，“生命时钟”所警示人的还是那个老课题：更好地珍惜生命、把握时间，提高生命的内在质量。

“生命时钟”陡使我想起戊戌维新时期熊、谭等在湖南倡立的“延年会”，何为“延年”？并非是让人们“以有尽之年，而欲延之使无尽”，而是让人们“延于所得之年之中”，“延年于所办之事”，使之“一日可成数日之功，一年可办数年之事”。据说，会内还规定有每日日程，如何时早起、何时早操、何时办事，何时读书等等，还规定有诸如预约迟到不候、商要事不闲扯、不作虚文应酬等条款。撇开维新的功过不论，“延年会”的宗旨于今天的我们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生命时钟”亦然。

就如我辈，嗷嗷待哺时（困难年）没吃饱，求知欲盛时（文革）没学好，到了眼下又这样那样干不了，时间照样过去，可至今一事无成，好不容易挣了个自修高等学历，到头来还只是弥补了一下心灵的缺憾：外语还得补，电脑还得学，否则不要说驰骋商海，走出亚洲、走向世界，与聋子、哑巴何异？！

往生命里掺水，生命再长，有何意思？！充其量多占有了世界上一些粮食和布匹。

当然，有好些人是无奈的，这本是人类自身的悲剧。然也有些人，或自甘消沉，怨天忧人，碌碌无为；或沉缅酒色，虚掷光阴，无以自拔；或人浮其事，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此等人之为人，充其量是个昏人；而若此等人为官，那实实在在是个昏官。昏人主要害己，而昏官却要害人的。不是么？1995年冬娱乐场所这里那里的大火不是烧死了好些无辜的人么？

原载《苏州日报》1996年8月18日

导游、广告及其他

金秋十月，正是红桔满枝的收获季节，笔者一行数人，前往太湖洞庭西山观光采风。好水宜配好山，好景自然少不得好的导游。西山镇文化站的同志一路陪同，带着对家乡山水由衷的情感，把些个“石公秋月”、“林屋晚烟”以及西山特产的茶、梅、李、栗、桔，渲染得淋漓尽致。特别是对道旁果农们挂篓里缀着绿叶的鲜桔，将习性、口味、甜度、价格等诸项逐一介绍，得体入时，致使我们不由得争掏腰包，来个先尝为快。一片啧啧声中，一致认为：妙哉！正宗导游广告。

诚然，此番“广告”，确使诸位大饱了眼福、耳福及口福，回味无穷。

然笔者一行在游“林屋洞”时，偶然间听得另一位导游的一则“广告词”，却大倒胃口。林屋洞，道家书载为“十大洞天

之第九”，称“天下第九洞天”，其间“隔凡洞壁”际有一圆状“石灶”，该导游指点道：这“石灶”是汉代名士刘根学道炼丹的八卦炉，炼成的仙丹称“洞天长春膏”，此膏延年益寿，老少皆宜，由×××制药厂根据民间秘方生产，各大药房有售。导游的此番噱头广告，令随游者扫兴。

当然，导游者在导“游”之际，适可而止地对游客作些导“购”、导“吃”、导“宿”……也无尝不可，设身处地为游客着想而安排的导游广告，从某种程序上说也确实会深受游客们的欢迎。可个别导游却滥用游客对自己的依赖与信任，导游时随便为一些厂家商店参插广告，极个别的导游甚至为收取某些个体饭店、旅社、纪念品商店的高额“回扣”，不惜把游客导入“歧途”使游客蒙受不必要的经济损失，丧失了导游所应具备的职业道德。

原载《江苏旅游报》1991年10月8日

买不起，看得起

面对价格愈来愈离谱的精品乃至极品世界，我当然属于“买不起”族，不瞒诸位，陋室里的彩电，还是几年前赶时髦时买的14英寸金星。想想一样拥有多彩的音像世界，也无意再去换高档的。

然而，我却又特爱冲那些“买不起”的地方跑。名车展览、珍邮拍卖……我总看得津津有味。特别是周末，我总爱陪妻儿挨个儿去精品商场逛逛。其实，你出门想省钱，尽可往那里去凑热闹。

当然，你大可不必担心会遭人白眼，因为柜台内涂抹得天仙一般的售货员小姐，其实跟你我一般，同属薪金阶层，自己也不见得买得起。

精品商场里每时每刻都有一些难以捉摸的阿拉伯数字在刺激你的感官，去多了，你的心理承受能力也就强了。

·买不起,看得起·

况且,置身于“买不起”商品的商场,装璜特别讲究,顾客又较少,环境之优雅,是无与伦比的。踱步其间,把玩一下情绪,确实是一种难得的消遣。其实,纵然由此生发出些奢望,毕竟也非什么坏事,而对你的进取倒也是一种激励。

看多了,我也有了更多的感悟:其一,这诸多的“买不起”的物品中,其实也不见得全是货真价实的靓货。也许说来你不信,小妹曾赠我一支高级圆珠笔,标价98元,然我只涂了113个字,笔尖那小珠儿便不翼而飞了。粗略估算一下,每个字至少值8毛多钱,比起目下的稿酬,想必王朔兄看了也会傻眼。其二,诸多的精品,确实也使我等开了眼界,然也衡量出我们国人的不足:面对5万元一块的国际名表,100万元一辆的高级进口轿车,为什么我们只感叹不能在消费上拥有,而不感叹不能在生产技术上拥有呢?

原载《中国交通报》1993年7月24日

从妻子的羊毛衫说起

前几年,我偕妻子去沪上购置衣物,妻子花了一百二十来元添了两件羊毛衫。在当时,一件尚属中档偏上,说是准备逢年过节穿的;另一件中档偏下,道是日常起居享用。妻子为自己精打细算津津乐道,我却极力反对,我的看法:羊毛衫不是一年半载能穿坏的衣物,与其买二件,不如合起来买一件,质地款式都可以顶好的,逢年过节,日常起居都可穿用。待穿旧了,一定会有样式更新、质地更好的应市了,到时足可再添新的。但因此款项是妻子从自己的奖金中列支的,我也不便多坚持己见。只是妻子后来因有一件足以对付着穿穿,另一件也纯属多余,衣橱里一藏便是几年,我时常催促取出来穿掉

·从妻子的羊毛衫说起·

算了,而妻子不以为然。不久前我去苏州时,陪朋友逛了一回观前街,见个体衣摊上,此种样式质地的羊毛衫竟标价三十多元大抛售,而问津者并不踊跃,回家告乎妻子,妻子无言以答。

这也难怪,因为在我们小的时候,大人们总这样习惯于把新衣物藏起来,待逢年过节穿过了新头才舍得平时穿着,或多或少左右着我们今日的择衣观。当然,经济条件是其一个原因,但也不能不承认:实际上,我们还缺乏一种超前意识,还拘泥于固有的思维习惯之中。

由此想到,某次会议上曾听说:某市十几年前搞城市规划时,因填平河沟,市中心马路足以做到“六三三”的规格,尽管有人力争,但因遭到各方面的极力反对,只得放弃。没想到只十来年功夫,人车流量骤增,主要道口经常阻塞,政府部门只得痛下决心,炸楼拓建马路,当时极力反对的诸公此时也自我解嘲:没想到,形势发展得这么快!

事实上,事物的发展是永恒的,习惯于一成不变,只是传统思想模式的表现,假如事事只求与原有思维的惯性同轨,缺乏必要的超前意识,人的思想就会懒惰,就会僵化。这样必然削弱自身的活力,阻碍自身的进步。

原载《中国交通报》1993年4月13日

有感于一则笑话

有人从某国归来,说起一则那里的笑话,令人捧腹。说那国某处有幢八十年代末期建造的高层现代建筑物,与另一幢五十年代初建筑的小楼挤在一起,因小楼陈陋有碍观瞻,且阻塞车辆出入,故有关部门决计定向爆破小楼。可能是怕影响四周建设而未用足够的药量,起爆后,小楼只炸去些墙面,楼体竟纹丝不动,而相邻的那座新大楼却轰然倒塌。小楼虽小,然它钢筋铁骨根基坚实,足见其建筑上高品位的内在质量;而新楼虽外表华丽高大,然设计施工上的偷工减料是显而易见的。

说实在的,类似的笑话我也听说过。前些时候,某省交通厅领导前往一处竣工剪彩正式通车才盈月的公路视察时,不想部分路面竟严重塌陷,司机在紧急避让刹车时,随车的秘书

因提防不及竟磕破了头皮。

听得这事,你又能笑出来么?

质量是个老话题,时常被人挂在嘴上,然而真正要衡量出事物内在质量的优劣,并非易事。

年前,我曾为选购一辆能骑的自行车,折腾了整整两天。第一回去某大商场,挑了半天,同时校正调试,总算挑了辆外表尚可的名牌自行车。付了款,去大街上试骑,不料才几百米,车踏脚轴芯就滑了牙,只能空转,推车至商场交涉,找遍大小经理,总算退了款。第二天另去精品商场,在诸多的精品车里,挑了最鲜亮的另一种名牌自行车,欣欣然骑回家,孰知半道上车内胎竟然放了炮。推至修车摊,翻出内胎一看,果有碗口般的大洞,破损到无可收拾的地步,询其原因,摊主道是车胎与车身型号不对,偏薄且质次;另外主要是装车马虎,钢圈咬住了内车胎。无奈,只得花钱换了条新胎。后想想不平,复又持胎去精品商场,然他们小经理推大经理,大经理推当事人,弄得你先灰了心,息了气。

诚然,滑牙、咬胎,大不了花些冤枉钱。然而有些事情就绝非花几个冤枉钱能轻描淡写一抹而过的。记得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八日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升空后爆炸,七名优秀航天人员献身,直接耗资数亿美元。究其原因也只不过是一只不起眼的环形密封圈出了点小毛病,小乎大乎?

诸如小楼未炸倒,却炸倒了大楼之类,看似是个笑话,但细细一想,谁又能笑起来呢?!

原载《中国交通报》1994年1月20日

像真的一样

眼下很时兴一句口头禅，叫“像真的一样”，而它却是贬义的。说这句口头禅的人，往往是在评价某种他看不入眼的事情时，故显老气横秋，似乎只言片语之间，便洞察了人世间所有真与假的内幕。

先前，某些形式主义的东西占不了小的市场，假戏真做，做得很认真，往往非要人相信这不是假戏，“万吨丰产粮田”、“全民大炼钢铁”……这一幕幕虽然早已成为历史的闹剧，但或多或少还留在那个时代过来人的记忆里，戏落幕了，观众方感叹一声：噢，原来是一场假戏，竟演得“像真的一样”。假戏演多了，观众逆反思维形成了惯性，于是，戏才开，便早有人断言：“假戏真做罢了！”

这样的事时常能遇到：国道从我们的小城市区穿过之处，是交通事故多发地段，有关方面确实动过很多脑筋。有一段时间，动员了一批退休的老汉老太复出发挥余热，臂戴红袖章，手持小红旗，负责督促骑自行车人行慢车道，可老汉老太们上岗后，经常见到的是，有些骑车人偏要抢走隔离栏内的快

·像真的一样·

车道,老汉老太们去拦他们拖他们,却拦也拦不住,拖又拖不动,反而那几个骑车人动了怒:“一本正经,弄得像真的一样!”

事情就是这般滑稽,明明已经改演真戏了,总有那么多人,断言这是假戏。马路上小小的闹剧,似乎并不需多加评述,最终受害的还是那些视真戏为游戏、视自家性命如儿戏的骑车人。

其实,真与假的内心表露,同样也出现在红灯之前。我总认为,红灯是一种交通警示,儿戏不得。而多少次,我总看见那么多的人堂而皇之地闯红灯,唯有此时,我倒显得很拘束,因为站在白线这边等绿灯的我,似乎显得很孤独,似乎四处有无数讥讽的目光,在嘲笑我“傻瓜兮兮,像真的一样!”很显然,那伴着危险的红色警示标志,于某些人,只不过一种儿戏、假戏。

这种体会又何尝仅在红灯面前呢?有人曾问过我一直在忙些啥,我说:除了工作以外,有好多书得加紧阅读,有好多构思得赶快变成文字,有好多文友需经常交往。这位仁兄竟劝我:人家大腕也都只是玩玩文学,你又何为赚不了几个小钱的文学去卖命呢?何必“像真的一样”呢?而我却始终不以为然。有些事情,如果你不全身心地投入,不“像真的一样”去对待,是不行的。那些大腕、玩家,凡玩出名堂来的,哪个不是“像真的一样”,在玩他的事业呢?只不过他玩成了,口气也就潇洒了。

诚然,生活之中,有好些事情还得“像真的一样”去恪守,去对待,去追求。不久前,南京那只储油罐起火,据说是值班员把该关和该开的阀门没有“像真的一样”去关去开,结果酿成了大火,教训是惨重的。

原载《中国交通报》1994年2月17日

『魔画』的启示

某日，一同事把一张看似平平常常的彩色图画带进办公室，神秘兮兮地对我说：“这是张魔画。”她把此画之魔如此这般一描述，惹得我们一个个抢画跃跃欲试，都巴望着先睹为快。一时间你颠来我倒去，看得天昏地暗有的突然惊喜万状说看到了，有的快快叹息说什么也没看到。我依别人指点，凝神端视，良久，目光渐渐虚化开去，眼前的朵朵小花中，竟迭现出一幅立体彩画：中间“LOVE”四个字母清晰可见，字母后迭现一个硕大的心形，底层则万花点缀。整个画面充满生气、温馨、祥和，令人陶醉。而当我缓神再看时，画面却恢复了原状。据说，这种视力游戏，眼下正风行，画种之多，令人目不暇接，它的诱惑在于能在虚幻中化平淡为新奇，它的奥妙在于用平常的目光只能看出平淡，而唯有用异乎寻常的目光才能看出它的美妙。

·“魔画”的启示·

其实,这恰如人看人类本身一般:在常人眼里,人就是人,大不了分男人女人、好人坏人,仅如此而已。而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把人看成是“无羽毛的两足动物”;生物学家把人看成是“细胞的聚集体”;考古学家把人看成是“文化的积累者,城市的建设者,陶器的制造者,农作物的播种者,书写的发明者”;心理学家把人看成是“复杂平凡的大脑拥有者”;神学家把人看成是“犯罪和赎罪这出大闹剧中恭顺的参与者”;而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则把人看成是“唯一知道羞耻或者需要羞耻的动物。”

以上所见不同,却全在于眼光。看画如此,看人如此,看世界不也如此?智者总在平常中看出不平常,或在不平常中看出平常,而庸者则不然。这是因为各人所看方法不同,有人正看,有人歪看;有人睁眼看,有人闭眼看;有人是人他不看他才看,有人是人看了他才看;有人是用心看,有人是光用眼睛看……故而,平平常常的画变成了魔画,平平常常的世界才变得多姿多采,我们的人生不也如此么!

原载《中国交通报》1995年2月19日

莫叹子陵钓台高

富春江畔有一处富春山，山高三百多米，逶迤百里，山半有二磐石，东西对应，高七十来米，人称严子陵钓台。严子陵，东汉高士，名光，字子陵，与汉武帝刘秀为同窗好友，刘秀即帝位，多次遣使寻访欲授其为谏议大夫，而其拒绝为官，甘居江畔山腰以耕耘垂钓为乐。后人曾屡屡作诗，盛赞严子陵不贪图富贵不阿谀逢迎的清高节操，使东汉轻薄的社会风气变得敦厚了。

初春三月，我有幸与文友们登子陵台寻古访幽，依江而立，断崖峭壁，只要亲身登台，你便会惊叹：严子陵钓台太高了，高到离那深邃的江水不放很长很长的线不足以钓来江中之鱼。而令我们又迷惑不解的则是那严老先人所钓之鱼竟然尾尾长不盈寸细若火柴梗，那人称子陵鱼的便是。放长线钓

·莫叹子陵钓台高·

小鱼,竟然如此悠哉,更非只一日半晌的休闲,足见其坦然处世的心态。伫立钓台,怦然心动,无怪乎历代多少仁人志士来此凭吊者络绎不绝。说实在的,对于严老先生,我并非欣赏他的避世,而是钦佩他的超然脱俗、淡泊名利,这与今人,同样是难能可贵的。

离开严子陵钓台的这么些日子里,我一直在想着这么个问题:要是怀着严老先生的这种心态,在今日商品经济的大潮边垂钓,该是如何一番光景呢?我以为,一是作为严老先生的天智,也不至于某个领域无所建树吧;其二,他一定不会成为王宝森之类的社会蚊虫,我们的各级纪检委工作人员一定会因此闲得无聊,我想这总不会是坏事吧?!其实,在我们当今的社会里,面对并不丰厚的待遇,坦然以对,在自己平平凡凡的工作岗位上默默奉献的人也不少。我很喜欢一首歌,其中有几句我尤为喜爱,那优美的旋律一次次令我陶醉,“你的所得还那样少吗,你的付出还那样多吗,生活的路总有一些不平事,请你不必太在意,洒脱一些过得好……”我想,没有一种超世脱俗的心态,是作不成这般美的歌的,也唱不成这般动人的歌的。说实在的,我很钦佩老师,尤其是那些长期在农村或边远山区的民办教师,我接触过他们,他们清贫地守着那一方不大的讲台,我以为这远比古代隐士高人要来得高尚,读读刘醒龙的《凤凰琴》,你能读到底,那什么话都不用说了。我更钦佩那些普通的士兵,最苦最累最没好处的事总是他们承担,记得有一回在苏北开会时,我曾巧遇过一队正在雨中施工的工程兵,光在休息聊天中听听他们说说转辗天南海北四海为家的那些细节,我就感到自己什么都很满足了。

我很希望你我都能耐得住寂寞,守住内心那一片纯真,全

·莫叹子陵钓台高·

身心地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我想,这样的人多了,那叹严子陵钓台太高的人就会少了!

原载《中国交通报》1996年5月9日

『官兵捉强盗』规则

记得我们小时候常玩一种叫“官兵捉强盗”的游戏，游戏规则是官捉兵、兵捉强盗、强盗捉官，有点“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味道，既要努力去捉人家，又得千方百计地摆脱别人的追捕。当然这只是一儿童的游戏罢了。然而正因为背后有危机、有制约，所以玩得出公平，玩得出兴致。

小时候，我们也玩一种类似此游戏的跳棋：大象吃狮子，狮子吃老虎，老虎吃豹，豹吃狼，狼吃狗，狗吃猫，猫吃老鼠，老鼠吃大象，因为老鼠能钻到大象的鼻子里，真想得出！确实，自然界中也不乏此类的物物相克，因相克，自然界有了竞争，有了平衡。

在我们的想像中，美国总统的权力可谓大也，然而从闹得

沸沸扬扬的莱温斯基案中，我着实开了眼界，知道了作为美国国会 1978 年开始特设的独立检察官办公室以及美司法部长任命的独立检察官的权力到底有多大。在莱温斯基案中，独立检察官斯塔尔利用手中的法律武器，击垮了克林顿总统的三大特权：特勤特权，即总统特勤人员及官员可就在工作时的所见所闻作证；行政特权，即只要有足够的相关性，总统的行政特权不得妨碍刑事调查；律师和委托人关系特权，即以林赛是拿纳税人钱的白宫律师而非克林顿私人律师为由，取消了克林顿总统与林赛律师谈话内容受保护的特权。最终的结果是让总统出了丑，使克林顿的政治前途蒙上巨大的阴影，当然独立检察官的公众形象也受到了极大的损伤，可谓两败俱伤。伤就伤在独立检察官的权力太大了，缺少了制约，成了敌对政治势力利用性丑闻弹劾总统的杠杆。

虽说莱温斯基案我等也只是知晓些皮毛，然而以上的那点感触还是挺深的。“官兵捉强盗”游戏规则的关键在于制约。

据报载，前些时候国家审计署驻太原特派办在对山西省太原南河湾国家油脂储备库的清查审计中发现，截至今年 5 月，该油脂库共占用农行贷款 1.1576 亿元，而不合理贷款占用竟达 6041.98 万元，其中因前任领导玩忽职守及经营管理不善造成的亏损达 5624.43 万元。究其原因，该前任领导张某在任职期间，其妻、女儿、女婿等九个家族人员分别把持着该库财务、经销、检验等要害部门，有的还身兼多职，油脂库实际上已成了他们的家族企业，任其家族人员挥霍、胡来。该库信贷资金的大量流失，其症结是张氏家族在企业中的权力太大了，缺少了必要的制约，结果是害了国家也害了他们自己。

·“官兵捉强盗”规则·

当然,财务审计是一种制约,只是似乎对于南河湾油脂库来说,已经太晚了。

诚然,我们的干部手中多多少少有着不同的权力,作为公仆,是少不得应有的制约的,亲族回避制约、群众监督制约、组织纪律制约等等,都是砝码。砝码愈重,干部在老百姓心中的那杆秤就愈平。

原载《中国交通报》1998年11月20日

小说的回归

读王灵书先生《小说的悲哀》(《中国妇女报》1999年1月27日)一文后,我们不妨先给小说定一下位:小说不是科学论文,小说不是政治宣言,小说只是众多文学艺术门类中的一种表达形式。小说写生活,故而,小说不可能老是震撼人的心灵,不可能老是洛阳纸贵。

基于这一点,我则以为时下文学界中小说的现状并非是小说的悲哀,而恰恰是小说的回归。假如我们把时下的小说创作、阅读与70年代末80年代初作比较,则很清醒地看到“怪”的恰恰是当时而非现在。《班主任》的价值,已远远超出了小说本身,如果没有“文革”,就不可能有《班主任》的震撼力,因为政治生活的不正常,小说承担了过重的历史使命;因为“文革”对包括小说在内的所有文学艺术的禁锢,才出现了“文革”后小说作品的大红大紫,才出现了文学期刊动辄百万发行量的辉煌,才出现了小说作家明星般的荣耀。

我喜欢读小说,在近25年的小说阅读生涯中,大体经历

·小说的回归·

了三个过程：“文革”时的小说假、大、空，没什么可读，只能偷偷地读外国作品；“文革”后，正是刚刚走出精神沙漠处于阅读饥饿的时候，什么都想读；时下的小说，什么都有，古今中外武打言情……就像眼下商场里琳琅满目的商品一般，自然是挑挑拣拣选自己特别喜欢的读。只有到了现在，我才感到小说该是这样。

当然，由于电视、录像、家庭影院的逐步普及，影视节目的日益丰富，娱乐活动的不断翻新，小说阅读队伍要想不萎缩实在是不可能。

至于小说出版特别是长篇小说数量的剧增，不足为奇，眼下小说出版已逐步走入市场，书出多出少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来调控，还有小说的质量，这也是相对的。读者的口味不同，对小说质量的衡量标准也不尽相同，喜欢读琼瑶、金庸小说的读者，并非都喜欢读《红楼梦》。轰动的小说不一定就是好小说，没有轰动效应的小说也不一定不能成为传世之作。如果哪一天，所有的作家都“活”出了《红楼梦》般的大作，那才真正是小说的悲哀了，起码会有很多小说读者跟小说“拜拜”。

最后，我不得不提醒一下，虽说时下的小说写的多了而读的少了，然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小说在影视的占领下丢失大片阵地的幕后，却还在拼命为影视制造更精美更具杀伤力的武器，诚然，没有《妻妾成群》就没有《大红灯笼高高挂》，没有《伏羲伏羲》也没有《菊豆》。说实在的，也正是因为有了电影，好多人就不读小说了。这其实也很正常，谁又能说这是《妻妾成群》、《伏羲伏羲》的悲哀呢？

故而，我以为，小说到了今天这个份上，才是小说自身的回归。

原载《中国交通报》1999年4月23日

从一条路想起的

记得几年前看报时，曾看到过这么一条报道：说的是一位成功的实业家，曾倾其所有且还举债，在澳洲某一地区虽已发现大片稀有金属矿藏而没有向外界宣布之际，向当地政府卖了这一地区一条主要道路的产权并尽快地筑通了它，而当地政府发布金属矿藏消息时，他轻而易举地分段出售了该路的产权，得到巨大的回报。可惜的是，由于当时没记上一笔，我不能尽述此报道的详情，但也无妨，我只是想说：现代的路，有一种就是这么“走”出来的。

古往今来，路有多种。小的有野外田塍、山间樵道、崖边栈道，大的有马路；古有通京城的驿道，今有高速公路、水底隧道。路有多种，“走”出来的“走法”也有多种：有的纯粹是人的脚一步步踏出来的，而更多的是人们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从一条路想起的·

筑出来的。古时有官道、军道、民道之分,想必是从“走”出来的“走法”不同而分的;而现时,道路作为公共事业,因投资巨大,大凡已成了政府行为,想要富先筑路,已越来越多地被各级、各届地方政府所认可,而眼下的做法往往是路筑通了筑好了,一方也富裕了,而当地政府却因此背上了巨额的债务。据我所知,眼下筑一条路,动辄上百万、上千万,甚至上亿,一个县级政府因此背上上亿元的债是是常有的事,这多少制约了新的高等级、高标准道路的建设,造成道路建设往往滞后于社会需求和欲望的尴尬局面。

这就使得好多有识之士在寻求道路的新的“走法”,我想文前所提到的便是一种。实际上,现代道路本身就是一项收益不错的产业,投资道路,收益最稳,风险最少。前时,某地交通部门开了个招商引资恳谈会,会后,便有好几家中外财团,对道路建设投资表示出浓厚的兴趣,咨询电话一个个打去。据我所知,广东和浙江温州某些地区,已有了好多这方面的成功经验,这就是走公路产业化的道路。

公路产业化,有助于吸收中外投资和民间游资,发挥全社会的力量,加速发展地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公路产业化格局的形成,关键所在一是要形成政策和社会氛围,明晰投资方向、回报方式、收益程度;二是要有专门的经营机构来运作;三是要加强理论的研究和实践的探索。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我以为,路的“走法”有多种,路的“走法”多了,世上的路也就更多、更好了。

原载《江苏商报·交通大视野》1999年5月1日

第二輯

心
旅
历
程

心

情

某城几位艺术家,花了几万元钱,在远离城市的大山里,从农民手里买下了几处有住房、有场院、有小溪、更有老树和大块大块石头的地方。回归大自然,放飞一下心情,原本是挺雅的事,实在是城市钢筋混凝土太沉重太压抑了,可偏偏其中有一位别出心裁,把一块山石吊上了一棵三叉的枯树上,把自己的沉重很残酷地展现给了世人。

其实,沉重只是一种心情。我的一位朋友,在跟我说起家庭生活的沉重时,曾说:我真想大醉特醉一次,然后大哭一场。我跟这位朋友说,那你今天就大醉一场,好好痛哭一场吧。朋友笑笑说,其实跟你说过了,也就不想醉了,更不想哭了。

诚然,生活不会总一帆风顺,有欢乐,也有苦恼,苦恼有时很烦心,牵牵缠缠挥不去,即使去了又蓦然而至,石头般压在心上,郁郁地透不过气来。

我常把水、茶、酒、咖啡当作四种不同的心情:静若止水是一种,禅心似茶是一种,放狂如酒是一种,苦咖啡般的沉重也

·心情·

是一种。常喝水太清淡，常喝茶太闲逸，常喝酒太癫狂，常喝咖啡太苦涩。心情沉重时还是喝点茶吧。

原载《苏州日报》1998年10月16日

渴望失眠

常听人说起失眠的苦楚,细想个中滋味实在不好尝试。

我偶尔也失眠,然而陪伴我的根本不是苦楚,而是温馨:关灯闭目躺在床上,全身心拥有一个宁静恬舒的世界,没有恼人的喧嚣,没有烦心的骚扰。思绪如小溪汨汨流淌,灵感往往在这温床中蕴育萌芽。冥冥之中,我与酝酿中的文学人物对话,重演人间悲欢离合,再尝生活甜酸苦辣。我知道这是最原始的创作,得意之处,我会抑制不住自己,披衣而起,展开方格稿纸,直爬得淋漓酣畅。这当然是偶尔为之,第二日仍会精神充沛。

曾记有一回外出参加一个大型会议,不想有位特级鼾兄被人暗算,踢过来跟我同室。本来一室应三人,另一位仁兄又偏偏是特级失眠症患者,眼见大势不妙,他急中生智推说打牌,竟去另室睡地铺。这下倒好,鼾兄令我破天荒失眠通宵,黑暗中我足足记了十多张信笺。会议结束后回家,我着着实实写了两个星期所有的晚上,少有的高产。

以致妻有回向我征询,说这几日老做梦老失眠,该吃安眠

·渴望失眠·

药不？我不假思索地说：“你怎么不叫醒我？让我陪你失眠，也好侃上几个小说构思，保你比吃药灵。”

这些日子，白日里照例很忙。忙过之后坐下来想动笔，总感觉脑际空空如也。此时，我总暗暗渴望着再次失眠，渴望再次拥有失眠时带给我的那份温馨、那份灵感。

原载《汕头特区晚报》1992年7月30日

悠 闲 人 生

人有忙人与闲人，大凡作官的经商的，不管业绩如何，却照例是忙忙碌碌：小车出摩托进、大哥大呼 BB 机喊、这个会议那个会议、此处饭局那处饭局，偷不得片刻空闲。而我等，既不为官又不经商，只需八小时尽心尽职少出差错，八小时以外自有你悠闲的。而人又很奇怪，空闲了就会生出些无聊，时时想人非非、揣度些忙碌人这样或那样的种种优越，心里老不能平衡，以至怨屈满腹，牢骚满嘴。

笔者不敢自我标榜，但我虽悠闲，似乎尚有些可“聊”。深居而不简出，悠闲而不无聊。居高楼，自有高朋入门，有白丁也有鸿儒，供一杯清茶，对不起，香烟自备！有时也玩起深沉：改革前途、人生真谛、社会时弊、文学现状，似乎真有点儿“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架式。当然独自居家为时也不少，支起躺椅，沏壶香茗，捧读闲书，悠哉乐哉！细想起来，时下全民经商，倒也是读书人的造化：其一、那心爱的藏书再也不用藏藏掖掖防人赖借着不还；其二、有书的地方似乎挑拣的余地挺大，你想看的书好像都在书架上，别人少来问津。这不是读书

人的造化是什么？只是闲杂书籍看得多了，自以为肚里有货，便开始故作高雅，也不管能否卖上个好价，反正，手一痒痒便爬些格子，自己欣赏了不算，还偏厚颜去讨忙人的没趣。家里呆久了，便出外云游：访名山游大川，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实实在在地感悟一下大自然，把些风土人情、人文景观、旅途逸事把玩得有滋有味。也去访友，自然是谈得来的，大都是些文友，有些只是慕名前往。有人见我如此奔波，竟探问作成什么大生意？我只能打呵呵，其实若如实相告，赶这七、八十里，为跟人谈一个故事的几种编法，一定会笑掉人家的大牙！

虽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交一流友，已不太时尚，但不管怎么说，我这般生活着，空闲而不无聊，清贫而不困惑。钱不多，但还够用，似乎并不值得为孔方兄而花精力去作些第二或第三的职业；至于当官，天生非此等料，若误当了，庸碌一场，也愧对百姓。故尔，这种悠闲而有“聊”的生活，我等过得很舒坦。我以为：悠闲是一种心绪，而悠闲有“聊”则是一种境界。

原载《汕头特区晚报》1994年3月3日

窝居之乐

回城之后,我总算有了一处属于自己的居所,有卧室、有厨房、也有卫生间,但统共不过三十平方,对一个三口之家来说,确实是一个回旋余地不大的蜗居。卧室,置了张双人床,自然也就没了儿子的地盘。每晚把沙发摊开来,儿子在这沙发床上倒也每每好梦到天明。一年又一年,儿子的个儿竟也勃然长高。只是我与妻总有点歉疚:人家的孩子有床睡,而我们的儿子虽说行将小学毕业,然至今还没尝过拥有一张自己的小床的滋味。卧室里其他家俱能去除的早已去除了,只是原先那口书橱,被塞得满满,后来只好再添了一口。而那张写字桌一直是全家的核心,被珍视着,置在光线敞亮的窗前,占了偌大的一片。桌上,书籍和报刊总一摞摞地堆着,且大有向四处侵占的趋势。

柔柔的灯光下,我总坐在这摞摞的书堆之中,伴着妻儿轻轻的鼾声,随意读书,信手写作,心底拥有的总是那片宁静、那片温馨。至于会友也无多大拘谨,上得蜗居的,大凡是些专来侃文学的哥们姐们,捧上一杯香茗,沙发、床沿上围坐了,尽兴

·蜗居之乐·

侃去,气氛融融,平平实实,根本不需丝毫浮华。

我的蜗居,高居于城南一幢五层楼房的最高一层,隔着一箭之地的是繁忙的震川路,这是纪念先贤归有光先生的。有一回,一文友倚在我那蜗居的窗口,指点着震川路的某一个部位说:那该是震川老先生当年的“项脊轩”所在吧?作为晚生,我曾多次拜读过这位先贤脍炙人口的传世佳作《项脊轩志》。我知道:随着岁月的流逝,那让多少文人雅士魂牵梦萦的陋室早已不复存在,但每每读《项脊轩志》,总给人这样或那样的启迪。对我启迪最深的还是境由心造的道理。我知道:居所之陋,只陋在四壁。人生存需要的那种温馨、安舒的氛围,并非由四壁所营造的。当然,豪华富丽的装璜、宽敞明亮的空间能给人带来舒适的享受,但不庸讳言,即使鎏金溢彩的圣殿,同样上演过空虚、无聊的社会剧。

我视我的蜗居,却似高高的鸟巢,每每拖着疲惫的脚步走向蜗居,总有鸟儿回巢的感觉。巢里很温馨,能蔽风挡雨,能养心怡神;累了,躲进巢里喘气,祈盼着再飞……

蜗居之乐,乐亦融融!

原载《汕头特区晚报》1994年3月20日

走出懦弱的误区

有一阵子，我胃部不舒，常恶心，且隐隐作痛，便疑神疑鬼怀疑自己患了什么不治之症。医生见我内心负担挺重，便建议我做个胃窥检查。

按例，胃窥检查只需把不粗的窥探杆插进胃里，用片刻功夫通过银屏把胃内的一切看个仔细，不料，因实在太紧张了，探杆才插至喉间，我便开始恶心，待它插入胃内，更觉得整个胃囊简直如翻江倒海一般，从银屏上看更是一片汹涌。医生可能是个新手，顿时慌了手脚，左看右看没能看出个究竟，便嘱我千万要镇定。可不知怎的，愈让我镇定，我愈紧张，胃也痉挛得愈厉害。那医生按着恼火，只得另请高明。

一会儿，另一位医生进来，原先的那位跟着作下手，看那阵势，我心别别乱跳。当窥杆再次插进喉间时，我恶心、痉挛

·走出懦弱的误区·

得越发厉害,真想呕吐,似有把五脏六腑都要呕吐出来一般,而这位医生却出奇的耐心,坦坦地跟我说:“只需一点点功夫……”可我就是放松不了,窥杆稍一动,我胃便痉挛依然。我只得忍受着因极度紧张恐惧带来的痛苦。艰难之时,一只软绵绵的纤手,一把捉住了我的手背,继而,又轻轻地按着、摇着、拍着、揉着……恰似妻子闲暇里与我执手而谈,和风细雨,絮絮而语,缕缕柔情沁入心田;更若母亲,浅睡中,嘘寒问暖,丝丝蜜意慈母情,温暖全身。蓦地,我紧张的情绪竟一下子烟消云散,那医生迅即全面检查了一番。检查毕,安慰我胃部只是粘膜充血,没甚么大病,吃些药,保养一段时间便可痊愈。

从检查台上下下来,我终于瞥见了那位戴着大口罩,个儿瘦小,却有着一双明丽的大眼、柔柔纤手天使般的年轻护士。我虽由衷地感激她,但却不敢正视她,更不敢道声谢谢。

步出医院,我头回感到少有的精神。我这才明白:懦弱才是自己精神的奴隶。

原载《上海大众卫生报》1993年10月27日

不再错失

拥有与错失,对于世上万事万物来说,永远是两个游移不定的端点。如果拥有时不好好珍惜,那么所面临的往往就是错失。有时只有待错失了以后,才知道过去的应该备加珍惜,才渴望再一次的拥有。

我喜欢收藏,我总觉得收藏其实是拥有与错失这对矛盾的结合体。收藏的价值,不在于人是否能够拥有,而在于是否在你错失之后能够再度拥有,或当别人错失了的时候,你却拥有。过去的近几十年间,我们一直用粮票购买粮制品,这张或那张粮票在我们的手中传来递去,那时谁也不想去拥有它,而当它突然在某一天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悄然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才有那么多人急急忙忙地去寻觅,试图尽可能多而全地拥有它们。而目下作为藏品的粮票,往往带着不少的缺憾,不是品相错,就是品种残缺。反过来,其实也只有带着这样那样的缺憾,收藏方显出其价值。

当然,某些事、物的错失,也不是人的主观意愿所能左右得了的。你拥有的时候,往往不大在意它的价值,而只有当你

·不再错失·

蓦然惊觉它错失的时候,方觉得它的错失是多么的可惜,而渴求重新拥有,则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我曾经陪过一位学艺术的大学生到一个古老的湖泊边去拣一些古老的陶瓷器皿的碎片。陶瓷碎片埋在泥泽里,大学生涉水把那些有价值的挑出来,几乎是万里挑一,刷干净,去研读陶瓷上花纹的历史价值,然后重新构思,裁割成各种饰品形状,配以精致的底座。他后来用了这些碎片参加了好些高档次的艺术展览,获得了不少荣誉。然而,这毕竟是一种遗憾的艺术。

说实在的,在我不长的人生道路之中,不经意被我所错失的事与物,确实也不少。学业错失了,后来虽说通过自修弥补了一些,但终究带着无尽的缺憾,且付出了加倍的代价。至于人生转折的每一个机遇,有被我捕捉、拥有的,也有早已错失的。故尔,我常常做示自己,当你拥有的时候,你得备加珍惜,不再错失。

原载《安徽青年报》1994年3月22日

无处佩玉

朋友旅缅归来，赠我一枚黛玉：祥云。那玉捧在手里，冷冷的，泛着黛绿的光泽。我有玉，这是平生第一次。她虽说不上是玉中极品，但我一见就打心里喜欢她，喜欢她的高洁、古朴、典雅。听人说：生玉是冷的，需佩在身上用暖暖的血脉滋养。

如何佩带？我不知。只知贾宝玉是佩在颈上的：“项上金螭璎珞，又有一根五色丝绦，系着一块美玉。”若我等也如此妆扮，岂不太胭脂气？更何况现今人家大款都是把链条般粗细的金品悬在颈上，以此昭示于人，而颈上悬根丝绦系块玉，算什么款呢？

看古装戏时，好像也看见有把玉佩在腰上的，但古人毕竟都是长衫模登子，腰里有佩玉的余地，若我等也把玉佩在腰里，那西装上是远没余地的。

古时的文人，也有把心爱的玉悬在扇子上的，这可能是一种变相的佩法，然现今风扇、空调已使我们几乎告别了扇子，更无从谈“佩”玉了。

·无处佩玉·

然这样也好：因玉不能佩，玉最终还是生的、冷的，冰肌玉体，保其本色；因没被人滋养，那玉虽没有温馨，但也没有邪气、病灶，玉还是那般高洁、古朴、典雅。

还是不佩吧！

原载《姑苏晚报》1995年4月3日

证明自己

我渐已适应用自己的身份证来证明自己，住宿、取款……，然而就在某一天，也许是我比以前胖了、胡子多了、模样老了，对方竟断然肯定它不能证明我自己，这叫我该如何是好？孰不知一切据理力争都是徒劳，然我挺坦然，我知道：唯能证明自己的只有我自己本身。证明什么？清白、信誉、人格……！而姓名、年龄、住址，不就为了证明前者么？我于是常常这般想：其实，每个人无时不都在证明自己。路人争执，为了证明自己上理；强权争雄，为了证明自己强盛；探险，为了证明自己勇敢；甚至有人不顾国策，固执地生了一胎又一胎，竟为了证明自己并非孬种。诚然，为了证明自己，好些人创造了辉煌：我以为，哥伦布的航海，与其说是为了证明新大陆的存在，倒不如说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坚毅；司马迁受腐刑迫害而发愤作《史记》，为的是证明自己坚韧不拔的志愿；詹天佑毅然挺身主持建造中国第一条铁道，为的是证明自己并不比洋人缺胳膊少腿；而哥白尼公然向教廷挑战公布《天体运行论》，为的是证明自己对真理的信仰。同样，为了证明自己，他们中的每

·证明自己·

个人都付出了比常人更多的努力、甚至以生命为赌码。确实，当一个人试图要证明自己什么的时候，此人便已步入自我完善、自我奋斗、自我实现的阶段，其努力往往是倾全心的、艰辛的。当然，每个人努力的方式和证明的内容完全不同。苏武西域牧羊，餐风宿雨，然民族气节始终不渝；希特勒屠杀人民，惨绝人寰，然称霸野心愈演愈烈。不用否认，有的人凭自己的辛勤努力，证明了自己，使自己的人格得以完善；也有的人凭对别人的戕害、攫取、损伤，来证明自己，然无疑的是使自己丑恶的灵魂暴露无疑。

我常常窃思：漫漫人生长途，我又该如何证明自己呢？念书时力争多考几分，只试图证明自己并不笨；工作时尽心尽力，只试图证明自己并非是吃干饭的；至于写作，开始只是有点儿兴趣，后来的一切努力，则为了某人对我一句不恭的毒咒而争一口恶气，兴许人家早已忘却，而我却始终刻骨铭心，它激我发愤；同样，对于别人的猜忌、误解，我只是用我的坦率来证明我的真诚；非常遗憾的是我始终无法证明自己的富裕，可能是我常常疏于对物质财产的不息追求，安于温饱现状，故而面对某些款爷，珠光宝气，一掷千金，极力证明自己富裕的时候，我也只一笑而已。因为我就是我。

故而，只有自己才能证明自己。

原载《消费艺术导报》1995年5月1日

唉，老地方

刘醒龙有篇小说叫《去老地方》，这老地方是很耐人寻味的。在你我生活里，谁都有一、二个能被称作为老地方的去处。那是个多少带点神秘、温馨色彩的地方，甚至是心灵的圣地，不然何以能一次次诱人经常光顾。这去处有时只一个人独自享用，然更多的是两人或更多的人共同拥有，而这种拥有又常常是心照不宣，甚至魂牵梦萦的，至于情人间约声“老地方不见不散”，那又是多么的罗曼蒂克。当然，各人的老地方又不尽相同：一个小旮旯、一片小树林，往往会成为孩子们玩耍的老地方；一座书场、一片茶馆则是老人们消闲的老地方；而小河边、矮墙前、柳树下、绿草地更是恋人们的好去处；而高档饭店、豪华歌舞厅、国际标准的高尔夫球场也会成为大款们经常光临的老地方。至于我，一介书生，常去的老地方，当然是书店、图书馆，流连书城，有一种超然物我的快感。

然就是这些老地方，天天在变。有些地方的少年宫搞起了创收，以致假日里的学生们除了收费游戏机房，几乎无处可

·唉,老地方·

去;书场、茶馆一个个人不敷出,只得另辟生财捷径;至于书店则是愈缩愈小、愈搬愈僻。(据统计表明,94年全国有684家书店“失踪”。与失踪比,小些僻些还算是幸运的)。而高消费的饭店、娱乐场所则越来越多、越来越豪华。并非我保守,只是据我所知,就众多的工薪阶层来说,那酒楼,不带上一、二个月工资是上不去的,那舞厅什么的,要自己掏腰包使之成为老地方,那也是不可能的。纵然到了人人小康的那一天,我想老地方也不会尽是那些豪华的去处。

我不禁要说:还是留一些普通老百姓可常常去的老地方吧!

原载《消费艺术导报》1995年10月16日

男儿腰间不潇洒

现代人崇尚潇洒,男人向以为比女人要来得潇洒,然事实上并不尽然。

男人最潇洒也是最不潇洒的是腰间,愈是名牌腰带愈是拖累不堪。牵记住宅、办公室、橱具、抽屉、自行车、摩托车乃至汽车的钥匙,在腰际是无论如何割舍不得的,一枚枚钥匙是男人一天天奔忙的轨迹,打开每一把锁,也许是一个更新的天地,也许是一个更恼人的烦恼;不知何时,街上流行 BP 机,几乎一夜之间,作主的、跑腿的、乃至踩三轮的男人,腰间都有了这么个小小玩意儿,这其实是一根无形的绳索,而任何人都可能成为你的圆心,你成了围绕圆心转圈的圆弧上的一点,多可怜!无怪有人自嘲:那是洋佬挂在牛身上的物件,呜呼!上档次的男人也有把移动手机别在腰间成为腰机,然解放了手,却

·男儿腰间不潇洒·

拖累腰，诚然，手机只是一种工具，腰机则成了一种张样的风景；更有意犹未尽的哥们，把大大小小的随身听别在腰际，听得黎明到黄昏，听腻了刘德华，再听周冰倩，哪一天把所有的歌星听腻，累不累？！还有啤酒肚早已大腹便便的，尤加个腰包鼓鼓囊囊，自己不累人家看着也累。

真不知明天潇洒的男人们腰间还流行别的什么。

窃以为真正的男人并不一定要顶天立地、轰轰烈烈，只要腰板硬朗就不失男子汉的气概，或许少一些虚设，少一些拖累，能多一些硬朗。

原载《消费艺术导报》1996年11月16日

远离浮躁

生活在这钢筋混凝土的森林里,冷不防就会陷入浮躁,它好似那看不见摸不着的感冒菌,扰你,也扰别人,让人日不安坐、夜不安眠。这种浮躁是莫名的,说不上什么时候就袭上心头。整日忙碌吧,盼着清闲,一旦闲了下来吧,就浑身不舒坦,生怕被世界冷落了,总折腾着要弄点事作作;整日应酬吧,心里烦着,总企望着有朝一日,能自己一个人呆着,无拘无束,可一旦一个人呆着的时候,又浑身不舒心,总生怕被人遗忘;没有朋友吧,总觉得形影孤单,朋友多了吧,又心烦不好好珍惜善待;在乡村小镇吧,总受着五彩斑斓的城市生活所诱惑,而一旦在这城市里久居了,总怀念那恬静悠闲的乡镇生活;诚然,浮躁也包含着躁动,当一个人心底永不安宁时,就不会安于现状,就会创新,就会为自己营造一种更适于自己的环境;同样,也正因为浮躁,人少了作事的恒心,急功近利。其他不说,就说读书,眼下大部头的精装豪华书籍越来越多,动辄几十、上百,近千的也见过,然真正能静下心来研读一、二本的就有多少?!我常以“耐得寂寞”自勉,说实在的,自病自得知,早几

·远离浮躁·

年在乡镇上教书时那静若止水的心境，总被莫名的浮躁所侵袭。故远离浮躁，这成了我所企盼的心灵佳境，一天下来，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沏一壶香茗或清咖，边喝边读些书、写些或思考一些问题，这成了我每日的功课。

原载《消费艺术导报》1997年4月16日

第三輯

履痕处处

阳澄湖畔观捉蟹

伴着欸乃舒缓的橹声，我们的小木舟沿阳澄湖边时疏时密的芦苇丛向前滑行，初起的西风并非凄厉刺骨，只是吹皱了宁静的湖面，吹乱了锈色的芦花，吹痒了我早已骚动的雅兴。

湖面浩浩荡荡，水势萦洄，泛小舟置身在这水的世界，更让人有接天透底的恍惚感。湖水出奇的纯净，也许世上再也找不到比这更纯净更丰盈的天然湖水了吧，这么高纯度的水质，不盛产无与伦比的淡水佳品那才怪呢。其实，一出《沙家浜》早把个阳澄湖唱得全国知名，而那湖中盛产的清水大闸蟹也早就享誉中外了。

羞红的夕阳缓缓依偎进阳澄湖坦裸的胸膛，天色渐渐见黑。摇橹的哑巴阿三冲我“诶呀”几声，小舟便终于折进了湖畔一急水的港汊，我想：他们那赖以守蟹的据点也许到了吧？

喔，里面真是别有一番洞天，锃亮的风灯点着，挂在窝棚边梁上，正照得簌梢那一片浅水昏昏黄黄，想必是诱蟹的吧？我知道那蟹是爱朝亮光处闯的。那小片亮光，已有竹箴围成圈，加罩上了网，留着口子，一看便知那是“横行者”的“陷阱”。我一边瞧，一边学哑巴阿三的样子盘坐在悬空的稻草垫上，眼直盯那置在“陷阱”口的“仙人跳”，早听人说过那“仙人跳”是由十来根削磨得溜光铮亮的竹签用细麻线编排成的，垂直张着，这“仙人跳”很神，挡不了进口子的蟹，而蟹一过，露出水面的竹签便会挨个跳一下。

我们进棚才一会，“仙人跳”便依次跳起来。我的神经绷得很紧，昏黄的水中隐现几支纤细却坚硬的爪尖，蟹体则与河泥浑然一色，我不敢作声，生怕惊了那水中无肠的生灵，直待那撩着毛茸茸大螯的大闸蟹耀武扬威地爬进网里挣扎时，我才松了口气。哑巴得意地晃晃大拇指，把手伸进网，抓住蟹腿，举着，在我面前扬扬，唬我一下，竟随手递给我。

细看这蟹，足有半斤，蟹背隆凸，蟹足坚挺封实，扬着的螯足上布满的螯毛金黄透亮，足末爪尖则呈白玉色。我知道，这便是纯品的阳澄湖清水大闸蟹，俗称“金毛玉爪”，一过农历九、十月，它更是“螯封嫩肉双双满，壳凸红脂块块香”。正欣赏着，没料到乱舞的大螯竟会咬住我的手指，痛得我欲罢不能。哑巴阿三吃笑着，迅捷抓住我的手腕，揪进一边的蟹篓里，一遇水，那蟹便松螯逃入篓底，搅得篓里一片“唰唰”的响。

“仙人跳”断断续续地跳几下，揪得人心地痒痒，哑巴阿三时不时从网里拎起一、二只蟹，可我再也不敢去接了。

公鸡啼头遍时，桥面上开始有窸窣声，哑巴阿三的蟹篓里已有了二十来只，喜得他连连示意该歇手了。只是我还感到

一丝遗憾,可惜没撞见“金钱蟹”。来前,我曾听人侃过:阳澄湖里另有一种极名贵极稀有的纯品蟹种:个如金钱,壳薄而封实,黄红溢脂,鲜美无比,据说先时还是贡品呢,时下外贸上可是抢手货。当然,这只能待以后再饱眼福了。

钻出窝棚,东方稍有些透亮,阳澄湖连同湖畔的村庄、田野、港汊……还沉睡在宁静之中,湖四周布满了无数星星点点的夜火,依稀还能见些人影在晃动。哑巴阿三比划着告诉我:他们都在捕蟹。

原载香港《新晚报》1994年10月

入选《苏州散文选》

泛舟五保湖漫话古陈墓

江南古镇陈墓，河道纵横，石桥栉比。全镇最佳的去处，当推镇南首五保湖。湖广半百顷，四周沃田村树环合。湖中，绿水荡漾；湖上，白鸥翔集。假日里，如乘一农用小舟泛其间，其乐也融融。

五保湖与古莲池比邻，内外两道堰埂相映成趣：内埂，人走、车驶、船泊，行迹匆匆；外埂，拱桥、回廊、长栏，雅趣悠悠。

古莲池畔，便是现为中学的古莲寺原址，相传初建于南宋，现存几株古树，苍劲古朴，而其中一株龙头怪柏，耸立于校园之中，虬枝盘曲，栩栩如生，虽半壁遭雷击枯萎，然另半壁仍

充溢生机。校园东侧有一座黄墙黛瓦的三层楼阁便是文昌阁，后建于清乾隆三十八年，其四檐飞脊上高悬四只玲珑精巧的铜铃，微风习习，铃声回环镇间。

拾级登上文昌阁，凭窗远眺，即可望见五保湖间突兀于绿水之中的水塚。相传此为宋孝宗之宠妃陈氏病歿而水殁的遗迹。其时，宋室蒙难，皇族落泊，孝宗携后妃南遁。途中，陈妃依恋五保湖迷人的旖旎水色，迟迟不肯辞去，怎料旅途劳顿，积劳成疾，香魂归天，也就从此了却了对水的夙愿，沉眠水底八百年，平添了后人诸多的揣度。古镇陈墓，因此成名。这虽俗且不难，然总有不少好游者慕名寻访。诚然，每每伫立湖边，大抵总能寻觅到些历史巨镜中隐约遗留下的训喻吧。

原载《中国旅游报》1990年5月16日

三峡的『半夜鸡叫』

我们一行数人乘江轮沿三峡溯流而上，傍晚时分至四川境内，遂投宿江边山城巫峡镇。由于旅途劳顿，一看完电视新闻，我们便一个个呵欠连天依次入梦。迷迷糊糊之中，我似乎听见窗外有雄鸡在报晓，窃思这一觉睡得真沉，竟一下子睡到黎明。生怕误了第二日一早的旅程，我就着窗外透进的朦胧月色，取表一瞧：糟糕，表慢了！12时刚过。对面铺上传来唿唿声，同伴章工喃喃出声：“怪事！才半夜，鸡怎么叫了？！”他拉亮了电灯。我示意他对一下表，他睡态可掬地支起身，道：“12点21分！”

半夜鸡叫？！

我蓦地兴致盎然，睡意顿消。听窗外，万籁俱寂，山城确

实在酣睡，而鸡啼声时断时续，时起时伏，显得山城愈发幽静。我们倚床欣赏起半夜鸡叫来：窗下，高亢激越；近处，缭绕悠长；远处，回环幽深。我沉浸在这神奇的天曲之中，脑际浮现朦胧月色笼罩下的瑰丽山景：重迭的峰峦、险峻的峡道、闪烁的航标、湍急的江水、依稀的山村，雄鸡半夜的啼鸣在这峰和那峰之间回环……第二日，一见陪我们的女导游，大家竞相询问起半夜鸡叫之事，女导游微笑着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传说，杨继业阵亡后，尸骨临时埋在白盐山上，杨的部将孟良为秘密搬迁尸骨，沿峭壁凿梯而上，但才到山腰，竟听见鸡啼，以为天亮了，只好罢休空手而归，后来竟发现岸边一个和尚正在干笑，才知是他半夜学鸡叫坏了他的事，孟良一发恨，便把他倒吊在悬崖上。过会，游瞿塘峡，我们就能见到孟良梯和‘倒吊和尚’。”

一旁的章工不无感慨地说：“这个传说老掉牙了。”我则感到：三峡的雄鸡是想跟人一样不鸣则已，一鸣则要惊人。”

原载《扬子晚报·繁星》1993年1月12日

角直『一升斋』

“一升斋”原址位于水乡古镇角直的南街。本世纪二十年代末，昆山人“杨阿胡子”只身来到古镇，租借一破落道士的古宅，开了个熟食小铺子。一故友见“杨阿胡子”一副落拓相，便为他戏题铺名：“一身债”。想不到，“杨阿胡子”人虽落拓，但却机灵、勤快，买进些廉价的鸡鸭等，加以熏、氽、煎、酱，摆在铺子里卖，生意很是兴隆，没几年，发了财，便盘下了道士的古宅，修缮门面，正式开张。请人题写店名时，改定“一升斋面饭馆”。

角直紧靠吴淞江、阳澄湖，水产丰盛，四时不断的河鲜，成了“一升斋”的特有风味，鳊、鲫、鳗、鳝、蟹、虾、塘鲤鱼……一应俱全，也少不了海味、山珍。白汤、油氽、清炒、响油……日日翻新。

“一升斋”店面不大，总共摆六、七桌面，楼上设雅座。店

门面临窄窄的碎石子街，喊一声，应得着，背面倚老石驳岸，一长排木式半窗，虽旧，但临窗而坐，可见摇着橹的小网船，也可听得渔婆悠悠的吴侬软语：“阿要买鱼哎，阿要买虾哎——”尝尝河鲜，呷几口土烧，真是别有一番情趣。抗战前后，古镇因水道闭塞，畸形繁荣，多少闲人雅士、豪富巨商，都以上“一升斋”一尝为快。角直豪富、开明绅士沈伯寒，曾在此宴请过朱德早年的老师李根源先生。

解放后，“一升斋”更是享誉苏、昆一带。五十年代初，陆定一同志来角直视察，尝到“一升斋”的河鲜，赞叹不已，事后曾把掌勺厨师“杨阿胡子”专程请到北京献艺。

“一升斋”名泯于“文革”，“杨阿胡子”亦已故世。

原载杭州《江南游报》1990年5月29日

龙洲墓前的枵触

马鞍山，隐现在浓重的雨雾之中。因了水色，小山多了一份秀气；因了忠骨，微峰添了一点灵性。

穿过参差的奇花异木，迈上碎石混凝的小道，沿山麓信步走去，便是一处不大起眼的陵墓。普普通通的花岗石圈成墓围，连以平平坦坦的墓阶，缀以欣欣野草荣荣杂树。墓前碑上镌有“宋庐陵处士龙洲刘先生之墓”隶书字样。所谓“刘先生”，即南宋著名豪放词人刘过（1154—1206），号龙洲道人。他便安息在这异乡热土之中。

细雨如诉，我伫立墓前，似翻过七百年前的风雨沧桑，重读眼前这位报国志士写在我心底的词句：“龙蛇纸上飞腾，看落笔四筵风雨惊。便尘沙出塞……。拂试腰间，吹毛剑在，不斩楼兰心不平。归来晚，听随军箫鼓，已带边声。”一种无限枵

触之情，荡漾我心。

刘过一生，正当宋、金南北对峙年代。国土分裂，战事频繁，朝政腐朽，民不聊生，促使他屡屡向上陈言御寇复土的方略。他从金陵，历采石、九江、武昌，直至西北重镇襄阳，竭情劝说诸路帅臣致力于收复中原，但“知音者少”，他在失望之余，常以抗金志士辛弃疾、陆游为知己，赋词发泄感愤：“但得稼轩一题品，春风侠骨死犹香。”他为民族英雄岳飞痛哭，“过旧时营垒，荆鄂有遗民，忆故将军，泪如倾”。而面对屈膝求荣的朝臣，则“浩然明日归去”，誓与其势不两立。但这位爱国志士空怀一腔热血，流落江湖，晚年“客昆山依妻家而居”，歿而“葬马鞍山东斋之西冈佛殿后。”（《至正昆山郡志》）

我以为，他，一介平常书生，谈上不有何等辉煌的政绩，而他所留于后人，足使后人永久怀念他的，并非只是些慷慨悲壮的词作，而是满腔爱国家、爱民族的精神。

返身马鞍山南麓，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先生石像身后那句不朽的名句，似乎为刘过平凡而坎坷的一生作了注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原载《江南游报》1990年10月9日

角直古驳岸寻踪

正月初二，我偕妻儿去角直，适逢天雨，只能干呆老屋里。妻说：“小的时候，我们兄妹总是趴在后窗上看过往的小船。春上里，小网船划过，总要喊：‘阿要小虾、小鱼、海螺蛸地——’，待到八月里，河里就有卖菱藕的乡下船，也喊：‘阿要东塘嫩红菱地——’”

妻的话使我情不自禁地倚在窗前，见木制的窗台确已磨得溜光。顺窗口下视，苍劲的老藤攀挽在齐崭崭的驳岸与墙基之间，浑然一体。

“好一段古驳岸！”我不禁称绝。

舅兄道：“妹夫如有雅兴，不妨陪你去镇中古驳岸边走一走如何？”

言毕，我俩欣然而往。雨很多情，一直陪伴着。

古镇角直，四周星布的澄湖、阳澄湖都是江南很出名的淡水湖泊，镇中商肆密集之处，均筑有精美的花冈条石驳岸，上接墙基营建房屋。据《甫里志》等志书记载：镇里的石驳大多建于明万历、清乾隆年间，最早的可追溯至宋朝以前。悠悠几百年，是古驳岸以其坚实的躯体，支撑着古镇的兴兴衰衰。

我与舅兄沿下塘街一路走去，看到几处古驳岸的设计甚为精巧，驳岸中嵌形状各异的埠头，埠头又在屋中，不占水面地积，却极实用。埠头上去踏脚步一直升到石板街商肆前，错落有致，奥妙无穷。将至和丰桥，舅兄指与我说：“你看那些河驳岸上拴船缆的石鳌，凿刻在条石上，只只不同，各具神采”。据说这些都是当年一位姓陈的香山石匠的作品。

我逐个欣赏起来：石如意，丰满厚实，象征吉祥；石蜻蜓，体态清秀，象征高升；石青蛙，跃跃欲试，象征腾跃；石铜钱，沉重牢固，象征富裕；石竹节，……民族艺术和实用价值在此得到了完美的融合。

不觉间，已至桥堍，见一块新立的石碑挺醒目，上书“吴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角直古水道驳岸”。抚碑，我暗自为陈石匠的贡献而感动。

折回途中，来到糕饼厂前一处三十来米开阔的条石敞滩驳岸及逐级下伸的埠头，舅兄说：

“叶圣陶老先生的《多收了三五斗》你读过吧？”

“岂止读过！”我说。

“万盛米行，还记得不？”

“当然罗。”

“就这，当时镇上最大的米行，镇上最阔的埠头！”

我驻足凝视，似见满载的敞口船、齐舷的菜帮、愤怒的旧

·角直古驳岸寻踪·

毡帽朋友……此刻，一艘蒙着粉红塑料薄膜、载着满是彩电、冰箱、洗衣机之类的乡下迎亲船正驶过，机浆犁起的水浪，喜滋滋地涌上了“万盛米行”古老而开阔的河埠。

原载《江南游报》1991年5月7日

塚底水底几揣度

江南水乡，河网纵横，湖泊星罗，自古至今不知有多少有名、无名的坟墓葬于水底，水底世界幽幽无可知，经年历代，只能任凭后人揣度。

古镇陈墓，便有一处宋代水塚在镇南首五保湖中。湖广半百顷，四周沃田村树环合。湖中，绿水荡漾，白鸥翔集。湖畔拾级登楼凭窗远眺湖间，常能隐见一独墩突兀于绿水之中。盛传此为宋孝宗赵昚宠妃陈氏病歿而水殁的遗迹。其时，恰逢靖康之难，宋徽、钦二宋被虏，中原易主，南宋王朝退扼江险、苟拥半壁江山。宋室蒙难皇族落泊之际，孝宗携宠妃南遁，途径五保湖，陈妃依恋五保湖迷人宁静的旖旎水色，迟迟不肯辞去。怎料旅途劳顿，积郁成疾，空怀柔肠，魂归西天。沉柩葬身于这僻陋的水间。

·塚兔水底几揣度·

古镇周庄另有一处水塚。据周庄地方志记载：江南巨富沈万三灵柩葬周庄银子浜水底，每至月夜，满河银光闪烁。相传，沈万三当年居周庄，凭借急水港西接大运河东经刘家河直接出海的有利地理，与内地、海外通商起家，不几年迅即“资巨百万、田产遍吴下”，成为江南第一豪富。明初，携百万金银，征万千民伕，助明太祖朱元璋筑南京城三分之一的城墙，继而又主动犒劳明太祖军队，明军百万，沈万三犒以一军一两银，尽数输之，无窘色。殊不知，此举犯了太祖“民富敌国”之忌，龙颜大怒。沈万三后虽逃满门抄斩之祸，却也连遭厄运：内宅闭门失火，阖家发配充军云南，终以因病客死荒疆，只落得个空灵归故里身葬水底匿处的可怜结局。

寻访两处水塚，给人以启迪：陈妃虽无杨玉环、赵飞燕之盛名，但也堪称绝代佳人；沈万三，可谓富甲江南，真正的百万富翁。然美色难留，金钱易逝，多少人向慕、多少人追寻，历史的长河水终究无情，淹没了一个又一个梦幻。

原载《江南游报》1991年7月9日

扬帆淀山湖

晨曦微露，木帆船刚划出小港，我们便树起坚实的橦桅，扯上缀满补丁的风帆，船儿就折进了沉睡中的淀山湖。湖面，出奇地宁静、深邃、迷人；湖水，盈盈荡荡，泛着幽幽的微光。

陪我扬帆淀山湖的高君，向我介绍道：“这淀山湖，是淀泖湖群中最大的一个湖泊，这边是江苏地界，那边便是上海的了，历史上也叫薛淀湖。”

这时，渐已泛亮的湖面上有鱼儿在蹦跃，大抵是要击碎清晨湖面的宁静吧？

“好大的鱼啊！”我又一次惊喜万分。

“要不怎么称鱼米之乡啊？淀山湖向以水产丰盛著称。”高君自傲地说，“野生的有鲫、鲤、鳊、鳙等几十类自然鱼种，放养的也有鲢、鳙、鳊等多种，螺、蚌、蚬更是少见的疯长，到了深秋，这湖水中的清水大闸蟹，可以与毗邻的阳澄湖大闸蟹媲美，螯封脂红，鲜美无比。”

高君绘声绘色说得人怪馋的，我借着晨光，捧饮一口，竟

甜津津的。想不到，上海郊区还有这么纯净的湖水资源。

“喂，记得南社诗人陈去病有首诗是写过淀湖的。”我转过话题。

“是的，当时正逢日俄战争，陈去病不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麻木不仁，望淀山湖旖旎的水色，慨然吟道：‘濒洞鲸波起海东，辽天金鼓战西风；如何举国猖狂甚，夜夜樗薄蜡炬红！’确实，徒有富饶国土，统治者腐败，百姓生灵涂地。你看——。”

我顺着高君手指望去，隐约见远处垂柳掩映的长堤上有一座孤寂凉亭，亭间似有什么碑石树着。

“那就是‘马援庄遇难同胞纪念碑’。民国27年1月26日，日本小鬼子肆意屠杀了马援庄村一百多名无辜村民于淀山湖滩涂，老弱妇幼无一幸免，收过尸的老人回忆说：当时，尸群里渗出的猩红的血淌进了淀湖，凝淤沉淀在湖边低洼处，经月不褪。之后，每逢阴风怒号之时，长堤附近一、二里内不敢近人，大家都说，似乎总有阴惨惨凄厉厉的抽泣声，这是屈死的亡魂啊！”

我默默地伫立船艙，是的，这一切都已成了过去，历史决不会重演的！

这时，几缕利剑般五彩霞光，刺破东边天际的薄云，折叠出瑰丽的奇景：泛着淡淡水雾的湖面，似硕大的玉盘，骤然托起一轮喷薄而出的朝阳。从水际升起的朝阳润泽、丰腴，浸渍着湖水的灵气，恰似虚掩薄纱的少女，楚楚动人。

“你看——”高君指着船头，只见远处天水相连之处，绿树掩映，亭台楼榭，鳞次栉比。“那是新建的淀山湖风景游览区，主景是大观园。”

我们来到了水上运动训练场,只见水波荡漾,帆影点点,桨起桨落,快艇穿梭。我们这陈旧原始的木帆船与运动员们崭新的小舢板、皮划艇,穿织在一起。此刻,我对这湖似乎也有了更深的理解:淀山湖啊,她是一面醒世的明镜,知道她苦难的过去,人们才会更热爱美好的今天。

原载《江南游报》1991年10月15日

错读地名种种

我国幅员辽阔,地名众多,由于历史的沿革,方言的影响,以及历史上特定事件、特定人物的因素,使得本来业已难读的汉文字地名,变得愈加难读,稍有不慎,就会把那些似曾相识的地名读错,以致东西难辨、南北相淆而延误旅程、耽搁正事。

其实,虽说有些地名难读易错,但其中还是有些规律可循。我们不妨来探究一下:

有些地名中的一些汉字带有表形意义的偏旁,诸如“阝”、“山”、“土”、“卩”之类,而根据形声字声旁部首表音的特点,其中有些地名汉字,可直接读其声旁。如:山东的慄(敖)阳、安徽的滁(音除)县、河南的郟(音单)城县、广西的崇(音东)罗、邕(音巴)关岭、陕西的灞(音霸)水等。而有些地名汉字则是其声旁的近似音。如:湖北的张家塆(音棒)、广东的峒(音洞)中、湖南的菘(音浪)山、河南的偃(音笨)城等。但有些地名汉

字,声旁变化很大,切不可只读半边。如:北京市的奘(音哈)奘(音巴)屯、安徽的石埭(音代)、四川的涪(音服)陵、江苏的邗(音含)江县、湖南的郴(音嗔)县、河南的洧(音委)州等。

还有为数不少的地名,是因汉字的的多音现象而易误读的。如:河南的浚(音讯)县,长江下游靖江的八圩(音围);广东的东莞(音管)县,江西的铅(音沿)山县。此类地名的误读,较为普遍。据说历史上还涉嫌到满腹经纶的乾隆皇帝,说他下江南时,误把苏州郊外的“浒”(音虎)墅关”读成“浒(音许)墅关”,以致布衣百姓难改金口,只得将错就错了。故尔,此类地名的读法以约定俗成为准。

另外,还有一些由难读字构成的地名,也极易读错。如:苏州郊县的角(音路)直镇、安徽的亳(音帛)县、山西的匭(音呵)河、湖南的酃(音灵)县、安徽的歙(音设)县、甘肅的大石碇(音乍)、苏南用于村名中的“厍(音设)”。

至于有些特殊的地名,为免误读,最好还是了解其中的来龙去脉。如江苏昆太公路上有个地名叫“鬲子”,据说某位皇帝途径此地时,恰逢天明,于是赐名“鬲子”,意即天明,当地人都把“鬲”读成(音广)。

当然,为了能准确地读出这些难读的地名,我们还是应勤查字典或史志资料。每次外出旅行前,不妨仔细查核一下有关的地名汉字的准确读音;注意当地人的发音,以便纠正自己误读。

原载《江南游报》1991年12月3日

古太湖探幽

平生头回入太湖畅游。半倚渡轮顶层平台围杆，一览八百里湖水面，盈盈荡荡，烟波浩渺，顿觉心旷神怡。

同游的张君道：如换个角度来感悟太湖，那情趣不知如何。于是，经人指点，我们登上了太湖七十二峰峦中最美的洞庭西山岛。岛上随处都能展望湖面，然游遍全岛，仍意犹未尽。第二日，又与张君等结伴而行，决计去探视小岛下的林屋洞。

林屋洞，道家书载为“十大洞天之第九”，故又称“天下第九洞天”，洞口，摩崖题刻甚多，掩映在满壁苍苍的苔藓中，故初入洞，便有一种亘古绵延的遥远感。渐入，便觉洞窟幽深，有小径蜿蜒曲折大起大落，时而登“堂”入“室”，时而步入“大厅”时而越“溪”过“桥”，恍入迷宫，愈走愈发幽深。所到之处，只见怪石磷峋，奇石错峙，如牛似羊象犀若龙，造形不同，姿态各异，然所有的造型，均与洞壁洞底浑然一体，且津润透湿溜光无棱。“怎么所有的石体都很难找到尖厉的棱角？”我摸着

溜光的石体大惑不解。张君坦坦然发表自己的高见：“定是湖水打磨的。”“洞中怎么会有水？”我又有疑问，突然惊异地发现：洞壁上确有几条齐崭崭深浅不一的勒痕，勒痕沿洞壁向四周延伸，高低呈出一条条水平线。我知道这是水在石体上留下的年轮，这是上千上万年湖水琢磨消融洞壁的杰作。勒线永远呈同一水平线延伸，洞势高处完全消失，洞势低处它高居洞顶继而也消失。我们进入一处大厅，足有好几片球场那么大，下面怪石无数，洞顶竟齐刷刷刀削一般，稍低些的洞壁上又隐现那神秘的勒线、那奇异的年轮。张君颇为肯定地说：“这洞一定是上古时的地下湖，……”“那么……”我为自己的推断而惊讶不已，“那么它一定吐吞着太湖水，那么它一定是古太湖的一隅，那么我们正站在……”，于是我们开始寻觅更充分的“证据”。我们在洞底的“小溪”中，找到了小片一小片润泽的细泥，是那么的柔顺细洁，我们肯定了自己的推测：这是古太湖的淤泥；我们又在洞底缝隙里找到了一些犹若贝类的化石物，虽不知它们的年代，但我们知道它曾代表过古太湖水底的一些生命。

呵，谜一般洞窟，经正在给游人讲解的导游一渲染，更神秘莫测：“传说大禹治水经过此洞，梦中由黑衣仙长指点，入洞果然取得治水‘天书’，大禹依法疏通了太湖下游入海的中江、娄江、松江，平息了太湖洪患。而到吴王阖闾时，太湖洪患又起，吴王派灵威丈人入洞，灵威丈人，持烛火夜行十七日，得到三卷天书，呈吴王。吴王看不懂，只得派人去找圣人孔夫子询问，孔夫子见后说：这就是大禹水患平息后藏匿洞中的治水天书《石函丈》……”

太湖是历史上水患甚多的湖区，治水的传说想必还多。

·古太湖探幽·

然而,眼下的太湖水患基本得到根治,可说是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此番游太湖,我领略了太湖山水如锦的今天,也看到了太湖谜一般的过去。说真的,我为大自然的博大幽深而叹服,而我更叹服人类跟大自然抗衡的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

原载《江南游报》1992年7月28日

抹角滩的女娃

我们的柳叶舟沿四川巫山境内的大宁河小三峡艰难地溯流而上,舟过抹角滩,终因水流湍急,只能弃舟翻琵琶洲徒步绕行。

一上滩,我才惊讶地发现,琵琶洲却是一处贫瘠的土山坡,坡上是一个屋舍简陋的小山村。湍急的小三峡水在这里狠狠地抹了一个大角,留下无数大小不一的卵石,一片狼藉。登坡,脚底踩着薄薄的沙土,很松软。小道零乱,冷不防冒出马铃薯苗的苍绿,熟路的同行示意我千万别踩着山民的庄稼,以免招来麻烦。正待我慌不择道时,蓦然撞见十来个山娃,一个个端着、抱着、顶着、提着各自的盛器,尽可能地向我们这些远道行人兜售他们的商品:煮红薯,大柚子、三峡石,盛器后是一个个大特写:光脚丫、拖鼻涕、散乱的小辫……。山娃们极度虔诚地报着各自的价码。我和同伴会意一笑:大小好歹一个

价码，众口一致，贱得可以。穿过山娃们的夹击，我突然一眼瞧见隔着半垛老石墙，蹲着一个羸弱的女娃，黑色的眸子流动着怯懦，叫卖声嚶嚶的：“叔叔，买红薯吧，两毛钱一个。”我见红薯还中看，迟疑片刻拨开硕大无比让人生畏的那几只，拣小巧的挑了两枚，照付了四毛小票，女娃欣喜地收起，分成两小卷紧紧地攥着。“假如大的四毛，小的两毛，我买一大一小，该付你多少？”我有意考她。女娃木木地瞧我，摇摇小辫，两眼紧盯我手中的一支简易圆珠笔。我们正感慨山娃们原始、幼稚、笨拙的商品交易时，那旁的十来个山娃正吃吃地夸张着掩嘴冲我们讪笑。

我边吃红薯边跟女娃闲扯：“娃，几岁啦？”她答：“九岁”，我一惊，竟比我估计的大了三岁。

“今天是星期二，怎么不去上学？”女娃低下头搓着小手，“家里没钱。”半晌，她突然冲我喃喃说：“叔叔，给我支笔吧？”我一愣，同伴假嗔，“懂规矩不？”女娃怯怯地退缩进石墙的凹陷处，似一只受了惊骇的小羊羔，我怪同伴，“小孩要笔是好事，别吓着她。”同伴指着一旁窥探雀跃的那十来个山娃，道“你看这么多小孩，咋给？”说着拉我便走。

走过好几步，我猛回着，见那女娃仍蜷缩着，眼中分明是委屈的眼神，我鼻子陡地一酸，逃了似地翻过坡，离开琵琶洲。

原载《江南游周报》1992年12月11日

6月京城，满街裙儿花枝招展。恰遇圆明园内大型冰雕精品展览开展，我等南方客欣欣然结伴前往。

初入门，便有寒气逼人，随身的衣衫早已薄若蝉翼，众人慌忙从大衣堆上抽出军用大衣各自裹上，我瑟缩着直嚷：

“真冷！”

吉缩在肥大的大衣里直喊妈，玲也咯牙直跺脚。

有个北方汉子在旁不无揶揄地冲我们说：

“里面儿才冷呢，别乱摸，细皮嫩肉的，小心粘着！”

我有点不平，激她们：

“进不进？”

众人一声“进”，依次撩开门帘，鱼贯而入。进入冰宫，奇寒陡地袭来，顿觉脑清目亮。转过巨大的冰屏，眼前即现奇丽、璀璨的冰玉世界。冰体晶莹剔透，造型高雅脱俗，缀以各色灯光，恍如仙境。迎面，报晓鸡恰似身披朝霞，引颈高歌。折进古堡，恰入迷宫，亭台楼阁、曲径回廊、城门小桥、飞檐立柱、流金溢彩，更有祈年殿，构筑精美，匠心不凡；还有冰花薰，

·玩真格的·

千缕万雕、巧夺天工……移步其间，又似进入多彩的童话世界。

此刻，我们即使裹着大衣，也冻得发抖，脚指钻心疼，耳朵早没了感觉。

我问北方汉子几度，他毫不夸张地说：“零下十度。那有表。”

吉呵口气，随即一团白雾，她蓦地一惊，迅即闭口，生怕过多的热量由此散失；玲肥嘟嘟的鼻尖、粉扑扑的脸颊、胖乎乎的手背早已泛红。

最严峻的是得抛下大衣，穿着单衫短裙，摆出若无其事的姿势照相留影。玲牙齿直打咯，一次次笑走了样；吉纤美的腿直打颤，每个姿势都很滑稽。此处那处要照的景太多，大衣卸下披上反而冷，干脆抛在地上拍个够。

我捧相机的手早已麻木得不听使唤，我颤声问：“挺得住么?!”

吉蹦跳着驱寒；玲握着拳说：“今天，玩真格的。”

同游的北方汉子咂舌不已，轻声对我说：

“南方的妞真棒!”

原载《江南游周报》1993年6月18日

三峡火锅

时值晌午，小江轮载我们缓缓驶入西陵峡。凭栏而立，顿觉江面骤窄，壁立峰峦似要压下来，翳天蔽日，雾气缭绕，阴风飕飕穿峡而来，寒气透骨。水回路转之处，漩涡环生，每至险滩，江底涌浪猛然迸发，骤使船体剧烈颠簸。

炊事员招呼我们进舱用餐，简易的桌面上，早已架起了热气升腾的火锅，汤面上浮盖着一层棕色的热油，稍用筷子点破，便显现无数煎成同样棕色的尖辣椒，似峡水中礁岩四伏。只少许汤水入嘴，我便深觉其若峡间湍流暗藏杀机。浓烈的辣气从汤水中分身出来，企图从七窍中奔夺而去，嗓间奇痒，最后还是止不住大咳特咳。喉管险些因此震破。众人歔歔中窃笑，并授我吃辣汤妙法：吃时屏息静气，最好连续作战，设法连辣气一齐咽下肚去。我依法一试，背部竟大汗淋漓，喉咙眼火星直冒，而且不尽是辣，舌与唇又麻得直打颤。我不解，探问，有人从汤水中捞出一串串花椒，挺权威地说：“又辣又麻，这才是正宗的三峡火锅！”众人撺掇我连续作战，道是只有辣过了头，才不觉得辣了。我想反正伸头缩头都是辣，饿了肚

·三峡火锅·

皮犯不着,于是放开胆子滥吃,直吃得天昏地暗。停箸,离舱,重又凭栏伫立,竟觉热血奔涌,回肠荡气。峡愈深,风愈大,竟无寒气逼人之感。望眼前江峡中湍流,我似乎领悟到:刚烈竟也是水的个性。

原载《汕头特区晚报》1993年1月19日

一进三峡,我便被一股无名的骚动激荡。闹市的喧嚣、繁华、拥挤,早已荡然无存。江水平展,略有皱折,色呈微黄,沉甸甸似误入浑沌世界,悄无声息之中,让人惊骇三峡水内在的湍急,漩涡时起,骤起涌浪,无情抨击船首,令人怯缩。惊讶中,我第一次体味到软的江水比硬的石头更坚韧。两旁崖壁对峙,千姿百态:奇峻处,斧劈刀削,一壁千丈,天水一线;迷茫处,水回路转,巨屏横亘,层层叠叠;开阔处,山体巍峨,气势恢弘,山涧成帘,怪石嶙峋;俊俏处,阳光透薄雾,披金戴彩,似灯影迷蒙,溶洞四伏,钟乳无数,令人遐想万千。

“中堡岛到了”,随着一声汽笛,船上顿时一片骚动与雀跃。

眼前这弹丸之洲就是举世瞩目的三峡大坝址中堡岛?红彤彤的碑文容不得你置疑。

这就是中堡岛,她位于西陵峡中段,距葛洲坝 38 公里,此处江面开阔,据地质勘探论证,三峡中唯有此处基石为坚硬完

·留言中堡岛·

整的花岗岩。从地图上看,长千米、宽约二百多米的小岛像一片绿叶驻足江心。就是这片亘古未动的绿叶将承载起175米的坝体,扯平上游近六百公里两个半峡总计三九三亿立方的江水。

登上中堡岛,大家都处在一种亢奋之中。一个个手持印帧精美的三峡工程规划图,都在比划着未来电站、泄水闸、五级船闸的大体位置,无不惊叹、陶醉。

我们沿蜿蜒的小路走去,沙滩地疏松柔软,村民们辟出一块块不规则的旱地,种植油菜、小麦、马铃薯、蔬菜以及零星的瓜果。在贫瘠的三峡地区,小岛阳光充沛、土地肥沃,堪称宝地一方。上得岛来,游人自可花几毛钱从当地的村民手中买上一个硕大的甜柚或称上一斤鲜灵的柑桔,而猕猴桃则一块钱一斤,不容还价。

我手捧卵形的猕猴桃不知从何下口,边上正在出售岩芯石的老年村民,咧着空洞的嘴指点我:“你拣软的,剥了皮吃……籽也能吃,……硬的带家去放米缸里捂。”我依着尝了一口,微酸中带些糯糯的甘甜,于是我边吃边跟他聊起来:“大爷,今年高寿?”“七十八啦。”“家住岛上哪?”“原先在那土坡上,现今政府动员搬后面山头上去了。”话语中流露出一种少有的优越。“种地还是打渔?”“种地,种四十亩。”“岛上多少人家?”“原先七家。”我掂掂他跟前的岩芯石,探问:“岛下钻探出来的?好卖不?”他先是点点头,后笑笑。

岛上尽是此类圆柱形岩芯石,这本是地质钻探出来的各处标本残体,细小的被村民收集起来当纪念品出售,巨型的胡乱堆放在沙滩上。

沿江一个小矶上叠放着几段直径逾米的岩芯柱依次书着

“中堡岛”三个红字，登岛者，均以此为背景摄影留念。似乎这些岩芯石正在告诉人们：这个有六千多年文明历史，同属大溪、屈家岭文化的三峡小岛将彻底成为历史。

突然，坡上余工向我招呼，我大声问：“上面是什么？”“坝——轴——廊”。

我迅即登坡入廊。这是一个新落成的廊式简易砖木建筑，标示着未来大坝的轴心。一入廊，我马上被廊内热烈的气氛所包围，留步坝轴廊的游人正踊跃在向三峡大坝工程捐款。我挤上前捐上了自己的一份，工作人员致谢着递过一张捐款纪念卡，指着桌上大幅“为三峡工程建设捐款”留名布示意我：“中堡岛，请您留下大名。”

余工说：“留吧！可再写些什么。秭归的一名女学生，排名第一，她的名字将载入三峡大坝工程历史的首页。”

凝思片刻，我在签名前写下了一行由衷的话：“愿高峡早成平湖。”

原载《汕头特区晚报》1993年2月16日

猴 岛 猴 趣

这回去无锡，妻儿说非去看野猴不可了！因早听人说，鼋头渚对面4~5里水路处有一个叫三山的猴岛，自然放养着诸多的猕猴。上得岛，发觉这弹丸之地，并非想象中的狭小，三座小山，形似乌龟，依次排列，岛上林木繁茂，山径幽静，野草丛生。我们沿人行道一路走去，终于看到了一只老猴，只是坐在老高的树丫上，一副慵懒的样子，纵然小儿喊破喉咙，它也不动一下。于是，我们决计穿过荆棘丛生的荒坡，寻觅猴群。翻过山包，我们终于遇上了零星的猴子，大小四只，两只小的高高地躺在树丫上，很悠然，全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两只大的正轮番与先行赶到的游人逗乐。我们取出月饼，掰了一小块，丢过去，可猴连看也不看一眼，别说去接了。我们只得另掰一块，放在近处的低树桠上，这才有一只慢腾腾地走过来，继而使劲地摇动树枝，摇了半晌，见没啥威胁，蓦地跳过来，抓起就跑，折腾得整个树枝哗哗乱响，然抓着月饼，嗅嗅，又丢了。我们另取了些生梨，削了一小片，依然放那，它依然摇着，抓去，嗅嗅，喇喇地啃起来，吃得有滋有味，汁水直掉。这猴连吃几

片梨,边上的那只猴耐不住寂寞了。直愣愣朝放梨片的小儿扑过去。小儿来不及退缩,手中的梨片早被它抢了去。幸亏他已伸了臂,只在手心里抓了一下,说是毛绒绒怪痒人的。

热闹的嚷声又把我们吸引到了水边,哇!那后山靠水的竹丛中,一大群猴子正在尽情地嬉戏。最讨人喜爱的是那几只巴掌般大小的小猕猴,有的在竹枝上攀援,有的猫着身窥探着跟人嬉耍,有的端坐地上憨态可掬,更有的依偎在母猴怀中睡意正酣。唯有几只母猴,呼噜着,窜上窜下,与人对峙着,一副敌视的样子。有人送上吃食以示友好,它们也不领情,忠心耿耿,捍卫着猴群。

夕阳西斜,游人渐渐渡湖而去。我想:人去猴留,月色之下,三山那才真正是猴们的世界。

原载《汕头特区晚报》1994年1月18日

古镇流水荡悠悠

我爱水,尤其酷爱江南水乡古镇的悠悠流水。是她,伴我度过多梦的童年和少年,那景那情至今记忆犹新。曾记得,多少回盘桓古驳岸,驻步水祥门,依恋小石桥,俯首临河窗,见小河流水盈盈荡荡,人家尽枕河,听浣衣女笑声朗朗伴捶衣声篷篷,更有桨声依稀船橹晃荡,总让人心旌荡漾,不能自己,最叫人神往的是探身靠河的后门栏,悠悠地荡下一只小水桶,提上满满一桶清亮的小河水,就着水桶的木香,咕咚咕咚喝个酣畅,喉间舌尖甜津津的……

为了重圆这昔日的梦境,我踏上了处于苏州郊外的九百年古镇周庄的光滑的石板街。事先听朋友说,在江南水乡诸多的古镇中,周庄历史最久远保存最完善。九百多年漫长的历史,使这片神秘的水土充满灵性:人文荟萃、环境幽雅、民风

淳朴。我来周庄，是冲水来的。因为我总认为：周庄众多的古建筑都与水有着不解的缘，此番来得以应验：沈厅头进大厅就紧挨水边，水祥门下河埠头那硕大的无眼石蟹，从其磨去的石棱，尽可想见此处泊挽过无数次画舫货舟客船；张厅跨在小河上，真正的是“船从家中过”；迷楼依河傍桥，水使它更迷人；至于那些古驳、各异的埠头，更不用说是水的结晶、水的饰品。遇上个周庄人一扯，才知周庄人与水更有解不了的缘：江南巨富沈万三死后的灵柩传说是沉鳧葬于镇间的银子浜底；南社诗人叶楚伦他们更是钟爱泛舟南湖，作诗吟词，抒发拯国救民的远大志向；而镇间寻常百姓最地道的“阿婆茶”，最先品味的是古镇小河水。

周庄多水，南湖碧波荡漾；急水港、白蚬湖烟波浩渺。周庄的价值，其实是水的价值，因江南丰富而高品位的水源，造就了周庄东方威尼斯般特有的建筑格局。水给了周庄灵性，水是周庄的血脉，水养育了周庄人淳朴热情的性格。

徜徉古镇街头，我的心被悠悠流水滋润着。

原载《汕头特区晚报》1994年9月6日

驻足黄陵庙

西陵峡开阔处的南山岸上有一座金碧辉煌的古庙，山门古朴、殿宇宏伟，依山参差的建筑群掩映在层层橙黄的桔果和簇簇苍翠的茶树之间，庙后是莽莽的大山，山顶高耸着两壁石岩，一壁色黄似健牛，另一壁色黑恰似牵牛的壮士，石壁四周云气缭绕，恍若仙境。

这就是三峡中有名的黄陵庙，春秋战国时为纪念大禹而筑，其间，因水患屡废而又屡修，现存的已大多是明代木结构建筑。那高处石壁则是充满神话色彩的黄牛岩。

拾级而上步入山门，重温一遍大禹治水那美丽而壮烈的神话传说：神女瑶姬派来助禹治水的“土星”，化成彪悍的黄牛用犄角抵开挡道的十二条蛟龙开山导水后跃上云崖，又化作奇岩。而我此刻注意的却是那大殿中奇异的楠木柱，大柱仰视处有一极明显的分界线，其上，漆色油光锃亮；其下，木质侵蚀，色泽斑驳。分界线处注有“1870”字样。

看庙人介绍说：这是千年一遇的罕见洪水位线，公元一八

七〇年，江洪肆虐侵袭了大半个中国，长江流域几百万性命顷刻间被洪兽吞噬，其造成的巨大灾难，后来竟用了数十年的时间才渐加平复。这又是整个三峡地区唯一幸存的洪水位实物标记，更是测算未来三峡大坝坝高安全系数的珍贵史料之一，为此，三峡大坝的设计者已多次来此作精密的科学勘测。

驻步大殿，凝视巨型的禹王塑像和那奇异的楠木柱以及并不起眼的“1870”标识，不禁使人油然而发诸多感慨：过去和今天，三峡人都把美好的期望寄寓黄陵庙，只是昔日人们在与自然的抗争中，因为势单力薄，往往祈求神灵的保佑，然最终还是饱尝了自然无情的残害；而今天，人们在与自然的抗争中，则寄寓现代的力量，以期真正成为三峡的主宰。

原载《汕头特区晚报》1994年11月22日

古琴台与归元寺

到武汉,若有雅兴不妨去一下古琴台。古琴台在汉阳,东对龟山,北伴月湖,是城中极雅静的去处,其间屋舍交互、茂树掩映、曲径通幽。临湖的平台上,矗立着一组俞伯牙抚琴遇知音的石雕群像,石像条线粗犷古朴,人物姿态传神。去古琴台,最妙的是恰逢雨后初晴,其时空气清新人稀而鸟正欢语,悠悠地徜徉在平台上,顿觉远离了喧嚣,远离了烦杂,心境少有的宁静。古琴台是一处传诵了两千多年的著名音乐文化古迹,伯牙摔琴谢知音的传说,早已成了千古绝唱,寻古访今,那巍巍乎志在高山、荡荡乎意在江河的琴音,虽无缘拜听,而那早已定格的音乐意境,兴许会给你我心灵上的升华。

古琴台出来,可径去归元寺。归元寺倚翠微峰,亭、台、楼、阁、殿、堂,耸于麓下。归元寺虽初建于明末清初,然以奇、

巧、珍、丰，雄居丛林，驰名中外。归元寺之奇，在于寺门匾，大凡寺庙匾名，都以横书悬嵌三门之上，唯归元寺三门之上镶嵌的是道光帝钦定的直匾，全国罕见，堪称一奇；归元寺之巧，巧在罗汉堂之格局，大堂呈田字形，中间较宽，交接处供有佛像、菩萨九尊，五百罗汉四周围绕，礼拜瞻仰，不会重复。据说：归元寺仅有此方形地皮，要安置五百罗汉颇费心机，当时的泥工匠师姓田，他便提出田字结构设想，获得住持首肯，留此杰作。此为道光年间一王氏农民塑师率子历九年寒暑呕心沥血之作，其间曾毁于兵害，又经王氏后代重塑，技艺更精湛，在目前全国仅有的四处著称于世的五百罗汉寺庙中，归元寺则造诣最深、评价最佳。归元寺之丰，在于寺藏。佛家典籍，汗牛充栋；沙门神笔，车载斗量；艺苑瑰宝，浩若烟海。其中出于唐大画师立本的杨枝观音拓碑尤为珍贵，其上观世音，手捧杨枝、净瓶，赤足裸胸，恰似缓行，活灵活现。游归元寺，无疑翻阅了一页瑰丽的华夏历史。

原载《汕头特区晚报》1994年11月29日

凭吊古炮台

读史，知鸦片战争时惊天泣鬼的镇江之战，此番去镇江，不妨去焦山古炮台看看。

至焦山，时已傍晚，游人已稀。初夏的细雨淅淅沥沥，江上灰蒙蒙一片。江渡载着我等不多的几个游人缓缓地靠上这被古人称为天下第一江山的焦山岛。避开所有的景点，一路泥泞，我独自摸索着来到东侧山脚下，步入了杂树环拥、野草覆盖的古炮台遗址。

让我惊讶的，这竟是一个真真切切的遗址，毫无后来人刻意修饰过的痕迹。八个用灰土夯实的炮堡，扇形排开，面对着长江下游。环顾四周，古炮台的砖还是原来的老砖，砌的砌，垒的垒，丢的丢，多的只是些劫后少有的破败；土还是原来的老土，厚厚实实地覆盖着一处处断壁残垣；炮还是原来的老炮，还是那么黑漆漆地架着，不失昔日的威严。只是树，既有郁郁的老树，绽筋露骨，又不少新生的葱葱嫩枝，我想这就是生命的诠释所在。

细雨中移步古炮台，不能不使我惆怅万千。少有的宁静中，我似乎听到了一百五十五年前那些抗英的隆隆炮声和惨烈的搏杀声中相继仆倒的无名英灵如泣如诉的细述，我的心在战栗。

这是一场何等壮烈的战斗：拥有船舰七十六艘、大炮七百二十四门、兵力越万的英侵略军，溯江而上，骄狂不可一世，而就在这镇江，就在这不起眼的焦山，受到最有力最壮烈的抵抗：英军伤亡很多，焦山守军则全部殉难。恩格斯曾评价说：“如果英军在各地都遇到了同样的抵抗，他们就不会取得南京。”

凭吊炮台，我自然想到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铮铮铁骨的抗英英雄海龄，另一个则是卖国求荣的可耻小人牛鉴。官至副都统的海龄，亲率镇江军民抗英，步步为营，致使英军每前进一步都付出了血的代价，而就在全城即将沦陷之际，海龄宁死不作亡国奴，率全家自缢殉国。在他的感召下，守军官兵纷纷拼杀至死，而家属投水、投缳、自焚者无数，以致于“后者以无水可投为恨”。而两江总督牛鉴，对内竭尽卑鄙无耻的手法陷害忠良，对外则竭尽谄媚勾结之能事，弓身迎寇。凭吊古炮台，无疑是重温了这一段荣辱与共的史实。

细雨淅沥，独步在古炮台，静寂到唯能听到不远处的一、二声虫鸣。我想：这少有的宁静便是对长眠在此的无名英灵最好的告慰。再也没有炮声，再也没厮杀，唯有这份宁静陪伴着长眠于斯的英灵。

原载《汕头特区晚报》1995年6月27日

岱顶「洗礼」

宿天街观岱顶日出，神往已久。这缘于游泰山归来者有滋有味的描述，更受惑于前人诗书中传神的记载。明人于慎行的《登泰山记》，其描述之日出更是神来之笔：“赤霞半天，光色媚丽，间以碧绿熠熠，五色直射衣袂。顷之，平地涌出赤盘，状如莲花，荡漾波面而焯焯不可名状，以为日耶！又一赤盘，大倍于所见，侧立其上，若两长绳左右汲挽。食顷乃定。羽人告曰：‘升矣’。盖先见如莲花者，乃海中日影，并非日也。”沧海桑田，观海中日影已不可能，而同行者都说，此回若能观到云海之日出，那也是这生的造化。而我只求得在这自然的大势中，坦坦然与我们的生命之神有片刻的对话：岱顶上，我们的距离最近！这种原始冲动，来自一个爱水的江南人奔涌的血液之中。

日出时间是随季节而变化的，我们上山正是初夏，说是五点四十分左右便能见到日出。我们紧裹着厚重的棉大衣，在云气濛濛晨霭微微中随着观日出的人群摸上了日观峰。上得岱

顶,依稀可见近处观日者依石席地或坐或躺参差一片;更见不远处仍人头攒聚;而更远处只能听得人声嚶嚶。正因有了这无数嚶嚶的人声,岱顶似乎显得更宁静,唯有骚动着的是无数颗对泰山日出神往的心。山石冰凉,寒风透骨。天际呈现一抹深沉的靛蓝,很神秘,透着星星点点的小光亮,不知是山上的灯光还是天上的星星,很是遥远。云气渐重,推上来,遮住了小光点。众人均道是这回能看云海了。好半晌,四周竟暗了下来,期盼中那云海中的神奇的一抹绚丽的光芒竟久久不见。

至六时半,天色依然,云海也无,只稀稀的如泼散的淡墨,没一点筋骨。此时,山底竟有隆隆声恰如闷鼓擂动。鼓声由闷渐脆、由远及近。划过一道闪电,鼓声便开始惊心动魄。金色的长蛇们相继把天帷撕得支离破碎。鼓手们群情振奋,那鼓声时而激昂如千军万马进发,时而深沉刚烈如千山万壑在回荡,时而欢欣跳跃如丰收喜庆,……。雨压下来,风肆无忌惮。人潮下涌,峰道已塞,下峰告难,幸亏我们有巨石能稍略抵挡一下。日观峰瞬息间便湮没在奇雷、暴雨、狂风之中,惊雷在头顶炸响,结结实实!我有生头一回领教了什么是大自然的力量。坚实的裸石与高耸崖壁上无数条湍急的细流哗然下泄。这时,所有的大衣都被湿透,裹着大衣的观日者一个个步履艰难。那雨水灌在身上透心的凉。而我不知怎的心被震撼,久久平静不下来:岱顶雷、风、雨的洗礼,一生能有几回?我感谢泰山,是他以雄性的刚健,接受我与他心灵的对话。而他惠赠与我的则是一次惊心动魄、刻骨铭心的洗礼。自然的神功就在于既能让你的心灵在纤美平和中得到陶冶,又能让你在惊心动魄中得以雄健的再生。

原载《汕头特区晚报》1996年1月16日

雨游大奇山

富春江畔大奇山的魅力在于很少有人工匠心雕琢的痕迹，只是以其朴实的自然力量无形中给人营造一种恬静美妙的心境，尤其当你从喧嚣烦躁的车流人海蓦地走进这自自然然的大山的时候，面对那一缕缕山泉，一挂挂瀑布，你只会感到心旷神怡、物与我一体。

那日正是初春多雨的季节，我们在桐庐文化界朋友的陪伴下进山。进山得穿过一片茂密、青翠的竹海。那通幽竹径静静的，静得让人觉得只有竹叶间那雨丝的低吟，而当出竹海豁然开朗时，我这才觉得，竹其实并未成海，只是我的一种错觉。

那天的雨很多情，淅淅沥沥下个不停，下得梯田返绿，下得秀峰滴翠，下得山涧流水潺潺，下得山坳烟霭缭绕。

沿着山坳蜿蜒曲折的山路，我们向山腹纵深处上行。山坳里满是狼藉的卵石，大大小小，千万年水的神工早已把它们打磨得只有沧桑，涧水在卵石间穿行、跳跃、跌落……有的只是涓涓细流，有的恰似一道挂壁，更有那一条条白帘。山路上

伸,时缓时陡,冷不防一处墩石,蓦地无路,转过去,竟是一座晃晃悠悠的铁索桥,更有一两处大石横亘,手拉手攀过去,平添几分野趣。因雨,水特急,那道涧水,从烟霭缭绕处冲下来,一道道瀑布折尺般下泻层层迭迭、一汪汪清潭动中显静清澈见底,更妙的是那声音,耳边的这处那处除了不息的流水声还是流水声,沙沙、汨汨、哗哗……,这时候,你不能不钦佩大自然的创造力。我们在瀑下嶙峋的大卵石前留影、在晃晃悠悠的铁索桥上驻步、在陡峭的崖壁下仰望、在过水的石墩上跳跃、在明镜般的小潭边戏水……确实,在这自然的怀抱里,我只觉得物就是物我就是物。

行至半山,突遇一处大坝拦着一个大水潭,雨疏些,我们在潭边临水而坐。潭水清冽,是一处极幽静的去处,四周绿树翠竹环合,倒影历历,上涧还有几道瀑水喧腾泻入,而潭面竟平静似镜。这时我突然记起文友一首叫《临水》的诗,此诗状若眼前。“临水而坐/盘居在声音之上/看不见时间/从水上漫来/忧郁的天空/从水里仰望……临水而坐/那一片水面/如同我的心境/谁的胸怀/如水宁静/如水明澈……”

因小歇,我们被大队拉下,紧赶几步,发觉上面是不小的天地,山层层水迭迭。沿水流上,山势骤陡,雾气愈重,几处亭台几处石景,煞是幽雅,但我们已无心逗留,只因那一条通天小道直插山端,我们知道,那顶端便是大奇山最大的一处瀑布,从天上挂下来。我们沿山路攀至无路处,那里只“此路不通”四字,见确无路,我们才不无遗憾地原路退下。后遇大队,方知,那山顶不通处转过身一看便是大瀑,因雨,这天那瀑更是少有的壮观,荡人心旌。

原载《汕头特区晚报》1996年9月28日

受骗之后

到武汉,原准备赶长途车去宜昌的,不料白天的车票全部售完。不知怎的,一个陌生人与同行的章工搭上了腔,说是让我俩先帮他搬几只冰箱,然后再捎我们去宜昌。此等好事千载难逢,而另一个发大财的好事偏又让这陌生人撞上了:他先是从一个问路人手中花 100 元钱买下一小包说是叫什么雷达牌的定色素,转身又以 200 元卖给了另一个也试图搭车去宜昌的小伙子,小伙子财大气粗道是这种货有多少他要多少。那陌生人撵掇我们,同去追那问路人取货,这多少使人怦然心动的好事,总让人觉得蹊跷。我趁他俩不留意,仔细一闻,竟是雷达牌电蚊香片。于是我给章工使了个眼色,使尽心计胡编乱造一通理由,总算在他俩硬缠软磨之中逃脱了出来。回头一瞧,见这些人果又聚在一起,原来是一伙的。

险些受骗,心有余悸。章工戏言还是去归元寺许个愿吧,也好保我俩西去一路平安。我想反正白天也无处去了,于是边看地图边上了公交车。至钟家村站下车,我们却迷失了方向。正打听,身旁两个穿浅色风衣面貌姣好的女子中不知哪个招

呼我们一声：跟上她们就行。于是她们在前头走，我们背着大包小包不紧不慢地跟着。没走上多少路，就是一处嘈杂的农贸集市，好些叫得上名和叫不上名的蔬菜、鲑虾之类当街摆着，集市上人头攒动。谁知稍不留神，那两件浅色风衣便没了影，而稍行几步又蓦地见她俩苗条的情影，她俩窃谈着什么，站在那里，分明是候着我们。看见我俩，又招呼一声，又挤进了人群。

章工挺诡秘地跟我说：“她们会不会也骗我们什么呢？”

我说：“总不至于栽在两个妞手里吧？！”

章工挺沮丧：“这世间的事谁也说不准，出门在外，人生地疏，能防着点还是防着点好。”

猜来猜去，想是顶多被她俩敲笔领路费，但此时又不能不跟着她们。我们商量假装行李重不即不离跟住，待一见归元寺，便避开她们。尽管我俩慢慢腾腾，而每一拐角处，她们总是笑咪咪地候着我们。

待归元寺黄墙出现，我俩便互使了个眼神，溜进一片小店里，磨蹭了半晌，估计她们该走了可我俩才出得店堂，就瞥见了浅色风衣：半背着我们，婀娜的秀发飘逸迷人。我们露脸后，其中的一位指点我们道：“前面就是归元寺，你们自己去吧！”说完，她俩便先自朝归元寺走了。

不是骗子！我俩相对笑了。

后来在归元寺里，我们再次相遇，那其中一个正把风衣挽在臂上，鲜艳多彩的羊毛衫上赫然别着一枚红底白字的“武汉大学”校徽，却原来是两位女大学生。我歉疚地笑笑，但还是忘了该道一声“谢谢！”

望着两位女大学生走远的身影，章工感叹道：

“这正是假作真时，真也假。”

·受骗之后·

我窃思：人在旅途，受一次欺骗，往往多一份戒心；而得一次帮助，又该多一份什么呢？

原载《旅游晨报》1995年7月14日

吴淞江

吴淞江,又称苏州河,古称松江。源于太湖,经吴县、昆山,穿上海闹市区注入黄浦江,全长 121 公里,平均底宽 125 米,面宽 150 米。

吴淞江,蜿蜒东泄,几百条大小河流与之相交汇,几十个大湖泊在其两旁星罗棋布,以吴淞江为主脉的淀泖湖区水系,形成了江南水乡特有的河网景观。旧志曾称:“吴淞古江深广可敌千浦。”可想当年之气势更壮。

吴淞江,既是重要的太湖泄洪道,又是天然的水运要道。

为治太湖水患,宋代水利专家郑亶、郑侨父子,曾专程考察过吴淞江水脉,提出治水要术;明朝文学家归有光写的《三吴水利录》专著对其作过详述;清末政治家林则徐亲临昆山治水,留下诸多佳话;明代应天巡抚海瑞曾主持对吴淞江的测绘,又以工代赈组织农民人工疏浚河流。

吴淞江河道宽阔,水势平缓,为水运交通创造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其东西连贯上海和苏州,牵带不少近年间突飞猛进的江南卫星小乡镇,故其正常的水运量足以与同向的铁道争

·吴淞江·

高低。她是上海与苏锡常地区水上交通的命脉之一。无怪当有人穿梭在繁忙的轮队、机船之间时，曾由衷地赞她为东方的莱茵河。

吴淞江是古老的。就一条不怎么长的河流来说，历史上文人骚客留下吟诵她的诗篇兴许太多了。有杜牧写的月夜泛舟：“清露白云明月天，与君齐棹木兰船。”有白居易写的魂牵梦绕：“在官常梦想，为客始经过。”有皮日休写的淞江春早：“松陵清静雪消初，见底新安恐未知。”有陆龟梦写的闲情逸趣：“柳下江餐待好风，暂时还得狎渔翁。”更有苏东坡写的无尽怅惘：“吴越溪山兴未穷，强扶衰病过垂虹。”

吴淞江的今天是迷人的。河中百舸争流，河畔鹅鸭成群，河边绿树环合，河上垂虹飞架，两岸田地膏腴、农舍精美，村镇参落，厂房林立。水乡人深恋江河的同时，又每时每刻在播种希望、收获成功。

原载《中国河运报》1994年2月8日

推

拿

旅行团沿着江水向四川老山腹地推进,随团的一张张陌生的面孔,日渐熟识。而面容姣好、个性活泼的“广州妞”,则一开始便成为全团瞩目的中心,每到一处,山的奇,水的险,总是被她极夸张的“哇——”地一声,推到赞美的顶点。广州人真绝,一个“哇——”字竟能包容如此无尽的涵意。可大山毕竟是大山,累了几天,再加山里阴湿的风寒,只巫峡镇小住了那么一晚,“广州妞”竟蔫了,僵挺着脖子,吡咧着小嘴,痛苦不堪,可怜兮兮地说是夜里睡扭了脖子。团里所有的成员,为她出各式各样的主意,不少年轻的男同胞,还一个个急猴猴伸手捋臂,说是只消如此这般推拿一番,她嚷着“你们想趁火打劫呀?!”执意不让他们近身,让众年轻的男同胞空欢喜一场,都跟她逗趣:没这份艳福。

大家开始吃早餐:馒头和米粥。“广州妞”怔怔的,呆坐着,没咽半口,两颗晶莹的泪花噙着,不经意时沿着脸庞滚落下来,说:“我要回家了!”

我坐在一旁,轻声征询地:“要不,我帮你推拿一下,试试

·推拿·

看,只不过我并不是医生。”

她望了望我,带些疑虑,说实在的,在此之前,我们没互相搭讪过一句话,而这回,没想到她竟依了,大庭广众之下,她很顺从地解开外套并向后退下,半截艳丽镶着精美花边的低圆领内衫,衬出裸露着的白晰细腻润滑的脖颈,我捂捂正冒着热气的粥碗,搓热了手,示意她取块手绢给我,为防搓开她那细腻的皮肤,好覆在她裸露的脖颈上,当然也好避些“趁火打劫”的嫌疑。

准备毕,我便开始在她肩与颈的各个部位,施以轻重缓急的推拿手法:按、揉、捏、拿、推、拍……一遍下来,累得我手臂发麻。“广州妞”的眉头重又舒展,转转脑袋,竟又“哇——”了,一声“哇——”,我的成功自然不言而喻。

这晨始,我们的旅程开始了戏剧性的变化,从巫峡镇出发,沿三峡顺流而下,一路上都是观赏神女峰之类的奇景,巍巍然,是都要昂首观尝的,“广州妞”又贪玩,观景时忘乎所以:“哇——,牛肝马腑!”“哇——,兵书宝剑!”……不想又累了脖子,呲牙咧嘴紧锁着眉头来央我推拿,后来同伴章工也过来逗趣,说我交桃花好运了。

到了宜昌,旅行团终因大家将各奔归程而宣告解散。临别之际,“广州妞”央我为她作最后一次推拿。一俟推拿毕,她便匆匆告辞了。

章工这时反倒为我不平:“谢也不谢谢,就这般出溜,这广州小妞也太那个了。”

我没接茬,我心里想说:其实,在这么多希望给她帮助的人中,“广州妞”唯独能接受我的帮助,陌路之中又素不相识,能有这份信任,对我来说,远比任何道谢都来得珍贵。

原载《江苏旅游报》1993年12月29日

水的感悟

对我来说,世界万物,感悟最深的还是水。我生在城里,然十一岁那年,一艘偌大的木帆船把我牵引到了一个江南多水的乡村。与水结缘是我的造化,江南水乡的水,细柔软绵,滋养了我的肌肤,润泽了我的心田。

我深爱江南的水,爱她的浩渺、恬静、深沉、纯朴、洁净和甘醇。八、九年前,因为换了职业,再与水打上了交道,亲眼看航道工人打捞遇难船只的时候,我的心情竟如此的沉重,万没想到水还如此的险恶。那次,去三峡,从南京乘着江轮溯流至宜昌,复又换乘航标艇,顺流而下至巫峡,每晚头枕波涛入梦,又从波涛的振动中醒来,这十来天的日子里,我常久久地伫立船尾望着翻涌的江水,我第一次领略到了长江博大的胸怀,那浑浊奔涌的江水是她永不干枯的乳汁、那陡峭的岩石绵延的江滩是她苍老的皱纹。也是那回,我第一次感悟到水的坚硬:入峡,江面骤狭,波澜顿失,江水出奇的平静,然艇行其间,江底暗流积蓄的巨大能量,剧烈地搅动着船体,让人不寒而栗,身边的老大告诉我,他曾亲见这峡水把一艘不小的船拦腰折

·水的感悟·

断,没想到,这世间的最硬的竟会是水。至于1998年那场百年一遇的长江洪水,虽没都亲历,然让所有的中国人刻骨铭心。

这几年,跑过几个地方,见过繁忙的大运河,体味到苏南运河的纤美、苏北运河的气势恢宏;见过山中的涧水,体味到江浙丘岭中汨汨细流的恬静、黄山飞瀑的壮丽……这不能不使人感叹,自然界的神功造就了水的千姿百态。前不久,我收到了一封寄自微山湖畔一位中学生的来信,信中的他神往江南水乡的腴美,我便跟他说:想象中你的故乡,也有水,水也是浩浩荡荡的,只是可能比我们这里的水要来得粗犷、豪放。没多久,这位中学生来信了,第一句就说:“万芊叔叔,你真逗!真的不知道你怎么想象我家乡的,其实,我们村边,有的河已经干了,桥也没用了,露出盘骨,挺怕人的;有的河,水像酱油一样,整天泛着令人作呕的臭气,我恨死这些水了!”这可是我万万没想到的,真不敢想象!与此同时,我遇见了一位以前插队时的乡下熟人,问他:你们还喝村里那河水吗?因为我插队时常牛一般饮那河水解渴,那乡下熟人奇怪地看着我,说:那水脏死了,谁敢喝?!那喝什么呢,我没再问。其实,我们对于水的感悟还只处于懵懂中,水,生命之源,感悟水恰似感悟生命一般,而我们常常只知道呵护自己的生命,而不在意对水的呵护。

原载《江苏商报·交通大视野》1999年4月3日

自动扶梯的诱惑

小城紧挨上海,这几年悄无声息地建大厦筑马路,翻建老城区开辟新经济区,引进外资搞企业。初来乍到愣眼一瞧,不少外乡人都说确实像个小上海。小城人常跑上海,每每回来后,就懊恼。别的不说,去上海上商场买东西的人是扶着自动扶梯升上去的,而小城则要一级一级爬上楼,就这一比,起码比下那么一个档次。

终于有这么一天,地处闹市的商业大厦开肠破肚手架林立,说是请广州人来安装自动扶梯。此后,每次路过商厦,总是风镐声尖厉刺耳、电焊弧光闪射炫目。如此数月,让人期盼让人心焦,莫名其妙!

深秋里,我出差回城,小儿诡秘地告诉我:“爸,商厦自动扶梯装好了,去乘乘吧?!”于是,我便携儿去了。

·自动扶梯的诱惑·

整葺一新的商厦，金碧辉煌，一侧便是自动扶梯。扶梯一级级均匀轻捷地升上去，梯底伸展的绛色的地毯，骤添扶梯的深沉与神秘。此刻，地毯外沿，跃跃欲试者层层围聚，最里圈是一群清一色穿湖蓝色缀有中外合资某企业标志工装的女工，她们一个个簇拥、推搡、畏缩，无拘中带着些野性，憨态中参杂着忸怩。

一对西装革履皮筒裙大波浪的摩登男女，轻轻拨开她们，不屑一顾地依挽着步向扶梯，在湖蓝工装们挤眉弄眼、故作姿态的惊讶和加倍的不屑中，轻盈地移步扶梯，摆着很优美的造型，升上了二楼。

于是，湖蓝中又有跃跃欲试的，一个胖乎乎挺可爱的丫头，被人推搡着，但终没上去，只“妈呀——”惨叫一声，又逃回湖蓝色中。

两个皮革中年男子，嗔怪着拨开她们，风急火燎地上了扶梯，交谈着还不时往上跨几步，顷刻便没了身影。

湖蓝色中又有姑娘开始推推搡搡。小儿也蠢蠢欲动，紧擦着我的手，拉着。

人堆里挤出个四十来岁的大嫂，细一瞧，认得的，弄堂口那小有名声的面餐馆老板娘。老板娘胆大，只是手脚不听使唤，把只左脚抬得老高，右手掌张开，人急猴猴绷成张弯弓，虽说挺滑稽，但四下没人笑话她。蓦地，瞄准了，双脚一跳，翘起一下抱住扶手一下就上去了，惹大伙一片善意的笑，老板娘得意地冲下面直喊：“上来呀！”

小儿按捺不住了，推着，拉着，我们也上了楼。试过后，小儿便有点自以为是，“我一个人也行！”一撒手，人无影了。

湖蓝色女工们哄笑着,终于有那么一个两个也上来了,那个挺可爱的胖丫头,也终于鼓大了胆,可做了几个假姿势,又缩了回去,后面的伙伴们喊声“一二三四”,托着屁股把她推了上去,怎料梯升得快,托的手一松,胖丫头失了重心,身子晃了晃,手又没抓着扶手随一声尖厉的惨叫,天塌地陷般跌倒下来,扶梯骤然停下,值班员急问摔痛不?胖丫头双颊绯红,狼狈中跌扑回伙伴中,只是兵慌马乱当中,两只大号的红色高跟皮鞋上下狼藉于扶梯上,扶梯重又启动,它们先后升上去,惹二楼的湖蓝色们一阵疯抢,上下终于一片哄堂大笑。

转眼,小儿又上来了,后边紧跟的竟是老板娘,她手脚听使唤了。我扯住小儿:“留心!”一会儿,小儿来报喜:“爸,我乘六次了!我还要下去,老板娘已下去乘第七次了!”正说间,老板娘已喘喘地升上来了。“这不上来了。今早头次乘,大家都不会,跌跤也不塌台,往后像我市面上跑跑的人,不会乘扶梯,不笑煞外国人。”

扶梯处不时传来一阵阵笑声,那群湖蓝色姑娘,早已分散在新设的精品屋里了,扶梯上一批批人仍在涌上来,两处楼面已挤得水泄不通,俯身瞧窗下,五彩的夜色中,蹿动的人头还在大街上朝这边涌来,这倾城而出的盛况,在小城也就每年闹元宵国庆春节看灯观焰火才有,没料到小城今晚多了个节日。我们只得下楼,沿步行梯一级级下去。

又遇上那群湖蓝色的姑娘,似乎她们还未曾过瘾,正高谈:“要装么,应该象象样样再装部往下去的!”

那同下的两个皮装中年男子,不屑地说:“说话像挑灯草,往下下一下晓得多少钱不?”“省笔钞票还讨个好口彩:商厦的扶梯——只上不下,值得!”

·自动扶梯的诱惑·

夜深了,小城骚动着,在充满现代情趣的自动扶梯的诱惑面前,原本自我陶醉在亦步亦趋一步三回头的小城人,竟也一个个义无反顾一往而上,这大抵是一种时代的趋势吧!

原载《江苏工人报》1992年7月26日

百年老渡

大年初一凌晨，雾色朦胧，大直港老庙渡口，早已是人声鼎沸、喊渡声此起彼伏，属牛的五旬矮个玄脸渡工陆杏根，应声穿梭在交互的三角渡口之间，不紧不慢，橹声悠悠。

大直港是昆山南北向最宽的河道，老庙渡则是昆山仅存十一渡中最老最阔的渡口，渡口服务于姜里附近几个村子两三千村民的耕作、走亲、访友。常时，村人悠悠地去、悠悠地回，给上三毛、五毛钱，尴尬打了一声招呼，过时再补上，老陆也照样是悠悠地送过去；然逢上每月初一，老陆就不得清闲，他得接送成群结队去老庙进香的村妇，大年初一则是接送渡的巅峰，每年他都得在旧年夜守渡至新年夜，先是进香的村妇、再是走亲访友的老相公新官人小媳妇、最后则是贪杯晚归的醉人。

老渡工陆杏根从他爹陆阿林手里接过渡口来已二十多个年头了，陆杏根说这渡自他阿爹陆相堂于清光绪二十四年吃年夜饭前（即公元1889年）正式开渡至今，已传了三代整整一百年，至于现今的三个渡亭和钢质渡船则还是陆杏根手里由

·百年老渡·

市交通部门和地方上共同搞的。因渡处四港口,故原先的渡是四角渡,后一港口上筑了堰,则成了三角渡,单渡在二百米之上,这已是江南绝无仅有的古渡了。

老渡工一家三代以渡为生,历经沧桑,流年似水,江南水乡向以舟楫为步,大直港尤为出入昆南的水码头,故陆家不只以此为生,更以此荣辱,以此盛衰、以此闹猛和寂寞。在远离城市喧嚣的村野,老渡工是个知名人物,邻近诸村男女老孺,没有不认识老渡工的,老渡工是村人日常生活活动的坐标,标示村人四季忙碌的方位,耕耘播种施肥收获、走亲访友迎娶生养如此种种,老渡工离得是那么的远,而又参与得这么深,作渡工注定这一生远离耕种,然只有他能真真切切感悟农人耕种的艰辛、收获的喜悦;在与老陆的接触中,我深切的感到,老渡工既是现代农村社会最快捷的信息源,又是当地风土人文人情的活化石。那日,在他的渡船上,正逢城里在摸体育彩票,他就告诉我们,南边村子一人,四十块钱摸了部福康轿车,睡了一觉,想想还去摸,结果六十块钱又摸了一部,净拿了十四万五;渡口伴老庙,老渡工说庙就叫老庙,老到什么年代,谁也不知道,老庙其实是个道观,供奉的是张天师们,最兴盛的时候,庙屋近百间,可见其规模。老庙是个水码头,临水有个很有名的水戏台,农历三月初一是它的庙会,自然闹猛非凡,老庙与戏台,毁于抗战、拆于文革,四处农家的猪圈鸡窝间,还能依稀寻觅到老庙、老戏台的老砖,而最大的遗物则是庙前坐石狮的一块残缺不全的基石,苍老得不忍触摸。站在老庙遗址,老渡工比划着说起了当地的乡村野史,野野的:渡东的姜太公钓鱼的钓子桥、渡东北是姜子牙奶娘洗衣的奶娘塘、渡西北是因武松血洗甘露寺而得名的血冥屿、渡南是水戏台,

……。

无可置疑,老庙作为一个水码头、一个道教圣地,曾有过它的辉煌和繁荣,实因现代交通弃水登陆后,水码头特殊的地位则被历史封存,老庙渡不可能再度辉煌,渡工注定成为一个寂寞的行生。说实在的,老陆也跟村民一样企盼着早日架桥,然这么阔的港面,且是三港口,谁出得起这大笔的投资,故渡口还得开渡,老庙渡作为家渡会传给第四代么?探问老渡工,老陆说他唯有一女,结婚在家,生有一外孙女,女婿在外做土坯,看样子日子过得还滋润。女婿会不会接他的班?老陆笑笑,他也说不准。作一个渡工,要耐得住多少寂寞,唯有老渡工自己知道。

不管如何,老庙渡终归是个百年古渡,也许有朝一日它也会跟诸多的百年渡甚至千年渡一样湮灭,然而,我们可以说百年古渡的湮灭与其曾有的辉煌一样都标示着人类社会的文明和进步。

原载《江苏商报·交通大视野》1999年3月27日

居家小记

第四辑

小小说 / 我每日的早餐

我是一个很随意的人,前几年因为熬夜因为睡懒觉常常误吃早餐害得胃常常不舒服,后来听从了一位老中医的谆谆教诲开始认真用早餐,于是每日提前半小时上班,找一个雅静的去处,吃上一碗面条或喝点早茶。这几年,在外用早餐的人不少,少不了等候片刻,虽说不长,一个人愣在那也是挺尴尬的,我有一朋友,在集体公司里做事,自己又办了一家公司,每日常利用在外早餐的时间,用掌上电脑笔记记上一天的工作安排,不至于上班时在程序上打架,我无须这般,空着也就空

着,干脆掏本小小说杂志看看,遇上朋友或早餐端上来了,则往边上一放,很随意,别人也不会因你一睁眼就正襟危坐地在那读书以为你是个书呆子。

用早餐读小小说的日子长了,竟也生出一些牵缠,让我觉得这早餐其实跟小小说结缘也是挺般配的。我用的早餐主要是面条,昆山的面在华东地区是挺有名的,其他不说,大上海到小昆山一日游的第一个节目便是在昆山百年老店“奥灶馆”吃上一碗红油“奥灶面”。其实在昆山大街小巷的大小饭店面馆,大凡能做这种龙须一般红油的面条,而且还会因师傅不同,口味各具特色,另外面条只一碗,面浇头又不尽相同,大排、爆鱼、熏鸭、白斩鸡、羊肉、虾仁、鳝丝、牛肉、煎蛋或其他素浇,尽可日日变着法子,满足你我各自不同的食欲。有时来得及或朋友相约,就去喝早茶,喝早茶则变化更多,白粥、皮蛋粥、小笼、馒头、各色菜包肉包、各色水饺、生煎锅贴、大饼油条、麻团、牛奶、豆浆、咖啡、红茶、炸鸡翅鸡腿、各色花生、毛豆、咸菜、荠头、野山椒,可谓有荤有素、甜酸辣皆俱、贯通南北、兼容中西,任君挑选一饱“尔腹”。最大一点妙处,就是花钱不多,而足以上星级宾馆、百年老店潇洒走一回,若不嫌弃,弄堂小店、下岗工人的摊点也足以果腹。而且,各种品种各色口味,男女老少,任你选择。这就跟小小说!

小小说,本来就是小说,长中短篇小说能写的,小小说也能写,古今中外、都市乡镇边塞山野荒漠海滨极地苍穹地狱、言情武打传奇笔记寓言哲理讽刺幽默荒诞,任你挥洒。而且小小说不会因其小而不能登大雅之堂,全国那么多的有品位的报刊杂志都有小小说的情影,还有那么多的大作家在涉足留步,那么多的编辑家在呕心沥血在小心呵护,更有那么多

的热心读者在众星捧月，听说光两家知名选刊的订户这几年一直高居一百万不下，花上不多的钱花上不多的时间，常捧本好书看看，这有多好哇！

我爱读小小说也爱写小小说，然读得多写得少。这写小小说就跟做早餐一般，有高级点心师献艺佳品，有居家般小吃，有乡野随意小吃，也有速冻食品，我自知自己尚属试营业，赚得起亏不起，小心做几样大家喜欢而与别的店里不大相同的小吃请大家尝尝，口味做得好些，尽可能把回头客拉住，将来有朝一日一不小心下岗了，也能对付着开个点心店什么的，如此而已。

原载《百花园》杂志 1999 年第 7 期

继续操练（创作谈）

当我捉笔操练小小说的时候，小小说园地已是红红火火，此时的好些文友说起自己的小小说创作成就，确让我听得一愣一愣的；此时的小小说大家们已开始与日本的小小说鼻祖试比高低；此时的小小说界已不需去为自己正名、争应有的领地。在此氛围里写小小说，是我的造化，使我不需操秃笔去瞎闯，自可一边品味着别人的佳作、评论，一边写自己的作品，这确实确实让我少走了很多弯路；但这无疑也是我的不幸，因为蹭着别人摸过的深浅过河，总有去咀别人嚼过的馍的那种感觉。

只因为小小说毕竟不同于其他类型的小说，它的人物、结构、技法、立意相对来说比较单一，若小小说写上几百甚至上

千篇,都是那么几种拳法与套路,读者就要生厌。若无休无止重复自己重复别人,这无疑是小小说作家的穷途,也是小小说的绝境。

赫拉克利特说过:我们不能在同一河流里濯足两回。对小小说的拓荒作家来说,面临的也许还只是自己的河流;而我等后来者,所面临的不只是自己的河流,还有别人的河流。我很钦佩凌鼎年先生,写了这么多的作品,特别是他擅长的文化意蕴小说,一篇一个样,且能篇篇读出滋味来。据我所知,这得益于凌先生在呕心沥血写作的同时,走了比别人更多的路,读了比别人更多的书,交了比别人更多的朋友。诚然,要不在同一河流中濯足两回,这是很累心的营生,丰富的生活沉淀之外,对纷杂的世界还得独具慧眼。

我出生在出过顾炎武、归有光这些文学思想大家的江南古城,早年随家父下放农村,后来自己再次插队,在江南的乡镇跌打滚爬多年。父亲的大家和我自己的小家则似两只筑在车子上的鸟巢,乡村、古镇、小城,不住地迁徙,也许永远是一个客者,我得以永远能以新奇的目光去看眼前的人与事,使我或因此黯然涕下,或拍案惊起,或会心一笑,……稀奇古怪的念头常骚我的心,不让我心有片刻的宁静,手痒痒的总想写些什么,一、二篇还不睬心,稍稍写多了,我发觉自己的东西总逃不出鹿河、金鸡湖、陈墩镇、金泾村、银浜村……这些让我魂牵梦萦似曾相识又全部虚拟的江南诸处山水村镇,匪事、兵事、风俗、人情、趣话、能人、绝活……竟也有意无意之中形成了一个江南风情系列。写着写着,我惊觉该时时换换套路。

其实,我写小小说用的还是最笨的法子:处心积虑地去筛选生活,凭一个个自以为有意思的细节去铺写,至于技巧什么

·继续操练(创作谈)·

的,也是有意无意中被我瞎撞上的,看看是这么回事,我就这么写了,若是感觉不怎么样,或此种写法别人已写烂了,我就换种写法试试。至于凭一、二个意念,写得回肠荡气,又深蕴警世的哲理,我就没这等本事了。

看看文友们小小说愈写愈多、愈写愈好,我心里也常常发慌,常常逼着自己:扛着秃笔,继续操练!

原载《小小说选刊》1995年第20期

无可奈何起笔名

在爬格子队伍里,我是个排不上号的小字辈,而斗胆用笔名署拙作,多少有点汗颜。

前时,偶遇某杂志社编辑,闲扯时,他告诉:“上次排你的小说稿子时,找了好久也没找到现成的‘芊’字,后来动了些手脚,才用电脑造了一个。”他问我:“取这笔名有啥意思?”

怎么说呢?中师毕业头年,我接任一个二年级班,第一次踏进教室,本想点点名聊以掩饰内心的紧张,可才点两个,下面便传来一片善意的窃笑。我犹豫片刻,终于念出第三个:“沈——敏,沈敏……”没料想到,竟一下子站起两个小姑娘,只是一个胖点、一个瘦些,大班长站起来,先指胖的,后点瘦的,为我解难:“她叫大沈敏,她是小沈敏,以前吴老师就这么叫的。”“还有一个老沈明。”角落里传出一句顽皮的怪话,课堂里顿时一阵轰笑。之后,每每上课,尽管她俩把小手举得比谁

·无可奈何起笔名·

都规矩、都耐心，而我则瞥也不瞥一眼，以致她们常常眼眶中噙着委屈的泪花。

后来跑的地方多了，发现自己竟然生活在众多的沈明中间。走在大街上，冷不防有人在呼我的名字，蓦然回首，却是陌生人。以致有时有人喊我，竟然呆若木鸡。第一次跟我相识的人，有时竟会说他早在什么地方听什么朋友介绍过我，而我虽知他指的是别人，却总和善地默许，因为生活在这么多沈明中间让人感到舒坦。

开始写文章，好不容易让大名变成了铅印字，赫然醒目，瞧不胜瞧。然也有好心人，捧来别人的大作，为我添姿增色，让人却之不恭，受之有愧。而另一种尴尬，更让人难堪。一次，出差到上海市。小车正巧停在上海图书馆门前，我突然想起前时在几份外省、市小报上登了几篇小说，只收到稿酬，却未见到样报，何不借机找一下，兴许还能复印一些带回留念。兴冲冲跑到三楼的中文报刊阅览室，刚想掏证件登记，却冷眼瞥见正面大黑板上几行触目惊心的白字：“窃报刊者罚款：沈明 100 元……”我假装没找着证件，逃也似地下了楼。心中却愤懑无比：仁兄呵，为兄弟姐妹们留些情面吧。

后来，我瞧见了一本说同名同姓现象的小册子，根据书上的办法，我初步估算了一下，在我们 10 多亿人口的国度里，跟我同名同姓者确实不下万千。后来，写了一篇这方面的随笔，便不加思索地署名“万千”，但后来想想似乎太平淡了。翻了半天字典，改成“万芊”，取草木万物兴盛繁茂之旨。细细想想，你我沈明，芸芸万千，总该也出些学有建树、做有专长的能人吧。话说回来，这也好让我这无名之辈叨叨光。

原载《安徽青年报·晨风周末》1993 年 10 月 15 日

阴错阳差集报记

因搞些写作，为熟悉版面，需收集各种报纸，愈杂愈佳。然终因出差不多，又怠于四处求爷爷告奶奶，故多年来收效甚微。

到新单位上班没几天，科室里的《新民晚报》两天没见面，我去传达室找老孙头询问，他一下子递给我五份崭新的同年同月同日同期号的《中国交通安全报》，我不解地问：“怎么来了这些？”老孙头说：“五张抵你两张，够不？”我有些惊喜，说：“我就喜欢这种零碎新奇的报纸。”老孙头挺大度地说：“这容易，以后我给你就是了。”于是我取了其中一份，专门腾出一只抽屉，存放其间。

过不了几天，老孙头果真又给了我一份《中国中医药报》，这次我没再多问，谢过后照收不误，翻阅了一下各个版面，见

我半年前写就的那篇至今搁着未曾见铅字的《吃药》，倒挺适合《杏林》副刊的，我从抽屉里找出陈稿，开了信封直寄北京，果然一矢中的，一个多月便见了铅字。

之后，时间长了，老孙头赠我的报纸也不少了，报纸的类型各异，正合我意。先前我写旅游散文，胡乱投寄，退稿不少。后老孙头一次次赠我的报帮我走出误区：北京的《中国旅游报》、上海的《旅游时报》、杭州的《江南游报》、无锡的《江苏旅游报》、成都的《旅游文化报》……这些零碎的报纸帮我了解了各报的风格要求，我选择着投寄，竟然与其中几家报社结下了不解之缘，我还把这些报纸介绍给诸文友，他们也受益不小。

最合巧的是两个月前，挚友张兄来信告知：《羊城晚报·海外版》留用他一稿拟近期刊出。当日，老孙头赠我一份该报，报上竟然有张兄的这篇大作，我即打电话告诉张兄，说愿转赠与他，致使张兄千恩万谢，反弄得我倒不好意思起来。

前日，去传达室取报，老孙头挺诡密地对我说：“报集了不少吧？以后看上去没了。”疑惑之余，我便追问。老孙头说：“前时那位马大哈投递员下岗了，时下送这条邮路的投递员是位姑娘，她挺细心，每日报纸信件总核对得清清楚楚，再没有便宜可拣了。”

“原来先前那些报是错投来的？怎不退回去？！”我嗔怪起老孙头来，内心有点不安，“这要有多少人读不到自己订的报呀？！”

“有啥法子，有次他隔窗丢下一叠报就走，我一核对，少了五份电视报，我打了一个电话给邮局，害得他扣了当月的奖金。为此，我平白无故遭他一顿骂，往那后我再也不敢跟他计较了。”

噢,原来如此。我翻翻自己集报抽屉那近六十份大小报纸,不知道是该感激还是该责备这位马大哈投递员。

原载《上海邮电报》1992年9月30日

一篇未曾批改的作文

初中第一堂作文课，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个令我感到兴奋的作文题：记暑假中一段有趣的生活。写什么呢？我有两个暑假是在一个叫金家堰的小村子里度过的，这是我随父母亲下放的地方。这里是水乡，到处是水，水成了我游玩的天堂。白天，我牵着牛在水里扑腾；晚上，就在湖边罢鱼、叉虾、捉萤火虫；而到了夜里，梦中还在跟小伙伴们打水仗、削水片、……其趣无穷。第二天，我把誊了足足半本的作文本，神气活现地压在老师的办公桌上。

终于等到了讲评的时候，老师先让作文好的同学朗读，但竟没我。作文本发下来，我瞄了一眼前排的苏州同学，她得了

最高的85分,而我翻开作文本一看,愣住了:一分也没有,老师未曾批改!一下课,我马上随老师进了办公室。我快快地说:“老师,我的作文怎么没批?”老师“噢”了一声说:“我也想找你,这篇作文……是你自己写的?”我不屑地说:“那当然!”老师又“噢”了一声说:“让我再仔细看看吧。”可待第二次作文本发到手里一看,那篇作文仍然没批。

第二篇作文是描写了一个有意义的场面,老师在黑板上的题目下写了一行大字:500字以内,当场交!我脑中突然跳出那次我也参与的抢救一船集体麦子的事。因为我当天就曾把它写成了日记,所有的人物与细节,我都已烂熟于心,故一气呵成,第一个当场交了作文本,很神气!而老师看了一遍却说:“你回去好好修改明天交。”

这回我改得很仔细,终于得了92分的高分。但老师没让我朗读,只是从头到尾地讲评了一遍:写得好,好在哪里;写得不好,不好在哪里,怎么改才好。尤其是需要修改的地方讲评得很仔细。课后,老师找我,问:“知道为什么第一篇没给你批改吗?”我说:“怀疑我抄的呗。”老师笑笑说:“开始是,但后来我是想告诉你,学习当然是需要兴趣,但也不能由着性子来的!”

现在想想,正因为没由着性子来,我的作文才能写得像样些。诚然,我是应该感谢老师的,因为老师在教我如何作文的同时,还教会了我如何作人。

原载山西《学习报》1996年2月1日

「跳槽」之后

一次极偶然的机遇，我“跳槽”到了现今供职的航道管理站任人事秘书工作。

记得去新单位报到后第一次独自去辖下的航道施工工地，就有颇多感慨。车子匆忙中送我到达航道此岸，而施工船队却在彼岸。一则我近视，再则初来乍到，船队的工人我大都叫不上名号，这下我只能干嚎着乱舞帽子，而江对面虽有不少人影在移动，却久久不见有人反应过来。伫立在茅草环生的江岸，我陷入了一种难以名状的窘境。过了老半天，就在我极度绝望之际，一艘轻捷的摩托艇飞驰而来。可没想到嘴里自个念叨着“我们是靠技术吃饭”的嫉性极重的摩托艇手又把我送入新的困境。小艇摇晃着靠在一只敞口的农用大粪船后艏，那舱里正晃荡着盈盈的粪水，前中后三处敞舱上秃秃地无一舱板，而船又正搁在浅滩上，离岸尚有几步间距。摩托艇手模样挺狡黠地征询：“行不？”我只得点点头，凭一股从不肯轻易服输的倔劲和几年插队水乡练就的一点“三脚猫”本事，硬

着头皮跳上后艄，穿过比平衡木还要窄的大粪船舱沿，趁惯性飞身跃上了岸。回头道谢之时，我脸上终于露出了得意的微笑，同时窃思：“跳槽”就似跳此粪船，没点毅力将前功尽弃，还沾得满身臭气。此事过后，我与那摩托艇手渐渐稔熟，后来竟成了朋友。他跟我透心里话：“让外来的和尚先烧香，我这心里总有点气不过。”“换了我，可能也会这么想。”“后门进来的吧！”“我没靠山，恰恰进的是前门，只是正巧门为我敞着。”他看我没造假，信了。

在航道上下来来往往的，都是吃“技术饭”的，像我只多读了几本外国文学、古代汉语的，偶尔上航道、去工地，充其量只能系系缆绳、竖竖标杆、吹吹哨子、挥挥旗帜，但我每次都丝毫不嫌弃这些简单的活计，反而比常人做得更认真。

与大家相处久了，我便发现，愈是四处奔忙、常年野外作业的人，愈善侃大山，拆除危桥、疏浚河道、打捞沉船、测量土方、修筑驳岸、建造桥梁，在他们的言谈之中，都是带有传奇色彩、富于创造性又都较枯乏的劳动。听侃最好的时机是雨时在船舱内或在棚檐下，悠悠的，那氛围特好。有时外出时听他们侃不够，回来后还邀他们上办公室聊。当然，这其中不乏他们每日在外工作时的细枝末节、甜酸苦辣以及奇遇传闻。他们愿说，我也爱听。于是我的人缘特好，有时虽足不出户，仍消息灵通。工作详情、施工进度、职工反映，一切均在随意中了解、征询。想不到我因此得益不少，编简报、写总结、拟规划时，有些材料、数据往往随手而得，至于宣传报道，更是得心应手。第一年，我就因采写刊发了不少文字报道、撰写过几篇政工论文被评为省系统通讯报道工作积极分子。第二年又因工作尚努力被评为市交通系统先进工作者。“跳槽”之后，凭自

·“跳槽”之后·

己的努力,我又一次得到了社会的承认。

只是“跳槽”前没有想到的是如今与我朝夕相处的交通人,他们的生活、思想竟是那么丰富而多彩。我曾据此创作了些小说:去年登在《中国河运报》上的《船过施港簃》,前时刊在《中国交通报》的《绝活》、《独木桥上》,近时刊在《萌芽》杂志上的《搅塘》和《捉鱼大王》以及最近某文学季刊留用的《神斧》等等,均是跟众师傅“侃大山”侃出来的。大家都知道我在写交通人身边的故事,但他们没有人敲我稿费的“竹杠”,谁都说我拿那几个小钱也不易。

“跳槽”后,我生活工作在交通职工中间,且似乎跟水结下了不解的缘,很舒心、很充实。

原载《人事管理》杂志一九九二年第六期

珍藏签名本

我居小城陋巷，一直无缘结识众人仰慕的诸位名家以求赐签名，故说来汗颜，家中藏书不少，但名家签名珍本，至今一本也没有，这不能不说是爱书几十载中的一大憾事。但我的书架上，却珍藏着不少非名家的签名本，各种文体均有：小说、散文、诗歌、电影脚本、民间故事、儿童文学，甚至音乐理论、教育随笔等等，这大多是文友们呕心沥血几年甚至几十年间的结集，印刷装帧都挺寒碜，印数也可怜，一般一、二千册，上万册能再版的，已属凤毛麟角了。比起那些名家名著来，来得却更为艰辛。书还没出，书稿已数度周游列省，一旦成书，推销又让人累得心憔悴。书也不见得不好，只因无名而少有人关注、捧读、珍藏，故也许当人们发现它的价值的时候，它已成了孤本，甚至绝本了。正因如此，我倍加珍爱地收藏着，放在书柜中最可心的位置，以便能随时取阅。若有同一作者的诸书，我便按先后依次排列在一起。每本书的问世，对我都是一个激励。好些名字，好些书，好些文章，都会令昔日的一幕幕油

·珍藏签名本·

然而现：荡舟在古镇周庄南湖旖旎的月色中，十来个文友，饮酒、作诗、唱歌，好不快哉；相聚在女诗人个人承包的千头养猪场，畅谈高雅文艺，好不悠哉；市政府前大道边，扯起大红横幅，架起电喇叭，摆着擂台为路人签名售书，好不热闹。

确实，在我的生活中，他们已占了不少的一席之地，而签名本则是其中的纽带。故而，藏家收藏名家名著的签名珍本，珍藏的是一份崇拜，它也许会随时间推移而增值；而我收藏文友们的签名本，珍藏的是一份情义，纵然时间消磨，也不褪色。

原载《汕头特区晚报》1995年4月16日

用真情善待读者

去年下半年,我的小小说集《流年》在杨守松、卢群等老师的关心下,正式结集出版,49篇,那么薄薄的一本,一只丑小鸭。几乎在我拿到成书的同时,出于对一个文学新人的关怀,杨晓敏先生在他所主编的《小小说选刊》杂志上免费为我刊了一则书讯。自此,在这短短的半年时间里,我几乎每天都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购书款和读者的来信,让你不得不惊讶,在这茫茫的人海之中虽说受商品大潮的冲击但还是有这么多痴心爱书的人们。前日我粗略整理了一下这100来封书信,见有中学、大专院校的师生,有部队的官兵,有闲居在家的残疾人,更有供职于各行各业的文学青年,其中不乏深圳白领、老区农民。说实在的,有的只是看了书讯后的盲从,而更多的还是因为曾经读过我的小小说作品。他们的来信都是那么友好,那

·用真诚善待读者·

么虔诚,让你感动,真的,他们一个共同的特点便是爱书,对于这些爱书的人们你所作的选择便只有以真诚去善待他们。一封寄自安徽滁洲沙河镇某村的来信说:“开门见山吧,我想向您讨一本您自己的书。不知您肯不?说来话长,鄙人是个种田人,有个毛病爱看书。因为种田,又迷读书,经济难免拮据。确实买不起书。”向人要钱,我见得多了,如此向人讨书,我还是头回撞着,能说什么呢?我当天就给他寄了一本签名书。更有山东临朐的一位中学生,先是寄来皱巴巴的3元钱,说是只攒下这么多,作为书款。收到我寄的一本书后,再来信说:他把我的书带到了学校,同学争着看,也想要,随信所寄的更皱的两元钱,说是那天帮父亲买饲料偷偷扣下的。我便又寄了一本书给他,但那两元钱,我一直没从信封中取出,就像一大笔不义之财一样,压得我透不过气来。在这半年中,我回了多少信,我已记不起来了,然我每一封信都是那么认认真真地去写的。真的,读者哪怕一丁点的赞赏所给予一个写作者的感动,我想你只要去体味一下一个母亲在听着别人夸她怀中的小宝宝如何如何好时的心情便知,哪怕她的小宝宝很丑很丑。

原载《姑苏晚报》1997年5月10日

『香港不是外国』

我没去过香港,但我给香港寄过稿子。那是三、四年前,去香港的朋友为喜欢集报的我带回不少香港的报纸,浏览一遍后,我便心痒痒地把才写就的新稿《阳澄湖畔观捉蟹》,让离休在家的岳父硬是一个字一个字翻成了繁体字。

去邮局寄稿,是在一位因领稿费而相熟的邮电职工手里,他掂着我的信件用很异样的口吻带着些善意探问我:“把稿子寄到外国去?! 当心出事情。”

我一听很懊恼,虽说在生活中,我是大家公认的最不善于嘴上与人争高低的好好先生,但这回,我高声声明:“香港哪是外国?! 原来不是,现在不是,到97年回归后更不是。”我的声音很大,不大的营业所里不多的几位顾客,都看着我,那些目光分明是对我的肯定与赞许。

·“香港不是外国”·

那邮电职工自知失言,脸很尴尬,说:“你们写文章的人就是喜欢咬文嚼字。”

我却很认真,说:“香港不是外国,这是小学生都晓得的最起码的知识!不是咬文嚼字!”确实,我曾为如此糊涂的言论耿耿于怀了好长一段时间。

半年后,我突然收到上海永嘉路 589 号香港《大公报》办事处寄来的 125 元稿费,留言栏中写着“稿见 1994 年 10 月香港《新晚报》第八版”。我取出所收集的老《新晚报》一看,激动与欣喜骤上心头,那第八版竟有“祖国旅游”专栏,我想我的那篇写家乡阳澄湖、写家乡名肴大闸蟹的散文定是刊在这栏目,阳澄湖、香港、祖国,这一组牵缠人心的文字,终于把我寄稿时积郁下来的那一丝说不清的惆怅摒弃一尽:香港没有忘记祖国!香港人也喜欢我家乡那恬静富饶的阳澄湖!我心释然。

只是略有遗憾的是,我没有收到样报。我期盼着,香港回归后,有朝一日我也有机会去香港,到那时头桩事情便是跑香港最大的图书馆去找那张有我文章的样报,复印好带回来,作为永久的留念,还要写上那句我曾跟人论高低的话:“香港不是外国!”

原载《苏州日报》1997 年 8 月 10 日

金猴缘

注定与“金猴”有缘，这也许是我始料未及的。

那年正做着语文教员，因学的是文，自觉笔头还不赖，故讲课之余，手痒痒的学着爬些格子。第一回去镇上只有两个人的邮政所寄剪了角的稿件信，心里怯怯的，当我把稿件信交给其中一位邮政员时，邮政员道：邮资总付么，大城市里也许行，我们这小邮政所里可不成。于是我狠狠心花了一元六角，一气购了二十枚邮票。邮政员咧着嘴笑说：“其实你也够大气的。”说着递我长长的二串绛红底色的小邮票。那邮票上的金猴确实可爱，炯炯的目光，活灵活现的神态，着着实实令我把玩了好久。

之后，我便沉溺在爬格子的甜酸苦辣之中，只半年功夫，这群可爱的小“金猴”，几乎全欢蹦乱跳地跑进了这家或那家杂志社。可运气不佳，每回总是收到一迭迭的退稿和吊人胃口的鼓励信。某日，竟有一张五毛钱稿酬的汇单寄来，不多时收到了样报。上有我写的一则寓言。这让我乐了好久！但细

细算算,半年功夫辛辛苦苦爬了不下十万字的格子,竟然连邮费的本钱也没捞回来,好惨啊,想想便心灰意冷起来。封笔之日,抽屉里仅存一枚“金猴”邮票了。

后来,跟她认识了,两个镇上的,平常不能老见面,于是便靠飞鸿传话,唯一的小“金猴”竟喜气洋洋跑她那儿去了。写呀写,我把当初爬格子那份执着、那份热心、那份痴情,全投入了进去。没多久,我们便成了秦晋之好。

两人呆在了一起,常对话,也不用再写了,但手仍痒痒的,只能把那份执着、热心和痴情,再次全身心地投入到爬格子的行生中去。虽说这回开始,已能频频见铅字且一发不可收,然而每次去邮局寄投稿信件,总觉少了昔时的那种惴惴不安和欢蹦乱蹦的气氛。儿子出生之后,小小的三口之家竟然弹射进了旷日持久的迁徙轨道之中:或小巷深处危危小楼,或石库门里荒院陋室;或小城民房寄人篱下;纵然搬进了公房,也是“高不可攀”。不长的十来年,竟以每两年一次的记载,频繁而疲惫地迁徙,而所需之物,总是置了丢,丢了置,置了再丢,一次次丢弃所收集的报刊,一次次焚毁所堆积的草稿、书信……这期间,“金猴”以其特有的品位而大受世人青睐以致身价千倍。这使我牵记起我那些可爱的小“金猴”来了。没想到,在仅有的十来封我们共同珍视而没丢弃的旧书信中,竟然还有那么一只小“金猴”,看似孤单,但多时没见,却愈发淳朴可爱。我把那珍贵的飞鸿揣摩了好半晌,最后还是狠狠心,齐刷刷剪了下来,继而水浸去胶,脱水阴干,专门选购了一本精美的集邮册和护邮袋,珍藏起来。

有一回拿给一位集邮的朋友,让他鉴赏,朋友惊异:如此

好的品相,实在难得,哪来的?我如实道:这还是我给妻子的第一封情书上的呢!朋友叹息:傻冒,真正的傻冒,这么珍贵的实寄封,竟舍得剪了,难道已过去了的美妙瞬间还会重新再现么?

我怔住了:美好的东西总是这么或多或少带有无可弥补的缺憾?!

原载《汕头特区晚报》1994年2月10日

终见益母草

前时去乡下，见一农家院里一村姑正在翻晒一匾植物，虽已切成寸许，然仍能看出大概：方茎、中稍空；叶圆形、长柄，间杂淡紫红色花朵，坚果有棱。

我探问村姑：“这是什么好东西？能吃么？”

村姑埋首不答，恰好另有几个中年妇女篱笆外路过，先窃笑，继而戏谑道：“问得好蹊跷，也想尝尝看？”

我好生疑惑，不禁向伴我的袁兄请教。袁兄道：“这是妇人坐月子煎汤吃的，味很苦。”

“益母草？就是那苦草？怪不得！”我问。

“能带我去见见苦草原本模样么？”

“这有啥难的？你看，四周随处都是。”

一看确实不少，屋后竹林，更是随处可见。半人高方形的茎秆直立着，枝叶繁茂。

我终于见到了父亲常唠起的益母草，其实也是些普普通通的草，生活在断垣砖屑之间又极富生命力。汁水虽苦涩，却

为人类的繁衍生息作着默默的奉献。

我告诉袁兄我父亲关于益母草的故事：二十多年前，他下放乡下劳动，跟几个苏城插兄同吃同住。一次，一插妹回苏城，临行时捎口信，让他把她屋里的油菜苋吃掉，免得烂掉。不知是口信传得不地道，还是父亲闹了迷糊，反正是把匾里的益母草当成油菜苋下锅烧了咸肉菜饭。这饭苦不堪言，插兄实难下咽。父亲却坚持说：益母草是上好的补品。独自吃了整整两天，连锅巴也没留。

听罢，袁兄哈哈一笑，说：“你父亲有这么多益母草补身，一定高寿！”

我道：“可惜他英年早逝！”

我从乡下带回一束新生的益母草，插在花瓶里，我想：父亲会喜欢的。

原载《消费艺术导报》1994年8月1日

多此一举

送儿子去岳丈家，走在人行道上，儿子、我、妻排成了一条散兵线，我比妻高出半个头，儿子又比我高出半个头，而儿子又酷似我，三人走在一起，竟惹来路人不少注目礼。

走着走着，妻突然掏出一个柑桔递给儿子，好像是唯一的一个，女人就是喜欢玩这等小把戏，以表达对孩子的窃爱。

儿子接过那枚金贵的柑桔，一片片漫不经心地剥掉结皮后，又掰下几瓤漫不经心地递给了我，在儿子这一漫不经心中，我突然觉得儿子已经长大懂事了，因为在此之前，我、妻从没被他小小的恩惠过一次。

哪怕是一颗他并不怎么喜欢的糖果，我曾有意试过他好几回，每回有了不多而好吃的东西我总有意试他：让你娘也尝尝，然不说则罢，一说反促使他迫不及待地把那不多的好吃的东西塞进嘴里。

读初三的儿子可说到了中考前的非常时期，故常年住在岳丈家，由从中学校长岗位上退下来的岳丈充当他的家庭教师。

因不常见面,我们彼此之间就多了一点挂念。半道上,为他选购一支“姗拉娜痘膏”,这是我送他的理由,其实这更是我想跟儿子一起走走的一个藉口,痘膏价格不菲,以此来表达对很青春的儿子的一点关爱。

购了“姗拉娜”,我询问儿子要吃冷饮否,儿子欣然:“当然要啦。”于是他就选了一盒“小太阳”吃着,走出商厦,跟我们分手,在过马路时,我见他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就唤他:“你看着路,不要只顾着你的‘小太阳’。”妻执意要送他过马路,吊着他的膀子走了几步,儿子笑了,说“多此一举!”

哎,我突然觉得有孩子的人怎么总喜欢这般“多此一举”?!

原载《汕头特区晚报》1997年12月13日

夜

行

30多年了,我一直难以忘记那次陪着母亲夜行。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夜行,以致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我脑中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闪现出那次夜行的情景。

那年,我9岁,父亲在离城十来里路的“五七干校”劳动锻炼。一天晚上,我们早早地睡了,母亲自己去听广播会。睡梦中,我被母亲的抽泣惊醒。我不解地望着母亲,半晌,母亲问我还记不记得去干校的路,我看着母亲失魂落魄的样子,懵懂地点点头,不敢说自己怕那路,因为暑假时我跟同院的几个大孩子去过,沿着河一路走过去,挺远的。母亲便不声不响地帮我穿衣,说是要连夜赶到父亲那里去,非去不可。我感到事情的紧急,在出门的时候偷偷地从我那万宝抽屉里取出一件宝物:一把用旧钢锯条磨的小刀,刀把是用电工的黑胶布缠的。

出了家门,我老打寒战。其实,我并不怎么认得路。我跌跌撞撞随着母亲往前摸,寒战打得愈发厉害,母亲用手臂紧紧地箍着我,不住声地问还冷不冷。

出城是一条沿河的小道,弯弯曲曲,像一条细长的白带

子,一直朝西延伸。记得那晚有月,月光亮亮的,远远地望过去,除了一片黑影还是一片黑影。只有走近了,才知道是一片野树丛或是一片竹园。村庄是老远就看得出的,而且有狗叫的地方大多是村庄。我们沿着那条白带子走着走着走进了村庄。可越是怕狗,越是有狗把住村头狂吠。我们缩成一团,进退两难,与凶猛而疯狂的狗僵持着,久久地。我掏出宝物,紧紧地攥着,然而那把小刀实在太小了,狗根本看不见。缓过神来,我跟母亲说照阿婆教的办法吓它,母亲就很夸张地做了一个拣砖打狗的假动作,那狗其实也是个纸老虎,果真拖着长长的凄叫朝远处逃去。走着走着,遇着一片野坟地,我们想绕,可路越绕越荒,只得回到原路,最怕人的是那露天棺材,阴森森的,风吹着,还有怪啸声;更可怕的是那隔河的野坟丛中竟有飘飘悠悠的萤火,我心想不要怕它,但还是有点怕。母亲攥着我的手不紧不慢地走着,嘴里“嘘”着,我也“嘘”着,竟胆大起来。穿过坟丛,我攥出母亲一手心的汗,不知是我的,还是母亲的。

到了干校,已是凌晨。父亲见了我们,很是惊讶。也就是那晚。父母商量了好久。终于做出了影响我们全家几十年生活的一个重大决定:父亲下放农村后,母亲辞去公职,带上一家老小同去。

以后的几十年,生活虽然艰苦,但很充实。其间,每每遇上一些挫折,我总会想起那次夜行而义无反顾。

原载河南《家庭教育周报》1999年4月6日

真爱永恒

公元 1998 年，当“铁达尼号”再一次沉下去的时候，杰克和萝丝的真爱却似史诗般永驻人间；而当 1593 年英国伦敦罗丝剧院《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戏剧在 1999 年的热烈掌声中落下帷幕的时候，又一部爱情巨片以其真、以其纯，再一次倾倒了善良的观众，并捧走了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影片、最佳女主角两项大奖。

《莎翁情史》没有虎帐狼烟，刀光剑影也纯属假把戏，唯有真情真爱，牵牵缠缠回肠荡气。名门贵族小姐奥薇拉·迪雷塞爱诗，她喜欢“灯火只是灯火 \ 如果没有苏菲亚 \ 欢乐只是欢乐 \ 如果苏菲亚不在身边……”；她喜欢《罗密欧与朱丽叶》，唯有她能女扮男装、能全身心地用真情去演活角色；她更信奉人间真情，在那“阶级恋情永不会有真爱”、“不能生育送回来”的时代，她坚信她会有那种“生生死死的、无法战胜的、无法控制的真爱”；而正是这种真爱，给才思枯竭的威廉·莎士比亚以灵感，终于创作出了感天地动鬼神历经四百多年仍魅力不减刻骨铭心的爱情巨作。罗丝剧院的舞台、迪雷塞府邸的阳台，

·真爱永恒·

是他们的永恒的伊甸园！

感谢女王，她终于给世利、专横的魏瑟爵士说了一句真话：当爱被拒绝的时候，你就独自上路吧！

1999年5月2日

与你同行

第五辑

这个世界真精彩

那天晚上好冷，带着儿子看望了母亲，风雨中随便换了辆“的士”回到了家。回了家，无意间一摸口袋，不禁愣住了：随身的钱夹竟不翼而飞！钱夹中有些钱款，更有好几张磁卡，通用的、转帐的，而且身份证、磁卡密码都在其间，不管谁拣到，随时随地在市区内任何一台相应的取款机上都能取到现款，况且那些机器都是昼夜服务的。排来排去，想想定是刚才付车费时掉在了“的士”上。我即跟客运公司的程经理打电话，程经理问了我车号、车色、坐前排还是坐后排。车色、车号我全然不知，只知是“桑塔纳”，坐的是后排。程经理坦言：那要找到的难度很大，难就难在后排上下的乘客太多了，反正只要是我们客运公司的“的士”司机拣到，那他们一定会如期上交的。无奈中，我只能电话挂失：中国银行长城卡部夜间值班员

·这个世界真精彩·

几乎在一分钟内就核对清了我的身份并按规定冻结了我的帐户,然另一家银行,我打遍了昆山、苏州、南京所有的信用卡部电话,都无人值夜班而挂不了失。一时间,我只觉得这世界太大太大了,这茫茫人海,自己又显得如此渺小。为了尽可能减少损失,第二天一早,我便匆匆赶去另一家银行挂失。正在这时,锦溪镇报道员、文友袁兄打来电话,问:老兄,你丢了啥宝贝在“的士”上?我好生奇怪,说丢了钱夹,你怎么知道的?!袁兄道:你这家伙遇到好人了,你跟锦溪财政所的陈所长打个电话吧。陈所长电话里说,你先别谢我,你跟昆山审计事务所的李所长打个电话,好像是苏州烟草专卖局的沈局长乘车拣到的。电话打到审计事务所,李所长是位女士,沈局长是她爱人,原来那晚他们也是去看望母亲也坐了那辆“的士”,拣到了我那失物。见到了磁卡、密码,他俩笑了,说这位仁兄定是个马大哈;见到其间的身份证、苏州小说学会的会员卡,他俩又说了,这“万芊”好像哪里听到过,便让陈所长在锦溪的笔杆子中找,故找到镇上的通讯员,最知名的笔杆子!他正好是我的文友,只是我已离锦溪八年了。这时我突然感到:这世界真小。约好第二天去李所长的单位去取我的失物,为了表示我内心由衷的感激,我特意物色了一个小小的红木摆件——一对奔腾的骏马,然李所长说啥也不肯收下,我想说:赠你俩一小小的摆件,只是想留个小小的纪念,一见它就会想起这世界上还有个唤作“万芊”的“马大哈”。但面对她执意的拒绝我语拙了。后来听人说,就几个月前,李所长还拣到了在外资企业工作的一位先生的一只小包,也是她千方百计地送还给了人家。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的桌上就放着那失而复得的

·这个世界真精彩·

钱夹和这怎么送也送不掉的骏马木摆件,唯一的感受:其实,这个世界真精彩!

原载《姑苏晚报》1998年1月12日

沈从文的家教

著名文学家和物质文化史专家沈从文先生离我们而去已周年有余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了解了一些他的家教情况。

那是八六年暑假,从文老人的孙女沈虹大学毕业来江南乡镇作社会调查,经她外婆的介绍,央我为她拍一组乡镇企业的实物资料照片。她,一副极普通的女学生的打扮,衣着很是朴素,当时要不是曾仔细地打量了片刻,我相信,她一转身走入人群的话,我是绝对不会再认得出她的。听她外婆说:她沈从文爷爷,从小就要求孩子们衣着朴实。沈虹小时候,总是穿些大人穿旧改过后的衣服,偶而穿件新衣服,总要使她不自在好久。有一段时间,她曾从北京来小镇寄读,衣着在班里是最朴素的一个,但总是自己洗得干干净净。因为在家时,爷爷就这么要求她的。

拍照的时候,我扯过话题问沈虹:

“这次大学毕业，你有什么打算？”

她很坦率地说：“想考研究生，但还没最后定，有好些对口专业的导师是爷爷的挚友、老同事或学生，这就很难，虽说他们不会给我开个后门，但凭靠着爷爷的感情分去考，即使考取了，又有什么光彩呢？谁不想走自己的路呢？”

“这是你爷爷的意思？”

“嗯哪，当然也是我的，也有我爸我妈的意思！”

后来，我问起了其他一些关于她和她爷爷的话。她告诉我：“我从念小学开始一直到现在大学毕业，除了几个特别要好的同学外，几乎所有的老师和同学都不知道我是沈从文的孙女，我感到这样倒很自在，因为大家把我当成了沈虹我，给我相应的理解、友好，我感到很满足。对爷爷我是尊敬的，受他的教诲、受他的熏陶，因此我选的专业多少也受爷爷的影响。我爸是搞机械的，但我的遗传因子，似乎没有了。”

我默默地点着头，这完完全全是沈从文的孙女，首先是气质，不是么，老人一生勤奋，先是创作，后是研究，成就卓著，然甘于淡泊，默默地走着他自己的生活动路。

只半天，沈虹便匆匆地离去了，去浙江的同里、芦墟、……日程很紧，说是那里有同学相约着，去完成她的社会调查。

后听她外婆说：沈虹的论文受到了团中央的表彰，她自己也正志愿着要去一些开发贫困地区的单位，干一番事业。她说时时记着爷爷不止一次讲过的话：

“不要浪费时间。”

原载《家长报》1989年11月10日

『面瘫』神医

上海有个专治“面瘫”的神医叫窦广森，他今年已64岁，虽已退休后仍每日借座愚园路上的静安区精神病防治院，特设“面瘫”专科门诊，为全国各地及海外慕名前来求医问药的“面瘫”患者悉心诊治，从1963年至今已治愈“面瘫”患者二十万人。

“面瘫”，即周围性面神经麻痹，又称贝尔麻痹，俗称“歪嘴巴”。笔者前不久也患过此病，深知它的厉害：最初的感觉是那天清晨起床去接一个电话，只觉得舌面麻木，发音艰难，取镜子一看，不觉大吃一惊，右脸松弛，嘴角向左严重歪斜，眼睑已不能自由开合。遂去窦医师处看了四次，每周一次，把脉后在“三叉”等特定的穴位上，敷贴上他亲手用马前子等中草药配制的膏药。敷贴过后，头皮略觉有细针尖刺击的痛感，静心时脸部肌肉神经有间歇性抽动的感觉，只一个月，脸部外观恢复如初。

“面瘫”痊愈后，我专程赶到天山路窦医师寓所，对他进行

了一次采访。

那日，窦医师正和他健谈的老爱人，对坐在厨房的小餐桌前，处理来自全国各地求医的信件，摊了满满的一桌子，老爱人拆信封编号码，窦医师一边阅读一边用毛笔回信。

在谈话中，窦医师告诉我：治“面瘫”，其实是他的业余爱好。他的职业是理发师，退休前曾任长宁区春光理发店副经理。在他很小的时候，经常看祖父、父亲为上门求医的伤科和“面瘫”患者治病，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他渐渐懂事后，他父亲就手把手地传授他一些医术，从望、问、摸、认、定、准六字要领到整个诊断过程，并亲手教他配制治疗“面瘫”的祖传秘方。后来，他虽然从师学了理发手艺，但学医兴趣更浓，理发的同时，热心为上门求医的“面瘫”患者治疗，渐渐的在江浙沪一带慕名而来者络绎不绝。最使窦医师引以为骄傲的是75年间，著名越剧演员袁雪芬、范瑞娟，也曾先后患“面瘫”症，是他亲手诊治，使她们得以重返越剧舞台。

坐在小餐桌前，我读到了几封来自江西抚州乡下一位女“面瘫”患者的信函，字里行间，催人泪下，因经济困难、山区医疗条件差，这位正当妙龄的女子没得到及时有效的医治，脸部畸型，婚姻大事成了泡影，到了痛不欲生的地步，窦医师接信后，一次次给她复信，劝慰她坚强地面对现实好好地生活，并一次次免费为她寄去膏药，指点她贴敷，为她尽可能地救治。

30年行医生涯，没有给窦医师带来滚滚的财源，他一直两袖清风，以挽救患者美好的面容为己任。在他家墙上没有一面锦旗，窦夫人告诉我：锦旗太多了，干脆一面也不挂。病人治疗的记录，窦医师是记在横线条的本子上的，这样的本子，密密麻麻的记了一本又一本。这其中不乏日本、韩国等等

·“面瘫”神医·

海外客人。

值得一提的是,窦医师不仅仅治愈了二十万患者的脸容,更主要的是抚平了患者心灵的创伤。有位40多岁的河南男子,头次见窦医师竟泣不成声,道是家中老辈已老,小孩还小,一家老小,全靠他支撑着。他死不得啊!窦医师开导他:“面瘫这病即使看不好也不会死人的。”汉子不信,说他们那里人都说:前世造了孽,今世报应,才让你生这怪病。窦医师劝他安心治病,果然两个月不满,“面瘫”不瘫了,这汉子磕着响头,感激不已。

确实,笔者遇上窦医师,能在毫无痛苦中医好“面瘫”,是幸运的。而他对我细致入微的关怀,更使我感激不已。记得我病痊愈不久,还收到过他的一封信,嘱我“注意身体,不要过分疲劳,要劳逸结合……”

原载《上海大众卫生报》1995年4月29日

古道热肠扶花人

认识凌鼎年，是前几年的事。也许你在《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之类的刊物上也一睹了他的尊容，反正我总觉得他有点像那个葛优，只是葛优绝对没他奶油。有时与读读书报的朋友聊起微型小说，就会听他们说江苏太仓有个凌鼎年，是个高手。这可能缘于他在首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的得奖作品《剃头阿六》，也可能缘于他300多万字1400多篇文学作品在各种报刊上的“狂轰滥炸”。据说，他目前在微型小说领域首创了两个记录：一是在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界个人发的微型小说作品他最多；二是中国小小说作家在海外发的微型小说作品又是他最多。凌鼎年是一个以微型小说创作为主写作态度非常严谨的作家，他供职于太仓市侨务办公室，工作并不怎么清闲，但他有创作激情，更有恒心：他习惯于在日常

的忙碌中把对生活的点滴感悟记在零纸碎页上,而大礼拜则是他创作微型小说的黄金时间,每每这时与他接通电话,十有八九他正写得十分投入。

知道他的人都说,凌鼎年绝对不是那种只顾自己埋头写作的人,他的乐于助人、他的侠义心肠、他的待人雅量,在他众多的微型小说文友中是有口皆碑的。在中国微型小说渐已红火的这几年里,凌鼎年无疑是一位推波助澜的好手。

他因为接触、认识的编辑、作家多,与海外联系也多,他那里简直成了微型小说的信息中心,只要有出书、出专版、出小辑的机会,他首先想到的是各位文友,常常及时地把各种信息转达给大家。他还热衷于策划为报刊代组稿,为他人作嫁衣。不管有名无名、名大名小,只要作品上乘,他都愿为你使出浑身解数,极力推荐。光 1995 年,他就策划发起在《北京文学》、《天津文学》、《萌芽》、《春风》等全国 30 多家报刊上隆重推出“微型小说作家作品小辑”,以大联展的形式展示众多微型小说作家的创作实绩。1994 年,他与人合作主编了《中国当代微型小说十家精品集》、《当代微型小说精品集》两套丛书,共 22 部,其中由他组稿、审稿的就有 18 部,这段时间由于看稿而超强度用眼以致眼球充血,然而他毫无怨言。值得一提的是作为这两套丛书副主编的他,至今未拿一分钱的编辑费,反而倒贴了不少邮资和电话费。不仅如此,他还热情为微型小说作家撰稿作介绍,光《中国当代小小说文坛扫瞄》一稿就 23000 多字,同时刊发在马来西亚来的《蕉风》和国内的《天津文学》上,对目前活跃在中国当代微型小说文坛的作家作了较为详尽的扫瞄。这几年他还为中国微型小说作家作品走向世界而奔忙。他与泰国《亚洲日报》取得了联系,在该报连续刊发

了两个整版,介绍中国当代小小说名家名作;而经他手一而再、再而三推荐刊发在东南亚各国华文报刊的微型小说作品那就更多了。他还与中国文学出版社联系,在英文、法文版《中国文学》上推出孙方友等作家的作品小辑,而英、法文版的《中国当代微型小说作家作品选》也正在紧锣密鼓的翻译出版之中。至于微型小说界的一些笔会、研讨会,他更是热情的发起人、组织人、参与者,忙讲课、忙会务,忙里又忙外。有时遇见凌鼎年私下里聊聊,得知常常有认识和不认识的文学爱好者慕名把微型小说作品往他那里寄,他呢,总是为其看稿、改稿、荐稿,知情人说经凌鼎年手把手牵着走上微型小说文坛的新秀已为数不少。以致与他打过交道的人都说凌鼎年是古道热肠的好心人,他是把微型小说当作大事业来对待的,只要是对于微型小说他什么也不计较。

原载《市场报》1996年4月5日

自信是成功的一半

50岁的她有一个很土的名字：李兰宝，土得很难与她那高级律师的头衔配起来，但她那做了一世木匠的老父和农民出身的老母来说，这名字很金贵：膝下的五朵金花，全用花来命名，她最小得以兰花，是她的造化。

她爱兰花，兰花是花中的君子，品性很高，但她绝不孤高。平时操一口间隔沪方言的流利国语，或一口间隔国语的沪方言，软软的，绝无唇枪舌剑咄咄逼人之势，却反应敏捷，思绪流畅，善解人意。

无意选择，却终身有缘

高考填志愿，教语文的黄根生老师把她叫去，跟她说：“你

填华东政法学院吧,毕业了能当国家干部。”说实在的,她被当国家干部所吸引,觉得挺神秘的,有了一种非当不可的冲动,于是就填了,于是就被录取了。后来入了学,她才知道,当时入华东政法学院并不容易,光政审就查了三代,幸亏她父亲、母亲三代都是贫农,这在当时也够红的。

一经选择没想到却终身有缘。她先是在县公安局干刑事、干预审、干治安、干户籍,一干12年,后来省里为培训一批分到司法部门的军队转业干部,抽她去中央政法干校学习了半年。到了1981年,她被调到省司法厅政法干校任政法教员,一教教了3年。1984年3月,培训进入尾声,她毅然选择了律师职业,一干就是12年。她曾跟人说,满打满算她离退休还是五六年时间,看来,这五六年要生根在律师这个自己酷爱的岗位上了。至于退休以后,她想写写律师生活,有人为她起了题目,就叫《我的律师生涯》。她坦率地说:只是想写写,因为有好多事想写,只是不一定这么大气,总觉得这一生与政法、与律师有着解不了的缘分。

如果说李兰宝高考志愿的第一次选择只是出于对当国家干部的向往和对老师的信任,那1984年3月对律师职业的选择,则是李兰宝深思熟虑的结果。当时,律师对她来说还很陌生,她将从一个惩治罪犯的公安干警,转为为别人甚至犯人辩护的律师,角度变了。但她深知,不管是哪一个角度都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更体现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完善、合理、严密。

她为自信付出了百倍的努力

有人问:反右时,打成右派最多的是律师,你怕不怕?李

·自信是成功的一半·

兰宝说：一旦选择，别无反顾。当然她也坚信把敢于说话的律师打成右派的历史不再会重演的。诚然，跨进律师事务所大门的第一天，挑战也就开始了。

当时太仓有个辩护案子，领导上可能出于考验一下这位“政法本科生”到底有几下子的目的，指派她单枪匹马匆匆上阵。第一天到太仓时间已不早，做辩护的准备工作已非常急促，第二天就要开庭，给她的只是几个小时的有限时间，其间她要会见被告人、阅卷，摘录那些从厚厚的几大本卷宗中找出辩护的依据，写出辩护词，毕竟是第一回，她心里实在没底，然而她非常清楚，成功与否，对今后的声誉举足轻重，她想为准备争取些时间，故请求检察长能否让她把卷宗带回招待所阅读，检察长出于对特殊情况的照顾，同意了。她硬是利用这仅有的一个晚上的时间，作完了她该作的一切准备，一直到深夜1时多写完第一份辩护词后，才安心休息。第二天上午开庭，旁听者不少，辩护竟然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俗话说万事开头难，有了这第一次的成功，再难的案子她也不畏惧了。

她做律师，每天面临的都是挑战，知识不够，她就一边做一边学；时间不够， she 就把一天掰成几天用。靠自信的支撑，她开始向成功的目标艰辛地跋涉。这12年风风雨雨的岁月中，她总是超负荷地工作，她对每天8小时工作时间的概念相当淡薄，披着晨露外出，戴着星月回家，这是常事；挑灯阅卷宗、写辩护词，更是常事。这几年，她担任着律师事务所副主任的工作，而她承担的一线业务的工作量仍有增无减。在全所诸多律师中，她每年办结的刑事案件数居首位；而她承办的各种民事、经济纠纷案件又大多是当事人指名道姓请她的；此外，她为近30家企事业单位担任常年法律顾问，运用自身丰

富的法律知识与经验直接为昆山地方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受到了这些企事业单位的好评。

李兰宝律师承办案件，靠的是公心、责任心，凭的是良心和职业道德，这使她能在纷繁错综的头绪中，明辨是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尊严，她呕心沥血为自己赢得了声誉。她自己曾说起过一段为一名“强奸犯”辩护的经历。这是她十多年律师生涯中一次次成功的辩护中较为出色的一次。当时，南港乡有一28岁的男青年，检察机关指控其犯有强奸罪行。根据刑法第139条之规定，将判3年以上10年以下徒刑。而李律师在受理辩护过程中，通过认真研究受害女青年多次闪烁的陈述笔录，发现了其中的矛盾，她通过阅读卷宗、到现场实地踏勘调查，终于用大量令人信服的证据，在法庭上成功地为“强奸犯”辩护，认为定性不当，最后，法院以流氓罪判处其一年有期徒刑。辩护的成功使李兰宝高兴了好几天。

律师的五味人生

做律师不容易，要想做一名出色的律师更不容易。人家指名道姓请你出庭辩护或当代理人，有时飞机来去，星级宾馆下榻，轿车接送，是够风光的。李兰宝靠自己的努力，也赢得过这种声誉、这种待遇，但她得到更多的是艰辛。好几次出去办案，住的是十来元一宿的车马旅店，吃的是路边的大排档。最让她难忘的是1985年冬那回到河南沈丘帮布厂催讨6万元货款。车子在路上颠簸了整整3天，到了沈丘一打听，还得走上好几十里路，本来坐车就坐得腰酸背痛，再步行2个多小时坎坎坷坷的雨天泥路，脚板上的水泡已磨穿了，血水渗出

·自信是成功的一半·

来,袜子和脚板粘在了一起。到目的地一看,什么单位也没有,只是几个当事人凑合着做生意,破旧的仓库里堆了些不太值钱的布料、钮扣和化肥,化肥早已过了期,于是只得饿着肚子马上着手清点布料和钮扣。那地方也确实穷得可以,附近根本没有饭店,谁家也拿不出什么象样的吃食,他们只好派人到集市上去买一种叫干巴巴的面食,掰开来一人一块充饥。货物点清以后,化20元钱雇了辆手扶拖拉机连夜拉布料等抵押物回县城。李律师裹着件军大衣,缩在手拖挂箱边上,又冷又饿又怕,人陌地生地跟法院的另一位同志一起在黑灯瞎火中好不容易把这些布料押回了县城的住处,终算帮本不景气的布厂挽回了部分损失。还有一回,她外出催讨债款,回来时正遇特大暴雨,她坐在车子里,滚雷在头顶上炸响,雨帘密得挡住了视线,驾驶员只得把车速放到最慢,一路上看到好几辆滑出路面的车子,两人都心惊得厉害。待回到家,门还没打开,却发现里面的水从门里淌出来,开门一看,洞开的窗户里暴雨直往里灌,原想早点躲回能避风躲雨的家,然而家早已成了水泽一片,并渗透到了拼木地板下面。此时的李兰宝独自一人怔怔地站在流淌的水中,止不住默默流下泪水……

李兰宝的得失观

李兰宝律师总认为:生活对每一人来说,都是公平的,有失必有得,而有得必有失。

在生活与事业中,李兰宝得到了很多:自己事业有成,儿子也为她争了光。……

1990年1月,省司法厅授予她“江苏省优秀法律顾问”的殊荣;1992年3月,江苏省司法厅、江苏省律师协会通过严格

评选、考核,授予她“江苏省优秀辩护律师”称号;1993年她加入了民主党派“九三学社”。同年又当选上昆山市第十二届人大代表和江苏省第八届人大代表。1995年,她又担任昆山市司法局副局长。

最让李兰宝骄傲的是上海外国语学院毕业的儿子李宾,已被中央电视台挑选为法语节目主持人。作为母亲的她,自信儿子是会有出息的,是会为母亲争气的!

然而,生活对她来说,失去的也不少。儿子还只6岁时,因感情不合,她跟丈夫离了婚。离异后的李兰宝,生活无疑是艰辛的,一个孤身女人,既要抛头露面做好她的律师工作,又是操持家务培养教育好自己的儿子,够她累的。在这十九年漫漫的生活旅途中,为了事业,为了儿子,她甚至放弃了再次爱的权利;她全身心地关注着儿子的成长,然而为了工作,她还是一次次把还很小的孩子独自锁在家里……

李兰宝的教子观

李兰宝教子有方。她教子的自信、倾心,得到了四周人一致的口碑。

她工作忙,特别在公安局的那些年,晚上几乎全泡在工作上,不可能整日把儿子拴在身边,为了教子走正道,她硬是把5岁的儿子从老母那里接回,送进了机关托儿所。从小在外祖母家野惯的儿子突然送进了托儿所,再也野不成了,为此整整哭闹了一个星期才适应,她心一硬也就过去了。她教子,自有她的准则:就是不准儿子说哪怕半句假话。她十分看重儿子日常行为规范的培养,这也许是出于她整天跟犯人打交道的职业敏感。同样,她也要求儿子未经家长同意绝对不能吃

·自信是成功的一半·

人家的东西,更不允许随便拿别人的东西。另外,她很注重儿子自主能力的培养,从小就注意培养他的生活自理能力,手把手地教儿子从小学会洗手帕、洗袜子……记得,儿子李宾7岁那年,有个阿姨养病住在他们家里,小李宾放学后居然自己动手为阿姨煮了一碗米粥,只可惜盛好端给阿姨时,不慎脚下绊了一下,把粥打翻了,李兰宝见了没有责怪他,反而鼓励他再煮、再端。

说起儿子,李兰宝说:“我总感到儿子并不是我个人的私有财产,培养儿子成为有用的人是一个母亲对社会应承担的义务,也是一个母亲对儿子应尽的义务。”

并非结束语

有人问李兰宝:难道你这一辈子就这样独自一人生活下去,不想在爱情的海洋里重新荡起生活的风帆么?

李律师坦率地说:“曾想过,也有不少人关心过,以前我为了儿子,不想第二次跨进婚姻之门。儿子年幼就失去父爱,我不想在他幼小的心灵上蒙上阴影,去难为他再承认一个继父的存在……十几年的含辛茹苦,终于能告慰自己了,儿子能有所出息,是我所渴望的,我想作为一个母亲,一生中最大的幸福和安慰,一切的一切莫过于此。至于我今后的归宿,任其自然吧!我想我会生活得很充实的。”她就是这样在自信中笑对人生!

原载南京《莫愁》1996年第六期

一、婚礼在会议厅里举行

1999年1月22日下午,这是暖冬里一个平平常常的周末,而昆山市航道管理处多功能会议厅里却张灯结彩热闹非凡,这里正在为来自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农村的一对大学生举行一个远离家乡没有双方父母和任何亲戚参加的婚礼。

管理处主任、书记徐剑新手持话筒热情洋溢地作证婚词:

今天,我们在这里为自远方的刘廷杰先生、李思琪小姐举行隆重而简朴的婚礼。是内蒙母亲的乳汁哺育了你们,是内蒙工业大学培养了你们,是昆山航道管理处热情地接纳了你

·远离内蒙古的婚礼·

们,作为我个人,对你们没有任何要求,作为组织,非常真诚地希望你们,扎根在昆山、奉献给航道。

新郎刘廷杰,这来自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新地乡的农家弟子,接过话筒竟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成,事先想了好多遍的话,一激动全忘了。

新娘李思琪,这来自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热水乡农家的才女,拿过话筒情不自禁地说:在这喜气洋洋的日子里,我们的父母亲人虽然一个也不能来,很遗憾,然我们想说,你们就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亲人,……

新娘说着说着,竟热泪盈眶不能自己,半晌,她说,我们为了表示对航道处各位领导、长辈、同事的感激,还是唱一首歌吧。

唱什么呢?大家都说,唱“夫妻双双把家回”!这是一首挺轻松的歌,当小李唱到“背上还背着一个娃娃”时,大家拼命鼓掌,把手掌都拍红了。

小李、小刘深深地被大家的友好、善意感染,热泪盈盈的,然心是酸酸的,他们想了父亲、母亲还有家乡的老营子……

二、内蒙古的老营子和地图上的昆山

李思琪是个才女,父母和她以上的三个哥哥、姐姐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她父亲和两个姐全都是大字不识一个,唯母亲高小毕业,是营子里少有的知识分子,原先营子里让她当老师,然大集体种地时老师的工分没下地的高,父亲就让她母亲下地挣工分。小李祖祖辈辈待的那个大营子,千把口人,就出了她这么一个女大学生,自然她成了全营的骄傲,就是她嫂子在娘家人前也常常挺自豪地把她这大学生老姑挂在嘴上。女

娃是人家的人，营子里谁也不愿把紧巴巴的钱这样白白地丢在水里。小思琪一级又一级读上去，对此，父亲从不过问，只是每学期带回来的奖状能让他小小地高兴一阵。念高中在八里罕镇，离家二十来地，父母只是总记着把该吃的干粮什么的不拖期地送到学校。高二期末考试时，小李的母亲突然口吐白沫，不省人事，赤脚医生整日整夜伴着，大家都说把小妹叫回吧，他父亲说啥也不让，待小李放假回家，看着病中的母亲，伤心地哭了一阵又一阵，全身心地陪伴着，喃喃祈祷，娘，为了女儿你早早地好起来吧，这笔心债太重太重，不要让女儿一生一世无法偿还。到了大四寒假，找工作不太顺利的李思琪，终于跟父亲讲了要离家到南方去闯闯的想法，她看得出父亲很矛盾，离家得交几千元出区费，父亲一声不响地把钱给了她，然而她怎么也没想到，此时的父亲已被确诊为患上了喉Ca，只是生怕她知道了读书分心，更怕她知道了下不了离家去南方的决心，当昆山航道处接纳了她，真的离家与父亲告别时，她才知道了这一切，知道了为求父亲开刀，她姐、哥和弟弟曾跪在地上一一次次地求他，还知道了家里因此借了好多好多的钱。抱着父亲，小李剃心痛哭，而此时已动了喉部手术的父亲已永远不能再说上那怕只简单的一句话了。小李边哭边说，爸，你是世界上最伟大最伟大的人！

小刘说他也为父亲哭过一次，那是他读高二时，深秋突然来临的寒潮，使气温一下子降到零下20度，他父亲一早赶了四十里地到学校，给他送来棉袄棉裤，寒冷把父亲的脸冻得发紫，父亲把40元钱小心地塞给他后，已是11点多钟，又饿着肚子打回——仅仅是为了省下几毛饭钱。紧紧地握着这珍贵的四十元钱，小刘哭了，并发誓，一定要读好书，好好地报答父

亲！

在内蒙古工业大学读书时，他们的功课在班上最好的。一样的家境让他们有了好多共同的语言，每次回家，从学校到赤峰 2000 里地，他们总是结伴而行，小李跟小刘的家相距 500 里地，他们一直到赤峰才分手。感情的萌芽，在他们共同勉励的艰苦同窗生涯中蓓蕾绽放，而同赴南方，缘于他们在上海同济大学实习的时候，每天站在当时正在兴建的吴中路高架桥和铁路高架桥，他们感到自己一日日在亢奋，小刘跟小李说，我们一定要在有桥可造的地方，找到自己能发挥专长的地方。一次，小李在上海工作的表哥跟她说，离上海不远的昆山，是个挺不错的地方，你们不妨去试试。

于是，小李跟小刘说了昆山。其实，昆山对于他们只是地图上一个很小很小的点。

三、666 次火车、凭感觉打的电话

他们凭着地图，在上海火车站买了二张去昆山的车票，这天，是 1998 年 3 月 22 日。

上了火车，才坐定，小刘掏出车票挺诡密地跟小李说，我们这回去准成，你看这车次 666，六六大顺，其实，小刘自己也没底，只是在安慰小李，同时也在安慰着自己。

到了昆山，在车站广场，他们不知东西南北，唯有靠翻电话号码簿，凭感觉抄了十几个电话号码。

就在车站，他们打了第一电话：交通局人事科。人事科就给了他们一个航道管理处的电话。接电话的是人秘股股长吴敏，小吴是个热心人，电话里大概情况问清楚，说是先向徐剑新书记电话汇报。

第二天一上班,小刘、小李应约来到昆山航道管理处,进了徐剑新的办公室。一开始,徐剑新只是问了一些内蒙、父母、民族、生活、专业学习之类的情况,接着介绍了一些管理处所属交通航务工程公司的发展情况,还详尽分析了公司目前和将来所面临的竞争形势以及对年轻专业技术人员的迫切需求,更谈了自己对今后工程公司发展的一些远景设想。

刘廷杰欣喜万分,说,这里挺适合我们的,专业也挺对口,只要留我们,我们一定留下。

善于察言观色的徐书记为难了,原打算只把给人第一印象就非常诚恳的小刘留下,一线工地上正需这样年轻、有学历且专业对口的技术人员,而看出他们之间非同于一般同学的亲密关系,谁忍心让他们劳燕双飞各奔东西?!

然而,在编制很紧的情况下,事业单位一下子进两个人是很难的。徐剑新当天便向正在南京东南大学亲自招应届路桥专业毕业生的交通局张燕超局长作了电话汇报。

第三天上午,小刘、小李应约走进了市交通局张燕超局长的办公室。通过面谈,爱才的张局长非常满意地在他们的表格上写下“同意接收”的意见。

当天下午,吴敏便去市人事局办妥接收手续。一下子办成了!小刘、小李欣喜万分,这么顺利连做梦也没有想到。

四、在昆山尽遇上热心人

7月20日,小刘、小李他们完成了毕业论文、设计,正式来昆山航道管理处报到。人到,行李也到,吴敏拉上驾驶员为他们拉行李,鼓鼓的两个麻袋,一摸,除了书,则是一些碗筷之类最简单的随身用品。

·远离内蒙古的婚礼·

徐剑新跟吴敏说,他们才到,地陌生疏的,话也听不懂,你要好好帮他们。吴敏说我会的,第一顿饭就把他们拉回了家,老公在厨房里大显了一番身手,在家没客人绝对不会吃一只鸡割上一点肉的小刘、小李,那踏进昆山的第一顿丰盛的佳肴,老让他们回味。

单位里为他们安排了两处临时住房,小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么大呀?老家三代才住三间圆脊房!只是才到昆山,他们早囊中羞涩,徐书记说,一些必需的生活用品单位出面帮他们买,让他们先安顿下来。

吴敏看在眼里,不声不响地把自己家崭新面盆、锅子拿了过来。没想到,徐书记也是个细心人,早把家里新的锅子什么的送了过来。

大家这才知道,为了来昆山,小刘、小李他们不惜借了一笔不小的钱,徐书记为此专门在处办公会上进行了专题研究,结果,他们离开内蒙古所交的八千元多元出区等费,全部由单位承担。

徐剑新是个爱才惜才的单位领导,他非常清楚地感到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关键的还是人才竞争。

徐书记是个细心人,他爱才惜才用的是真心和真诚,他对单位里的其他领导说:这两个大学生千里迢迢的来昆山,实在是不容易,我们不仅仅要把他们的人留下来,更要把他们的心留下来,尽可能的象对自己的子女兄弟姐妹一样去关心帮助他们,我们需要知识,更要尊重人才。

天寒了,小刘他们整天待在工地上,徐书记看他们穿得单薄,便把家里全新的羊毛衫裤也拿来送给他们。

五、婚礼是这样筹备的

小刘、小李一开始工作,就整天扑在了市重点的锦周公路桥梁工地上,同进同出,吃在一起,还不时住工地,工地住宿本来就很不将就,还得专门为小李安排单独的女宿舍,确实很伤工班长们的脑筋,徐书记考虑再三,终于忍不住地对吴敏说:你拣个机会,问问他们结婚的事。吴敏征询时得知他们的苦衷:才工作,没这个条件,家里更没钱。徐书记说,我们为他们操办。于是,在中层以上干部办公会上,小刘跟小李的结婚问题,由徐书记提出,专题讨论了两次。先商定给了他们一套三室一卫一厨共计71.5平米的住房,这是一次次调整住房时,单位里专门留下来要给新来的大学生的,可见单位领导们早生好了这心;同时,单位先借给他们一万元钱,由单位出面请人简单装修一下新房,搞得舒心一点实惠一点;中层干部们每人捐助二百到三百元,让他们选够一些实用但不寒碜的家具、电器;婚礼就在单位多功能会议厅举行,中层以上和他俩所在工程公司的班组长以上管理人员参加,唱唱歌跳跳舞,搞得隆重一点简朴一点;还有,没结婚的小青年,一律不捐助,免得让他们无形中背上一笔人情债。徐书记的心多细!

一会儿,钱聚了起来,总共五千四百元,而徐书记一人掏了一千元。单位里请来了搞装潢的,地上铺了很好看的仿拼木板地砖,墙面用进口涂料粉刷一新,挺敞亮的,一盏盏吊灯、壁灯挺有情趣的,落地长窗帘一按上,多了好多的温馨。花了三千四百多元买了一套挺不错的家具,花了二千多元买了一台二十四吋的熊猫彩电。看着这全新的家,小李由衷地跟小刘说,单位不只给了我们一份专业对口的工作,还给了我们一

份家的感觉,昆山,真好!来昆山,我们遇上的尽是好人!

六、照片回家时全被抢光了

办了婚礼,单位里给他们放了一个月的假。临行时,小刘专门去了一趟上海,带着婚礼上省下来的3000元钱,按报上的广告找到了那家专营药店,但那广东产的特效药特别贵,小刘盘算了好半天,咬咬牙,化1000元,买上了半个疗程,就这半个疗程的药,让小李感动了一路。

小李回家,跟父母说,昆山好,地方好,人更好,好得根本不想你们父母了,不想家了,我们的领导就象父母一样的关心照顾我们。娘不信,说那是在安慰她。小李就把在昆山办婚礼时拍的照片全拿出来,有婚礼的全景,有领导的准婚,有同事们热烈的喝彩,有他俩唱“夫妻双双把家还”的“剧照”,有单位大院小巧玲珑的假山和茂盛的绿树鲜花、还有新房的每一个角落的写真,还告诉父母这单位还是省里的文明航道站、省级的花园式单位,她娘信了,说你们真是交上了好运了!没想到只一会儿,那厚厚一叠照片被围着手抢得一张也不剩。

当小李取出了小刘专门去上海买的药,说这还是用省下来的单位领导、同事捐的钱买的呢,一听药价,父亲接药的手颤得很厉害,还是多么金贵的药呀!

全村人羡慕得可以!

过了几个月,小刘在中学当老师的哥哥终于来了一次昆山,一见他们的新房,见完完全全象他们说的一般便说,象我们单位要达到这水平,得十年。小李说,如不是单位帮助,我们也起码化上五年的努力。

七、新生活从工地开始

眼下,小刘、小李正在公司承建的上海大学校内桥梁工地施工,大部分时间就住在工地上,工地住宿条件差些,但他们挺满足的,说家乡都能住上这样的房子要开心死了!两人吃在工地,荤菜之类平时舍不得多吃,每月化一百五十块伙食费,积了钱就尽可能多往家寄。小刘、小李都说,家里培养他们读大学挺不容易的,能省的还是尽可能省给家里。即使这样,小李已不是才来昆山时那样面黄肌瘦上工地站在风中时工人都担心她会被风刮倒的样子了,现在已脸色红润、人也胖了一些,且已褪去了原先在北方风沙中留下的皱折也象江南姑娘一样细腻了,小李挺自豪地告诉人家,这江南真的很养人。只是说起大暑天在工地时,笑了,说是人不经晒,皮晒脱了一层又一层,脸象黑牡丹。

小刘、小李在工地,所有技术上的活都独挡一面,且特别负责、特别钻研、特别谦虚。才上工地,小刘发现施工中混凝土震捣操作工艺存在着一些弊病,工人们习惯让震捣器在混凝土中不停地震捣,这将产生离析现象而影响构件质量,小刘他们就与工地上的工人们交流,向他们演示规范的震捣方法,从理论上一步步给工人耐心讲解,理想的震捣效果终于让工人们接受了这一规范的操作工艺。去年,他们参与施工技术管理的市重点工程锦周公路6号桥,被作为全路的样板工程。小刘、小李都是实在人,他们说,航道管理处帮我们创造了这么好的生活、工作环境,我们只有毫无私心地把工作做得好上加好。

原载《莫愁》1999年第8期

深夜品茗

(代后记)

茶,古人曾作为解毒治病、健身延年的“神草”,多用于佛事,也曾作为贡品,供皇帝祭天祭祖,后人工培植,渐为常物。

平生爱茶,我以为茶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圣物,那小小的枝叶,终年生长在阳光、雨露、雾霭之中,广集天地之灵气,博采自然之精华,高洁、清爽、淡雅,而又不失甘馨。

我爱茶,尤爱夜深人静万籁俱寂时,独沏一壶香茗,或依榻半眠,心若止水;或依窗静坐,任思绪放纵;或展卷捧读,悠哉悠哉;或边喝边写,让文思奔涌。

我嗜好品茶助兴作文,总以为自己文不惊人,正是那茶尚未喝到功夫时。

说实在的,我喝茶很杂,因杂故使我有茶可喝;也因杂,使我喝出了茶的诸多妙处:茶有绝、佳、平、次四品,更有春秋两季、雨明前后四时,绿、红、焙、晒、生、熟……之分,季节、时辰、地域、制作不同,那茶的色、香、味、形自然截然不同。龙井的清醇、祁红的隽厚、普洱的浓酽、观音的微苦……不正如多味

的人生?! 深夜品味杂色诸茶,恰似捧读人间无尽沧桑。

喝茶,我喝出了《茶盏》那篇我甚为得意的小说。其实,那全是我深夜喝茶时胡编杜撰的,只是我想写出自己品茗的感受:那九旬茶事高手柳公,牵缠半个世纪的绵绵爱、悠悠恨,怎一个茶盏能“载”得?! 茶境乃禅境,面对坎坷,坦然以诚,无忧无虑,人生境界尽在不言中。

本集所收文字,均为夜深人静时的随意之作,因品茗助兴、提神,故文字中多些茶语。毕竟俗人,也食人间烟火,悟茶,只因爱茶,并非自视清高。

原载《消费艺术导报》1997年1月16日

1999年6月1日二稿于鹿城